

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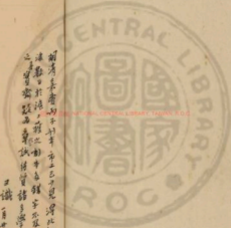


則難當前勇是誠可憐。恐時局不克日新  
 而到一歲。雖討尋舊書。若年偶有。所深精神。力之  
 一快。惠朝中之。無。恐。其。為。舊。書。若。年。乎。比。若。得  
 於。四。州。五。國。廿。一。年。一。月。十。六。日。也。 渣。州。張。德。誠。

中華民國中央圖書館藏

日 識 一月廿九日

胡清書者。幼子。於。年。市。上。已。少。兒。得。此。初。本  
 法。難。日。於。港。一。時。之。制。中。在。制。字。不。及。此。制  
 之。書。皆。實。疑。為。真。欲。辨。實。請。多。察。之。子





孝聖元正小像  
藏書人書畫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RELEASE PROGRAM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the date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 (January 1, 1932).



寧波府志陽林傳

萬斯同字季野鄞人泰第八子生有其質疑難以聖賢自期非  
輕勿動者過日不忘八歲在客在中曾誦揚子法言知例峻年  
十四五編讀父所藏書復如流尤精經史康熙丙午丁未自上  
舉海經會存疑一言立解大司寇徐乾學聞其名致請編纂表  
禮讀書丙午會舉博學鴻儒寧紹道許鴻勳為國辭明年周明  
史館應監修大學士徐文元辭欲屬又力辭乃以布衣從事元  
文範繼之者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大司農王鴻緒皆延之聚  
輯明史斯同之在史館也亦有講會聽者常數十百人或詢以  
史事則曰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如其言閱之無一

寧波府志陽林傳



夏性不善仕進不樂榮利見人輒以讀書勵名節相劇切斯同  
學於黃宗義從劉宗周人譜入手一以慎獨為主以聖賢為必  
可至以己心為嚴師對家人如對賓客處幽獨若處明廷始於  
敦倫睦族而推之於仁民愛物人無賢不肖一以至誠待之而  
人亦無忍欺之者尤好汲引後進惟恐不及生平因事納諍達  
人之材或人之德不可教衆學者如泰山北斗親之如光風霽  
月著禮文學書各三十種詳藝文志

行狀

德坊已已冬得交萬壽野先生於麓山相國京邸同晤者為劉  
子繼莊其時宗師為名之士風傳二先生博聞雅學無所不  
覽劉則善遊每旦必出或夕不返每欲訪者則必托萬先生  
致意然後得身以待先生則自朝至昏一編丹鉛不置家來會  
者或縱文制度或人物得失閭閻榮議鋒辯四出規規如數家  
珍言某入某事如何某時某官某地建置如何檢書按之詞語  
未嘗少悞室去復理前案不陳或數日一往暮來者遇諸途問  
之無異在寓坊以父教風塵所交四方知名士不勝屈指惟先  
生解析不窮數注候之鼓天未數百年事一如其素所歷以足



獨眼所先生稱爲未有明年竟山歸里繼在以館俸之得抄史  
館秘書無異持蠅蘇之潤庭將的同志爲一代不朽之業既婚  
其不以身歿其書散失於門人文及庚余與先生托視久之先  
生遂爲松江澤州河留移置江南館中間二年先生不自得如  
御恩歸索餘詩爲贈已而未幾喜命曰吾之衰惟君知之往歲  
繼莊之言不疎僕可以爲忍於此念九世九情得聞世勳至先  
人中第五而子卿試於是傷當顯慶表十一世祖斌從明太祖  
起兵定天下太祖知其才賜令召命長守海州十七年天下已  
定棄功歸東城野戰遷職公然授職之初開四野固守禦火氏  
安堵使江淮句化靡火不驚厥功偉矣遂得受三等之封世襲

捐攝命事洪武五年從左副將軍文忠征進沙溪驛死阿蒼洋  
河十世祖鍾奉命備倭寧波於是歲高節入賜第今府學之東  
進文元年密靖難師薨死大興之花園九世伯祖武年少嘗賦  
呈表議不自甘從職國征交趾以滿社薨死檀魯江時年廿三  
無嗣於是九世祖文暹復命事職年廿二年舟師略海大驛並  
花洋連之出牛頭洋至桂門夜見二燈懸水上遙望之以爲賊  
艘也引背中之燈息而波濤大作連覆滿死所見之炬蓋龍目  
也龍怒甚攪海沉舟至今桂門有射龍將軍祠我二祖得封不  
恆而不得永其年文祖之死祖城有五月遺身於是祖姑義版  
日號於天求生男嗣萬氏已而果生八世祖金姑遂不嫁爲男



子冠裳往二嫂寡母以立萬氏之門至今徐州南門外有宣武  
祠崇正時尚太僕寺卿為元龜所建以祀四忠三節一義者也  
全三傳為鹿園都督表家以文章德業起世家朝興唐應德羅  
達夫王汝中諸公文吾其集與表志皆諸君子所為稱為一代  
名臣足為儒之高祖至祖邦字公以錄兵缺七閩禪翠雅歌意  
氣在茲未老即引年歸里吾父素業代夫字之傳以父史代聖  
物崇正之孝復社所謂為友必先生者領袖東南數十年已而  
之秋某監師授為戶部主事督餉公則曰我何以主事為哉因  
辭不獲留少視事終不受俸及監師不守素業已殫積妻子避  
亂奉化山中嘗忍餓以食之者甚久人素懷子餘年而懷兄弟

之懷至今未釋也僕兄弟八人咸慕自樹立念先人辭世祿  
勉思以文德易武功今處建社政無可為學者惟持其志上告  
庶祖在天耳僕生平學凡三變弱冠時為古文詞詩歌欲與當  
世知名士角逐於翰墨之場既乃得其所為無益之言以感世  
益名勝國之季可羞矣已乃攻經國有用之學謂大聖贊功大  
用舍行藏必徵諸日用時與諸同人兄弟自有書契以至今日  
之制度無事考索遺查論其可行不可行又思此道遠逝而興  
考志諸書所載有心人按圖布之有餘矣而蓬山二百九十三  
年之得失竟無成書其君相之經營創建與有司之所奉行學  
士大夫之風尚源流今日史考徵求若何所據乎昔吾先世四





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難以身殉為其曾元乃不能去  
心網羅以備殘暴死尚可以見吾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以來  
迄今十年間惡忠文而棄妻子兄弟不顧誠欲有所冀也凡此  
皆僕未白之衷君深知我故為君詳之他日身後之狀君宜得  
垂憐此自己已無干以迄戊寅十年之間雖鳴鳳兩漢之佳佳  
微夜不沐余初間以為先生姑妻去耳孰意戊寅京師一到逆  
賊平西耶先生平生無他欣慕惟讀書取友以為終歲課程余  
謂其神狂氣鬱天必留為靈隱以惠我同人乃精心過其精神  
壯為筆意我走過耶今日言猶在耳而吾輩已不可復追追古  
死後多為怪誕所竊其孤世標哉汝虛去先生之真以余從先

生黨即故嚴久故乞為狀其祭如此若其生平謙退不伐於人  
之衷抑人之惡友愛兄弟子姪為於親故尊尊考索并不知人  
世復有何者是動其嗜好蓋古人之行而非尋常之所得見也  
因括十年所聞見而筆之以告當世之知先生者知余非河好  
而為河漢之言也先生諱斯同字季野晚號石園原配莊氏繼  
配傅氏子一世標廣屠生孫二承祐人敬為幼生於前明崇正  
十一年五月廿四日戌時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辰  
時京師王司空鳳喬明史館中僕嘗命人送柩還寧波其孤世  
標迎之而不過今權厝於西郭祖塋側所著書數十種儒林宗  
派八卷廟制圖考四卷詩禮通考九十卷為徐曰冠純學所纂



劉於徐氏傳是據中國正統考八卷摩書跋辨十二卷石經考  
二卷明通鑑若干卷散失明史列傳三百卷存史館中國史表  
十三卷明曆朝宰相彙考八卷明史河渠考十二卷補歷代史  
本已刻五十三卷水利若干卷歷代紀元彙考八卷宋李忠義  
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中君遺事一卷鹿菴河渠考  
二卷石鼓文考一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雜錄一卷散失詩文  
集八卷明樂府二卷至於未傳之作與安規察壞則有待於當  
世闡微顯幽之君子 上祝劉坊撰

墓誌銘

昔吾先遺歎少以顯究出遊文滿天下士而心言性命之友不  
過數人於而上則為後安先生陸文虎先生顧陸允於桑海之  
交而無子萬則魁然主吟於汐社月泉而有才子八人八比之  
荀氏八龍馬先生諱斯同字季野後安先生之子于也先遺歎  
誌復安先生之墓曰萬氏定遠人國珍後明高皇帝起兵錫石  
歲北征將攻昭明城將軍子鍾世襲擊波衝指揮遂為寧波人  
避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文龍又死之弟文嗣夜哨聽門見  
兩賊射之炬滅而清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  
為曾祖諱表高在中軍都督府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

東督理防海參將又諱邴子鍊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參事  
所云曾祖祖父於先生則為萬嘗祖也又諱春即履安先生宗  
正內子舉人母周氏履安先生砥礪名節素為物望所歸金石  
聲雙夜翁公車恩榜與世盡喪夫其家道遂之避仇匿影攜杖  
奉化翰林山中中饋失獨清子孫寃三司九食常不支無暇計  
及深于詩書事所以先生年十歲未嘗入塾也然而先生志性  
夙成應常乞字於諸兄庶幾於默識定國節節則因雙蕉潛有  
文章者而履安先生不知也少子之愛隱憂恒戚戚一日憑几  
而歎曰吾死諸子猶可八節大遺言其不見為然得車將謀字  
托於儒士諱兄黃曰八節已罷文履安先生曰吁安有美就外

傳而能文者



李野天問李野何人立嘗先生佛然他顧曰惡焉有為屬助可  
不識萬李野者少司冠鄒山公先生曰天生李野聞陳明朝一  
代之人也後主講會於京師每月兩會至朔與馬駟集先生布  
衣敝履從容就席辨新歷代制度若通考通志諸書脫口成文  
聽筆者手不停錄 諸王聞先生名亦願交請見於予先生少  
為孤童長為寒士絕意於科舉榮達而乃為王公卿相推重如  
此人可不自立耶余少遭亂離播故畧聞於先生年過成童未  
嘗學問猶憶順治歲己亥先生初錫先道款於化安山問余近  
讀河書余以無兩對先生曰如此名父將誰師余曰未嘗嘗

言如此一朝士問曰萬先生何人答曰



也先生曰嘻人之樂有賢父兄宜必藉其游誨誦誦乎者在白  
已默矣其氣耳余時惕然而頭發亦自莫不甘白素稱佇立足  
於詩書之遠者實由先生此一舌發之也建復康熙丙午丁未  
間余與先生及陳子受談讀書於鄞城外之海會寺見先生從  
人滿篋二十一丈兩肩為腫已而以後數年又與先生讀書於  
之城善定庵先生家發其所藏有明刊朝寶錄廢寢觀之余時  
注意釋堂頗迂先生所為先生謂富貴有命今古不可不通也  
向晚歸路必為余詳說一日所觀某事之朝本某人之是非出  
口入耳使余得粗知一代之梗概者亦多自先生教之也丁卯  
以後則與先生同修明史於五箴先生京邸庶年夏仲立齋先

生南還余亦為藍河張氏存先生及諸遊談所留又與先生同  
修明史於江南會館時余以先遺獻年老不能以留遂任史志  
數種歸家成之歲實春先生南歸過余謂曰我輩博於汝而筆  
不及汝明史之事樂得子助致司空王爾巽先生之意為余秋  
間同入都余以先遺獻遺命宋元儒學藝宋元文集四書未成  
辭之已見先遺獻晚年所著明三史鈔大喜曰此一代之是非所  
關也哉此了事歸東將與汝依此志本另成明朝大事記一部  
何如余心甚快之每依此牛延頤而望先生之來踐其言至則  
竟以許音聞耶嗟乎修史之事至明室而愈難矣革除之失實  
秘隱之配正安虞之逆言思陵之墜蘭以至偽書流行多不暇



數及非通知三百年之首尾條貫於胸中者未免為公起之寓  
所染東西易向應龍臂端免發得德於筆下乎昔先道獻嘗係  
以某相之喪時諶國而冬心詩感於孤兒之說說頌其功勞近  
聞復有欲為險心終于七國之某相頌功者則更可怪矣語云  
國可滅史不可滅柱下史職原非布衣之事先生雖死知當事  
者自能出定力以主持必不至使後人有糾繆之累也生於崇  
正某年月日以康熙壬午四月初八日卒於京師年六十五既  
葬於海氏子二世楷養平世探府學生歷董氏女二國子學生  
陳誼增家諱其序也所有石刻詩文集明樂府儒林宗派  
歷代史表兩制國方石經考河源考壘春河源考辨覽考唐書

從辨書學彙編石鼓文考宋年志義疏庚申中君遺事兩宋六後遺  
事歷代紀元彙考歷朝年所彙考周正彙考雜難猶子身一校一  
孤世標俱以先生墓誌見庸余不得而辨也銘曰

茲茲為歎哀著運蒼前者已往復無窮正紛紛著述擾擾姓氏  
此書板傑傑傳有幾事野先生孤童奮起博聞強識尤熟諸史  
補表歷代示如掌指明代典故實徹終始渺然布衣身闕國是  
藏筆空窺玉公側厥制祇未半鏡墮地死竊恐說說珠鳴瓦以  
墨白粉黑兩邪誰美感人聽聞入耳難洗然在先生人書卓爾  
天地雖久必傳可題四尺封中請書種子



夏春

李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既  
歿有弟子曰黃景洲宗義浙人間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  
而李野與兄克宗最知名李野必異敏自來髮未嘗為時文故  
其學博通而尤熟於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備明史  
道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漢法月再三會錄所  
聞共誦律惟余不與而李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於古  
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滿也唐宋號為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  
有明者鮮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  
有益也余輒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而子秋余將南時安



余信而其寓齋曰吾夫矣于東西使促吾身後之事預以屬于  
足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為以矣非事信而言又其傳  
一顯李翱曾華所講程者以獲賢好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  
遺蜀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  
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况數百年  
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臆望而構其傳而播之者  
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間而言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  
一者如其人而具見其衷衷則吾以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  
吾少節於其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歐羅暗謂本最有一言一  
事之遺也長海曰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者方則往事會及群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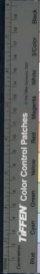
邑來蘇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  
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最其  
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具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  
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  
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証且濫者吾以所得  
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其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  
吾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為非不知簡之為貴  
也吾恐後之人得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如吾所取者  
有可損而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予誠欲  
以古文為事則願一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





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收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  
因指四辭原工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  
囑於子矣又曰昔董國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  
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  
之室始而周其室寢區福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  
女少女性質剛柔雖重賢悉無不習察然後可剖其家之事也  
官備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敢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  
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為此非徒自惜其心力  
吾恐衆人皆擗割衆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  
不能則他日為吾史擇能者而授之李野自志學即以明文自

任甚至京師蓋以存書有不能自裁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歟  
竟其事然後歸及余踰年而李野帝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  
彙及尊書遂不知所歸余適遷城軻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既未  
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遲思  
前言始末而誌之距其沒蓋二十有一年矣李野行清而氣和  
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死也家人未嘗計余命每欲赴其家  
而顧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彙由叙列而獨著其所關明於  
史法者李野而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  
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承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  
正焉 桐城方苞撰



羣書疑辨目錄

卷一

易說

五卦說

詩序說

詩義證 三篇

卷二

慈母如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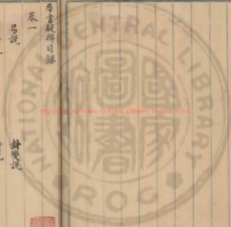
父在為母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姊妹女子子  
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卦變說

詩說

古文尚書辨 三篇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 為舊君君之母妾 為舊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

大夫之妾為君之廢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

父母姑姊妹 外祖父母

姊妹婦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貴妾 乳母 夫之所為兄弟服妾降一等

朋友 士虞禮祝詞

燕養饋羞湯沐之類如他日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去如初曰去為成事 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祀

其他如饋食

卷三

禫於五父之術 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明日禫於祖父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喪三年不祭 宗子為嫡而死庶子為後也

宗子母在為吉禫 大夫禫於士士不禫於大夫

禫於大夫之昆弟 既祥禫不當禫者必為然後及服

子初則以稟抱之人為之禫 聞喪不得奔喪

凡為位不奠 親始死雖斯後疏教工祔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三年二喪二十五日而畢

天子吊服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經衰

卷四

五服皆用衰

括髮免髻之制

杖

謝壽

受服

神主

神帶

神像

衰路

喪滿問月

短喪

七七百日

故大夫為舊君服

闕左擅政和禮不言得

書漢并不用柩

家禮無受服

書家禮儀節耐器後

書漢文書遺詔

擇地

居喪釋服

居喪作樂

停喪不葬

服內生子

昭聖太后崩上齊衰經衰

昭聖皇太后崩工服齊衰百官俱斬衰二十七日

莊肅皇后夏氏崩上以從嫂不制服

卷五

周正辨四局

晉行夏時說

書春秋提綱後

書春秋或問後



書漢書律歷志後

薛暹公解

孟子仕齊解

卷六

韓說八篇

唐室考

謝廟考

卷七

周廟制考 三篇

晉廟制考 二篇

宋廟制考 四篇

廟制總論

卷八

石鼓文辨 二篇

書詛楚文後

陳書考 三篇

五經皆有古文說

卷九

書許氏說文後

書鍾繇薦手直表後

寧曰東晉惠公仲子之解

仲靈齋分辯

孟子生卒年月辨

書論說後

夾室考

遷廟考

漢廟制考 三篇

唐廟制考 五篇

明廟制考 二篇

書歸昌卷石鼓歌後

跋漢魏石經 二篇

書史記三王世家後

書魏志鍾繇傳後

跋鍾繇用筆說



書晉書宋贊傳後

書王右軍傳後

書王右軍題華障圖後

書王羲之傳後

書唐元宗改書文尚書為今文書後

再書詔後

題宣和書譜二篇

書張泰五經字釋後

記板刻原始

題解籍書學傳後

題甘泉宮瓦圖

記淳化四原始

書傳校書法人名後

卷十

唐貞觀益辨

書為貞今註三篇

山海經渤海玩

水經河源辨

水經續石辨

書漢書西域傳後

書新唐書吐谷渾傳後

書新唐書吐蕃傳後

虎春辨二篇

書徐霞客傳後

卷十一

書宋史魏了翁傳後

書宋史呂文德傳後

書宋史張珩傳後

書宋史陳仲微傳後

書宋史王應麟傳後

書謝家駒傳後

書元史劉因傳後

書元史陳樞傳後

書林唐二義士傳後

書林唐二義士詩後

書發卒難志後

書田汝成謀職究碑後



書唐中君遺事後 二篇

卷十二

請太祖實錄

請孝宗實錄三則

請卹文莊傳

請倪文毅傳

請白昂傳

請文琳傳

請劉宇傳

請高幹傳

請楊文忠傳

請梁文康傳

請唐書傳

請崔勣傳

請何豐傳

請蘇員峯故陽文莊傳

請唐哀文傳

請許倫傳

請楊襄敏傳

請劉安傳

請封安南詔書後

書張居正傳後

書彈劾雜忠後

書駁嚴漫錄評正後

書從吾錄後

退記先世所藏金吾事

書先世教命後

書寧東外集摩公手札後

書丙子御試錄後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DOCUMENTS PROJECT

書庚申君道事後 二局

卷十二

讀太祖實錄

讀邨文莊傳

讀白昂傳

讀劉守傳

讀楊文忠傳

讀唐書傳

讀何豐傳

讀唐虞文傳

讀楊真敏傳

讀詩安南記書後

書彈園雜志後

書從吾錄後

書先世教命後

書丙子解試錄後

讀孝宗實錄三則

讀倪文毅傳

讀史琳傳

讀高鑄傳

讀梁文康傳

讀省齋傳

讀身自集歐陽文莊傳

讀詳倫傳

讀劉克傳

書張居正傳後

書職職漢錄評正後

述沈先世所藏金吾事

書寧東外集魯公手札後

書陸給事鳳儀王御史汝止劾胡

宗憲二疏後





原書疑辨卷一

四明萬斯同季野墓

從源福叔

易說

易非道陰陽之書也易以道陰陽其在周之言儒者所不道也  
乃朱子解易為以陰陽為言夫其義矣夫易本為人事而作故  
孔子象象傳止言剛柔不言陰陽蓋剛柔乃屬乎人身而陰陽  
則屬乎氣化也六十四卦無卦不言人事即無卦不言剛柔其  
間及陰陽者不過乾坤否泰四卦而已四卦為全易之樞紐故  
言及之然亦非參人事而為言氣化也孔子之書顯然朱子乃  
故背之而為言陰陽則過信莊周之說以為即聖人之說而不



原書疑辨卷一

四明萬斯同季野墓

從源福叔

易說

易非道陰陽之書也易以道陰陽其在周之言儒者所不道也  
乃朱子解易為以陰陽為言夫其美矣夫易本為人事而作故  
孔子象象傳止言剛柔不言陰陽蓋剛柔乃屬乎人身而陰陽  
則屬乎氣化也六十四卦無卦不言人事即無卦不言剛柔其  
間及陰陽者不過乾坤否泰四卦而已四卦為全易之樞紐故  
言及之然亦非參人事而為言氣化也孔子之書顯然朱子乃  
故背之而為言陰陽則過信莊周之說以為即聖人之說而不



周公三聖之易而朱子曰非也有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有  
孔子之易四聖各一意也孔子八卦之序以乾坤震巽坎離艮  
兌為次而朱子曰非也乃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也孔子言易開  
物成務貫天下之道又曰易之為書也廣大忠備其贊易者不  
一而足而朱子曰非也易本卜筮之書也孔子曰八卦成列象  
在其中矣因而重之又在其中央易正有三書六書之卦而朱  
子曰非也易有二書四書五書之卦乃八卦生十六卦十六卦  
生三十二卦三十二卦生六十四卦也孔子言卦變所謂剛來  
而得中剛來而下柔之類蓋主乾坤變六子而言朱子曰非也  
此六十四書既成之後被坤互易而為變也凡其互義無不與

如其道之不同也今試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詳考之有  
高言陰陽者身雖曰剛即陽柔即陰言陰陽即言剛柔不知人  
事之與氣從終不可合而為一氣化主之於天於人事何預繫  
辭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水之曰燠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仍  
以人事言矣蓋人本陰陽之氣而生既生則棲乎人而不能于  
天矣醫家有八身一小天地之說此於治病調其五行六氣不  
為無理而非所語於易也學者讀書窮理就不考信於六經孔  
子之言如此而朱子之言乃如彼學者將信孔子乎抑信朱子  
乎然朱子之異乎孔子非以此一端如元亨利貞孔子以為四  
德而朱子曰非也何大亨而利於正也孔子之易即伏羲文王



夫子肯且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大精奧入粗不得大  
以易為卜筮之書此言政事斯之言前此未之間後此亦未之  
聞也未子聽信此語言之至於再三必欲下僭於京者焦贛之  
易林而後已由其道陰陽而言則司馬說於六家指要當列之  
陰陽家由其主卜筮而言則班固撰漢書藝文志當列之者說  
家何自古迄今必以易為五經之首哉夫易理至精故孔子學  
易至韋編三絕未子乃祖視之所撰朱熹止以占筮者為言夫  
非易之本指乃謂他人從說得好只與義並干無則本義之為  
解占筮者反於易有干子夫未子於義同契陰符經解之極精  
何於易幸意乃爾以回聖人開天明道之書而止謂其道陰陽  
為卜筮何小視聖人而輕視易道也學者但以經為主而無成  
乎未義斯得之矣

卦變說

按先儒言卦變者不一其以十二辟卦為主去乾坤不用而以  
復姤臨遯泰否大壯觀夬利十卦主變者曰荀九家實仲翔荀  
慈明王輔嗣范長生盧氏孔仲達以至解于子駿劉長民朱子  
發郭子和王逢暗是也朱子卦變圖不用十辟卦而卦  
皆重出及釋易傳文與此反其其以十  
辟卦為主復用六子分主者吳草庵朱鳳林羅一峰也其於十  
辟卦之中去大壯觀夬利不用而以六卦主變者趙汝楨也其  
為以乾坤主變者程正年蘇子瞻王童溪徐進齋馬仲舟曹存



叔何玄子也其以反對言變者薛暉其俞王吾簡輔熊叔仁東  
英辭楊上庸却京山也其不主乾坤不用十辟為以及直揆換  
是變者朱整陽也朱子釋家傳之說十此  
叔何說中此反不合理其不言卦變但以剛  
上柔下為定體而以剛下柔上言往來者石祖傑漢甘棠劉金  
堂也數者為說不同惟程蘇之說獨稱作易之本原故今特取  
之蓋所謂變者非六十四卦既成彼此互易為變也自然而有  
之謂變當聖人初言乾坤時未嘗有六子也六子之卦由乾坤  
而變爻即生之謂也程子言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  
十四卦而為以此乾坤言爻方得言卦之本原若謂六十四卦既  
成然後彼此互易為變則非本原之謂而聖人亦不若是其多  
事矣蓋由朱子確信康節一母生二之說謂乾坤無生六子之  
理是以反氣程子為乖強也自程蘇而外推十辟之說為近矣  
淮南兀家已有此說其來最久也蓋乾坤生六子八卦重六十  
四卦則十辟卦亦乾坤重六子而成今乃謂寒故辰二陽四陰  
之卦自臨觀而變與離兌二陰四陽之卦自遯大壯而變蓋六  
子反為十辟所生于總由不知成卦之本原是以若此顛倒也  
若朱氏除卦之說習十亦有之其來亦以弟反對之卦乃又正  
所定未必盡伏羲之舊則朱氏所取之卦變乃六十四卦既成  
而後見亦非成卦之本原也其他若吳革虛之說說以十辟主  
變又分六子以主塞蒙十二卦是何頭緒之多乎總之言卦變



者能合作易之本原方為有理若不得其本原而沿流逐末說  
肆巧吾不取也

互卦說

易自互卦先儒以繫辭中爻當之愚謂中爻未必指互卦而其  
說則異於左傳孔聖人之前已有之如周史之占陳敬申辛廖  
之占單為謂非互卦而何周人已用卦為占漢以雜儒者安得  
廢之夫易自當體而後漢有施孟梁丘四家並立學宮今其書  
不可見矣見於李鼎作周易集解者凡三十餘家見於李衡周  
易義海撰要者又數十家莫不言互體莫不言互體者惟李鼎  
之雜會而王弼之註易亦然孔穎達至義問之至於宋儒格排  
前人之說高尚義理互體无一人語及其造元明之世復有起  
而語及者其說更精往往出漢人之上蓋知互體之不可廢而  
高尚義理者之偏也夫易者象也象也者深也聖人之作卦又  
詞而取乎象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為以明吉凶又曰聖人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備互卦之說但取其象以輔上下二  
卦之未及此易中之不可少者安得書廢之使其說可廢則聖  
人於八卦之象但取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足矣何故又有乾首  
坤腹諸象但取首腹諸象足矣何故又有乾馬坤牛諸象但取  
馬牛諸象足矣何故又有廣八卦之象凡以備互卦之用而象不  
可以不廣也不然聖人豈好為多事蓋聖人之聖人蓋義理於



物象之中後之德者損物象於義理之外是聖人合之為一者  
擬八岐而二之矣蓋知立象以盡意象立而義理無所不該矣  
去得背聖人之言為從玉衡之數義者呂政焚書易獨以卜筮  
故不焚故自商置傳之橋庇橋庇傳之軒背軒背傳之周配周  
配傳之孫虔孫虔傳之田何而易遂大行於漢初其傳授分明  
如此非若書之伏得詩之中路較因禮之高堂生春秋之胡毋  
子都重文累之世而始行也如淮南九師即漢初之人所謂荀  
几家者即其說也其書本當不誨五卦則如漢初諸儒因直傳  
商瞿之傳其後之故易可分辨其說而虛設義理者今觀乾之  
文言三四爻皆稱聖剛夫三爻可謂重曰可以女媧之重剛則  
以互卦二體時乾也舉此一端而其他可推執謂互卦可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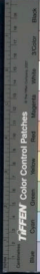
詩說

自秦焚書五經皆燬詩之存於今者非聖人判定之本也聖人  
判定之本漢時已不可得矣何以知之詩為聖人所判必有貞  
而無邪有醇而無疵而今之詩不然以是如之也試考之國風  
不但列國可疑即二南亦多可疑如野有死麕真淫奔之詩也  
乃以為美貞女何彼穠矣本桓王之詩也乃以為周初廟庭之  
一發五祀其悖毒不仁甚矣乃以為美諸侯之仁慈此果可信  
乎按有梅之章於自齊江有泥之章欲從人其倫俗薄行曾謂



文武之世有之于昔聖人論伯魚為二南必其有益於身心有  
裨於治世也若但如今之二南遂龍免而鳴之請哉他如鄭之  
桑中鄭之漆領必為夫子所已刪新臺雞奔馳倫滅義之甚且  
可垂不後世叔子田之舉逆弟揚之水無衣之舉叛臣頌之與  
魚鱉林之傷風敗俗聖人豈有不刪滿聖人刪詩而此等備存  
然則所刪者何詩耶若夫二雅益有可疑閔唯之序曰雅者正  
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夫大雅者何以上同可謂  
政之大矣小雅者義以上要見為政之小乎二雅各有正變序  
以美者為正刺者為變其義長以來之舊說人無敢議之者吾  
竊以為不然全一美也刺也何由分為二雅此理之必不可通

者而先諸亦無別解吾意二雅中凡正雅皆大雅也凡變雅皆  
小雅也此當以正變分二雅不當於二雅中自分正變一微之  
左傳季札聘魯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再微之史記太史公  
言小雅怨讎而不亂又曰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反上大夫  
之解小雅者執不謂成世之音何以謂之哀謂之怨讎則以小  
雅皆刺詩也故大雅曰文王而下小雅曰鹿鳴以下皆美詩則  
皆大雅大雅曰民勞以下小雅曰節南山以下皆刺詩則皆小  
雅故曰當以正變分二雅不當於二雅中自分正變也嘗考之  
詩則屬王者正五篇刺幽王者至四十六篇夫厲王在位五十  
一年幽王止十一年屬之流毒實甚於幽何以刺厲者反少刺





此者人多用知篇篇淆亂毛氏所分之二雅不足信也或曰子  
之言辨矣於古亦有證乎曰有劉歆言秦焚詩書漢興忠帝之  
世始治扶書之律當此之時一人不能自書其經或為律或為  
頌相合而成是知詩非刪定之本其班固亦言詩三百為連秦  
而全者以其誦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蓋知詩為眾人所集安益  
漢初諸儒習聞詩三百之語故當漢定之後各以平時所記憶  
皆筆之簡冊足成三百之數又自以己意分為風雅頌以為孔  
聖之道書如是夫孰知非其定本哉宋末王柏氏著詩疑字有  
疑言但彼寫信朱子詩傳所朱子多解風為淫詩故有是疑  
不知詩本可疑所可疑者不在是其言非聖人刪定之本則不  
刊之論也世有以是罪我者亦不敢辭

### 詩序說

詩無所謂大小序也世所傳大序即關雎一篇之序作者將以  
全經大旨總序於首篇篇章以下則以次序之先儒乃以關雎  
之序為大序而分篇章以下諸序為小序甚無義也梁昭明太  
子竟以大序為子夏所作列之於文選尤為無據或曰詩序非  
子夏所作將誰作乎曰此衛宏所作也後漢書儒林傳云宏作  
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于世先儒非不知而故諱之或  
曰孔子所作或曰子夏所作或曰太史採詩時所作陸德明釋  
文引沈重說文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子夏意者未甚

毛史及成之隋書經籍志詩序子夏所擬毛公及衛宏史加潤  
色或以為詩序首句毛公作下指衛宏作衆說始經得何所據  
吾直歸之衛宏而已矣夫使詩序而果出于孔子子夏太史則  
毛詩之下尚有賅齊魯三家其說豈歸於一可以闕舉一為毛  
氏以為美而三家皆以為刺乎舉此一端其餘可推惟出於衛  
宏故其說多穿鑿如春序之本質審官豈敢之不用周禮斷門  
之請陳濤公此五詩人之意者乎愚謂三百十一篇之序不但  
非孔子子夏太史所作并毛公所作何以明之舊說言子夏傳  
魯中管仲傳魯先考先情且仲子孟仲子齊桓年子桓年子傳  
等卿有仲傳毛亨毛亨傳子夏其源流如此則夏為詩序必得  
詩人本旨今觀則非之序則論語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  
乃以此四字入於序中而章強解之此豈情白子夏者乎小雅  
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序皆為刺幽王其有本非刺  
者則曰陳吉以刺今此果子夏之本旨乎冥天有成命本頌成  
王之德也乃以為卻祀天地自古有合祀天地之禮與祇因王  
莽首合祀故衛宏附會之執謂子夏而有足說乎子夏無足說  
則毛萇亦必無足說何詩序之紛紛淆亂哉蓋毛萇止因詩以  
作詩衛宏則因詩以作序又以彌失其真也夫以序為孔子子  
夏太史所作則不可以序為衛宏所作庸何傷况漢書明著其  
說何故棄而不信後人讀書稽古豈不取儆於前史前史已載



而猶不信蓋他書之雜出者頗可信哉總由宋之儒者為序漢  
儒元明之儒者又為序宋儒故序宋儒不得不推古之賢者以  
為重而宋之德業不足以服宋儒故明知詩序出宋手而有意  
諱之也宋之首排詩序者實推胡樵而朱子繼之鄭說人王信  
獨朱子之說蓋天下惟其誤詳因風故人多推尊詩序而不知  
兩者皆失其平也先儒惟欲陽以詩本義為氏讀詩記最為醇  
正蘇氏詩解直斥序為衛宏作是也而猶用其首句則擇之未  
善善也嚴氏詩經為千古卓絕之書而堅執序為史官所作則  
偏信大序之說也若石鼓文既信為夏作又嚴非宏作且云  
鄭康成與宏表相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序為孔子作夫宏任於  
先武時康成卒於獻帝世相去百五十年何云表相先後破於  
時世且未審又何足與辯是非哉

古文尚書辨一

南宋以後儒者之排古文尚書何其甚也古文出自孔壁中孔  
安國為之傳凡五十九篇其後都尉朝唐生胡常徐叔王瓚暨  
孫嘉欽進相傳授以至東漢之實徵實遠尹翁歸蓋孫期防丁鴻  
楊倫周黨劉祐張楷孔安孫期皆傳其學而先聖裔孫孔傳傳  
言孔氏世傳古文尚書以其授受源流歷歷可考孰敢議其偽  
即至魏晉之時鄭冲傳蘇愉蘇愉傳梁柳於外第望者誤得之  
以傳咸曾咸曾傳梅賾外見於文傳彰明較著者安得謂梅賾



施博論古文始出於頤則兩漢所傳者何言即鄭冲以下相傳者何言耶說者見鄭康成之釋諸經杜預之釋左傳凡遇古文與書皆注曰述書因欲為偽不知古文不立學宮人間誦習者原少康成生於漢末其文書檢宜有所未見預在晉初時方尚清談疏蕩道是而古文亦鄭冲蘇愉傳之亦宜其未見與尼怪也若謂出於頤手則頤之文學必高出於時罕為晉代之大儒何當時無一人稱述之諸林傳中亦無一語言及今古文尚書其在其文章典雅義理深醇無論顯不能撰即兩漢諸名儒豈能仿佛其一句如此而猶疑其偽必如三書八書之數法以滿令人不可解釋者乃謂之真耶試取今文論之如二典章謨為黃無可議矣甘誓之誓戰酒誥之誓飲戒此書厥彝非之法從世庸王之而不思者而謂古帝王為之手豈庚之三篇不逐數十言可了而乃廣為數千言大要述之以成勅之以鬼神初無體恤下民之意此不足為有無即不傳亦可大誥為以下古為言亦假鬼神以脅服之初無深義多士多方不遜言簡先王啟夏亦如此不可違戾命亦無深義呂刑之贖罪及於大辟此豈可為後世法費誓止飭行陳反不若春誓之篇有補於君道慈謂今之尚書必非聖人刑定之本聖人之定本止存晉國未必遍行天下且當時無精筆法寫而列國方典於戰伐何暇及詩書之事即門弟子摩居講習亦不過口相授受而得之蜀編



者必寡今甘誓呂刑諸篇必有為孔子所已刑者其未刑之前  
學者先已誦習故稍傳於後世若刑定之本則已泯於春秋伏  
生之校鬼語並果先聖之定本哉後人不疑伏生之書而反疑  
孔氏壁中之書亦見其要識已

古文尚書辨二

伏生今文所以語屈誓身坐不可句讀者實由伏生身去語不  
可吃其字時言被錯而齊人語與顧川殊錯所不知者凡十二  
三卷以其意庸涉致致奪注如此非尚書原本固然也若古文  
尚書則出自孔氏壁藏其言明白且大如日月昭然無一為不  
可為後世法視今文之甘誓誓庚大誥多士多方呂刑費誓諸

篇不當破致之與和聲泰何反疑為偽而作今文是信其本文  
周語中虛言周公曰王若曰吾意古人必無是體周公既攝政  
其所出語命即成王之語命也何必自標於天子之上以顯示  
於天下哉後世大臣攝政如周公者多矣未聞所出語命上端  
於己以把權而示威也何必使生父子有所遺忘而文不能接  
哉喜如斯言以史端而後人誤切之耳蓋周語之本文如是哉  
大學者請古人書在別其義理之深淺而文詞之險易其次也  
以古文之深醇如此而人猶議之然則漢家圖書穆天子傳可  
駕於西漢中訓說命之上而樊紹述之文遠勝遜之子厚矣迨  
時有為尚書致疑者痛歎古文之偽謂即出於梅賾之手一日

則余曰子意若何余對曰自唐宋迄元明識古文者數十家矣  
余非不知之然而其文不可讀也使尚書而無古文不當列於  
五經矣安得頌之學宮與易詩春秋並重蓋其人亦不以爲作  
故遂謂今文之難識固非後人所能作而古文之理足詞醇又  
宜從入西館限凡二典畢讀法既無遺其文亦頗易與古文無  
甚殊亦可疑爲偽撰而鑿序之載漢武帝因林闕黃生予古湯  
武放誠語之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學者不言湯武受  
命不爲惡今天下之偽書多矣何足疑及古文捨前人之唾餘  
而自矜爲博學哉

古文的書辨三

尚書之有今古文也今文少而古文多凡今文而有者古文無  
不有古文所有者則今文不書有同出壁藏而多家相懸者何  
也史記言春秋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亡漢室伏生求  
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敷於齊魯之間是則伏生  
所藏固不止二十九篇孔氏之古文必書在其內特以兵亂失  
之而後人不獲見耳學者曰其書無大尚讓等二十餘篇遂疑  
出孔壁者爲偽豈通論哉夫同一壁藏而有全有不全者則以  
先聖宮牆人室栽植而伏生一守博士流離播遷力不克護持  
耳然數十篇雖亡其平日所記憶者猶可筆之於書授諸後學  
生乃竟忽之正以二十九篇教授是則生之過也若孔壁之書



則無所損使當時有讀解科者盡擯去之必史多於五十九卷  
乃安國不能讀時人亦無識者遂不能復古篇之屬其而餘利  
簡又上之於宮藏於書府不復可見致後人有遺恨是伏生既  
失之於前安國又失之於後論經籍之不幸而斯道中之故事  
也蓋是時武帝律勅不復留臺校曆數古文不及表章使如室  
常語未能通古又者四海之大必有起而應詔之人得以陳書  
傳寫得讀簡牘可盡錄而今文之諸曲離曉者亦可因是而獲  
正惜乎失此一機也先儒之誤古文者謂較之今文若出二手  
此說誠然然則古文無不可讀所可讀者今文也今文亦有平  
易者皆無可讀所可讀者語曲難曉之文也今不疑其可讀者

反疑其無可讀者不亦異哉朱子之說古文謂千百年前八言  
論收拾於仄陸履璧之中豈有一字無誤如此可疑夫孔壁所  
藏更有章句論語禮記亦無所糾謬蓋其偽古乎今文之當疑  
則語所以晚論惡民者極為古奧則在數百年前諸聖人相語  
一堂者當更有善焉乃唐虞之史誤反覺平易豈可謂高周之  
文真而唐虞之文偽乎以而漢伊訓太甲說命旅獒則官君陳  
畢命君牙冏命諸篇而惡字之為偽必為狂喪心之人苟其不  
然寧有足譯去之論哉至英澄却敬古損古文於今文之外何  
無志憚如此今二千書其在何人取而閱之流陷於狂妄而已  
矣



禮儀禮一

去春禮神言奠姑既訖則婦入三月乃奠采後又言婦入三月  
然後祭行鄉社以祭行為助祭其意謂古人四時皆祭三月之  
中必遣一祭殺因助祭而謁是祖宗恩臨以為不然此之祭行  
與工三月奠采同義若則言奠姑既訖之禮後則言奠姑皆在  
之禮若姑沒則止奠采亦奠姑而不見祖廟若姑存則奠姑亦  
之以見祖廟而亦行奠采之儀其期皆以三月若謂助祭而即  
謁見則時祭有數日即遣者有一月而遣者有兩月三月而遣  
者其期不一與三月之文不合禮記戴晉子問曰女未廟見而  
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達於祖不祔於室姑婦葬於女氏之堂

若及乎廟見之重也豈有不特為祖廟者乎既謁祖廟豈有不  
行奠采之禮者乎嘗子又問言三月而廟見稱未婦也擇日而  
祭於廟處婦之美也既言三月廟見豈有數日或一月兩月而  
可廟見者乎既言擇日祭於廟則祭祖亦必擇日若遲時祭而  
謁見又何煩擇日子禮娶妻必親迎即諸侯亦冕而親迎蓋合  
二姓之好以為宗廟主其禮不可不重也今不行謁見之禮但  
遲時祭而謁見何其輕之至乎然謂廟見即行奠采之禮何也  
蓋祭必以時不可得而增損倘曰婦廟見而特增一祭是情也  
故但奠采而已且祭若姑止奠采而祭祖不得而踰之故如此  
非特祭也然經言三月祭行而此言奠采得毋刺得乎曰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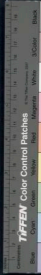
言皮弁祭菜則奠菜亦可謂之祭豈必陳牲列俎然後名為祭  
哉其必定以三月者何也非三月不成一時既以三月祭豈始  
必以三月見祖廟不可得而異也非須建極禮記亦以三月朔  
見為適時祭而見其失與鄭氏同不可信也

禮儀禮二

儀禮士昏禮篇婦纓姑纓之後有婦徽於房中蘇御徽姑纓之  
鄭無婦纓先之文鄭康成注曰吉者嫁女必婦纓從之謂之婦  
纓兄之子婦女弟也愚以為不然此所謂士乃為吉者之子也  
士之子未有爵命與庶人無異其娶妻也妾得即有吉纓之婦  
本送嫁之名男女皆有之鄭氏謂婦纓中房於其謂膠送也女

從者也此解得之後是解婦纓從之謂之婦纓又以膠為妾矣  
夫士之子但娶妻耳寧有同日納妾者婦之家但嫁女耳寧有  
并其婦姓配之者此必無之禮何鄭氏之評每如是惟膠乃送  
嫁之名故伊尹為有莘氏媵臣百里奚為秦穆媵媵臣皆言送  
女於其國耳即春秋言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其義亦然孰  
謂膠即婦姓哉或曰詩江有汜篇言美媵也是亦以媵為妾矣  
曰詩序出衛姬于妾可為證况阮其文義當美妻而不當美媵  
吾且以序為妾而可以為證乎或曰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  
二國往媵以婦姓從其夫人又自有婦姓故為九女此非公羊  
傳之言乎曰此公羊之詳論尤不可信試以春秋實事證之成

九年魯伯姬歸於宋春秋書衛人來滕晉人來滕齊人來滕夫此三國皆大國也晉以其二女一孫女並爲人之妻乎抑如公羊言亦當兩國來滕何故乃有三國可曰一娶十二女子古云滕必以同姓則衛魯來滕可也齊人何故滕之國如諸說皆不可信爲古禮而後以証士禮也且使諸侯嫁女必以姊妹從則其次女必不得爲人正妻矣何以魯有叔姬季姬皆探於諸侯而春秋廢書之中况姊妹之年未必與所探之女相若又有姊妹而無妹者有妹而無姊者何以一女適人即有姊妹從之即使姊妹皆得亦無並嫁一人之理以此爲諸侯之禮猶不可蓋士之娶妻而姊妹即隨之乎公羊言諸侯嫁女二國來滕其女既謂之滕矣姊妹之從之者復以何稱得謂之滕乎不謂之滕乎如謂之滕是滕之下又有滕焉從古禮不知足也且古人幾蓋后匹嫡今嫡爲諸侯之女妾亦諸侯之女其勢必不相下一嫡二庶皆有姊妹貴與之相埒其情亦必不相能則雖隨易生宮闈必不靖先王寧不處反此義或曰雖妾之詩言諸姊妹之稱和如雲左傳言衛蘇姜無子其姊蘇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夫不有婦子曰婦非爲謂子弟也如門人於其師曰稱弟子蓋真其弟其子戲蓋自居於卑幼而尊其所如父兄也禮之所謂婦亦此類其父母家以他女送嫁爲女之伴事畢則遣還其所謂媵則婦人之知禮者父母家使之相禮亦事畢遣還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非妾也。陳則凡嫁女者必有娣則非富貴家不能。婦數曰。雖無娣。則先謂嫁女而有娣則先稱其娣。無娣則先稱其媵。以媵乃女家之人。有客道為數先御而稱也。奈何以娣為妾。又所媵為媵。而者。亂古人之禮。哉。知此不但士之初昏。無妾即諸侯一娶九女之說。亦均然。可知其妄矣。

請儀禮三

儀禮持牲饋食篇主人既獻兄弟。兄弟眾。賓長為加。爵致主人主婦。即繼之曰。嗣。象。象。鄭康成注曰。嗣主人。將為後者。又祭畢。尸出。將行。饗禮。有宗人。遣象。象之。又註。謂象。象。即嗣子。與長兄弟。並為象。主人西向。再拜。祝曰。象。有以也。而象。皆答拜。則足

又拜其子矣。又拜其子。世所未聞。而周公乃制之。為禮乎。鄭註既如此。實公考。燕。女。嗣之。而末。嘗。致。疑。吾。意。古。禮。必。不。然。象。象。必。非。嗣。子。蓋。宗。人。乃。一。族。之。長。又。獻。事。於。廟。中。故。尊。之。為。上。象。而。令。之。象。象。所。言。宗。人。遣。象。象。者。謂。言。遣。宗。人。象。象。云。爾。祭。何。況。象。象。為。嗣。子。而。亂。先。王。之。禮。制。哉。夫。所。謂。長。兄。弟。者。非。主。人。之。庶。兄。即。一。從。再。從。三。從。之。兄。其。分。算。於。嗣。子。矣。今。令。嗣。子。為。上。象。而。長。兄。弟。友。為。下。象。何。名。分。之。別。置。也。推。工。象。以。宗。人。為。之。則。長。兄。弟。固。應。處。其。下。而。主。人。之。拜。之。也。亦。宜。註。謂。嗣。子。與。兄。弟。優。其。忠。不。過。庶。親。蓋。以。少。年。饋。食。有。四。象。以。上。下。伏。食。為。工。象。者。長。二。人。為。下。象。夫。位。尊。其。忠。及。於。異。姓。而。士。禮。但。言。

同姓故古惠不遇族親此家人非族親而何因與註說不背也  
况經又宗人遠舉莫下即雖之曰及兄弟雖立於西階下東  
而北上祝今當會饗者舉奠許諾升入東而衣兄弟對之夫所  
謂奠者必非所奠之前也凡設品物於席上皆謂之奠祝今當  
會饗者舉奠而舉所奠之黍稷而嘗之也若以養者為嗣子又  
以舉奠為嗣子不應有此重疊之文註說之謬益可知矣蓋宗  
人遠舉莫之上經文言徹庶羞設於西席下是對席佐食分奠  
側簋所以成黍稷故知舉奠為嘗黍稷也主人再拜之後更有  
洗酌而酌之文拜送拜受者歡次是父子而行賓主之禮舍不  
顧天倫之叙矣嘗謂周公制禮而如是哉且養之為義養即所

以頌祖宗之惠於族人故不特設俎豆即用祭餘之庶羞奉不  
頒於族人而頒於已之子何若養哉曰文王世子不曰祭饗  
獻受爵則以上嗣乎曰非此之謂也彼乃諸侯之禮諸侯分奠  
不舉行科祝諸禮志令上嗣代之故有此文豈謂父拜其子亦  
如鄭氏所云哉余為此說於禮制無所牽掣解經亦不為穿鑿  
散書之以質於知禮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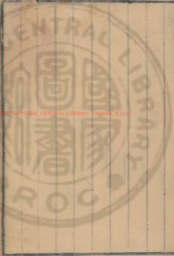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四明萬斯同孝野慈  
慈母如母齊衰三年

從孫福校



按禮有慈母之條非謂母死絕乳使他妻乳之即為慈母也即  
妻子年已稍長父命之為母子則成母子矣故曰責父之命也  
親小記為慈母後之語蓋命之為後而非但命之養已養自可  
見若但命之養已則自有庶母慈已及乳母二條豈必等之於  
親母而行三年之服乎况小記更有為祖庶母一語蓋見其非  
為為哺母而設矣乃家禮於慈母條下謂庶子擬母父命他妻  
之無子者慈已會矣於慈母條下謂母卒父命他妻養已者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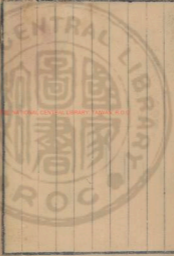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四明萬斯同孝野慈  
慈母如母齊三年

從孫福校



按禮有慈母之條非謂母死絕乳使他妻乳之即為慈母也即  
妻子年已稍長父命之為母子則成母子矣故曰責父之命也  
親小記為慈母後之語蓋命之為後而非但命之養已養自可  
見若但命之養已則自有庶母慈已及乳母二條豈必等之於  
親母而行三年之服乎况小記更有為祖庶母一語蓋見其非  
為為哺母而設矣乃家禮於慈母條下謂庶子擬母父命他妻  
之無子者慈已會矣於慈母條下謂母卒父命他妻養已者沒



於父蓋嘗不全與古所謂庶母慈已者何異而竟同於親母之  
服乎乃如儀禮傳文所云命姪命子二語豈不可易後之議禮  
者快母以意增損其久而致禮之不明也

此服齊衰三年者  
謂父卒之後也

父在為母 齊衰期年

按父在為母不止期歲也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  
而祥十五日而禫注云父在為母則是古人之於母既殺全父  
之尊而減其三歲之期又欲達于之志而加其一時之服先所  
以禮恤其子者無不至也故名雖為期而其實十有五月與為  
父之二十五月者相去止十月耳如此方與他期服有異而入  
于處此亦得少展其情至漢魏以後又益以心喪之禮則與父  
卒為母者特減其十月之服而所以居喪之實固未嘗異也  
乃唐人殺婿為三年謂可至與伯叔母同制豈知伯叔母之期  
服為嘗有祥禫之禮乎哉

有期喪庶緣

按母之期喪所以有練祥禫之禮者固孝子不得遂其情三  
年聖人如其心有所斂故制為此禮以伸其情使於一期之  
外更加一時以別於他服之期耳苟無練何以有祥禫庶緣  
而存祥禫足無期年而有再期也此豈達於禮意者乎隨文  
固不學無術大臣如牛弘輩頑強知禮乃愚瓶此論以限前  
典誠可怪也考之禮士之喪妻亦然蓋夫當主妻之喪故因

子有嫁祥禫之節而隨之以制服簡既麻母之練則妻之麻  
練可知矣至唐增母服為三年此禮違與所用而妻喪之祥  
禫亦因之以廢昔人論妻之喪謂彼以父服服我我故以母  
服服之此不易之論也祥禫之禮廢則竟可於他服之期而  
無所別矣此亦論禮者所宜深究其得失也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  
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齊衰期年

古喪報之歲可疑莫如此大夫之子一條夫大夫降其期親於  
情於理已不順猶曰國人責責大夫尚尊降之稱可也至大夫  
之子彼有何責乃亦壹降其期親乎夫八倫本於天屬尊位由

於君命君命有時而子奉則爵位之得英國之今日為大夫則  
概從降服他日不為大夫則當從正服後日再為大夫則又當  
從降服以天屬之至親而盡以齊為降殺更以死者之壽為降  
殺至累先王之禮乎說曰禮不下庶人今若此則是禮不上大  
夫矣而可乎吾謂此必非先王之禮親近世之略大夫麻為之  
後遂沿之為例而記禮者因筆之耳或曰儀禮周公之所作也  
子奈何非之曰儀禮首篇冠禮即引孔子之言則非周公所作  
可知豈有周公制禮不存親親而尊主責責之禮乎由是以言  
大夫降服猶不可何況大夫之子即從強為之祥亦必大夫之  
適子非大夫之衆子何以知之難說言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





服蓋以違子隨父而祭而舉奠行養之禮故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若夫衆子則國士也身為士而上可擬大夫之禮乎哉舉一端折之知為兄弟本期也今以大夫之子而降為大功夫已為大夫之子則兄弟亦大夫之子胡為而降之凡尊則不降禮之常法也今尊同矣又何為而亦降之且已以兄弟為大夫而加其服彼兄弟之為大夫者亦從而報之則是為大夫之兄弟反為士之兄弟服期矣由前言之已以卑而加尊者之服由後言之已以尊而亦不降卑者之服一則不必降而降一則可降而不降何其紛紛顛倒之甚也唯言子適子則其說亦更不通而不全如前所云之謬戾矣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

齊衰三年

按妾之服其私親雖凡數際不杖期章言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大功章言大夫之妾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下傳文言凡妾為私兄弟如邠人則是古人之於妾未嘗絕其天性之親而得其不服也乃後之制禮者於妾父母之服仍從儀禮之制其他世叔父母姑姊妹兄弟則未嘗一及焉豈妾於此殺人獨不當行服乎說者謂妾之服與女子之適人者同故不別見夫不特著於正條亦當附註於正條之下今考諸家之註又亦無之則是竟絕之也嗚呼衆天下皆得服其骨肉之親而獨於妾絕之何其不以人理待之耶且古禮非特妾於諸親有服之節



妻之子亦於外家諸親有服記所謂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禮又  
母後母皆無服不為後如邦人足也乃後代禮家亦采此而盡  
削之遂使妻不得盡禮於諸親而妻之子亦不得盡禮於外家  
之親又何待妻之薄而視妻之賤也後之制禮者取先王之廢  
典而思復之庶乎人皆得伸其情矣

為舊君君之母妻 為舊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

國君 齊哀三月

按禮於舊君之服有三其一仕焉而已身雖朝守者前古為舊  
君君之母妻是也其一以道去君身雖宗國者次章為舊君是  
也其一臣誼已絕出居他邦或改事新主者後章大夫在外妻

長子為舊國君是也原臣之於君君其當服斬乃不服斬而服衰  
甚至有不服者何也愚者深深故服與不服有其也其仕焉而  
已者雖身雖朝雖故之居官食祿者其恩已輕故降而服麻猶  
以君臣誼重故服君而并服其母妻也其以道去君者雖其禮  
未絕較之致仕家居者其恩更輕故但服其君而不服其母妻  
也其出居他邦者雖恩意已絕而妻子之居本國者不可以服  
服故妻與長子行服而其身及不服也鄭康成解仕焉而已謂  
老年有廢疾而致仕者解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夫  
曰仕焉而已則凡解職去官者皆是也何獨指年老廢疾者乎  
曰以道去君則九有故而去者皆是也何獨指三諫不從者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且既曰去君則謂身達他國矣而猶執為待放於郊何也盖待  
放於郊則身在本國猶本國之臣上章為舊君係又以禮之矣  
何為垂出舊君一條乎以此知上之為舊君者乃身在本國之  
臣下之為舊君者乃身去本國之臣也鄭註第二條舊君引曲  
禮齊祿有列於朝二句不知曲禮上文明言去國三世則非在  
本國彭矣何得執為待放於郊乎或曰鄭註大夫在外謂待放  
已去故以為待放於郊如子言二者皆已去國將何以別之曰  
去國則同而君恩之施與未施則不同也何謂嚴別乎至晉人  
題天鄭註又執去官從故官之品之說謂去疾致仕及三諫去  
者與其他辭歸者有異紛紛服斬服齊之說相尋兼已則皆

鄭註有以依之也愚謂禮之意謂凡致政而歸不與朝列者無  
任職在官者不同皆不服斬而服齊或特別之為舊君也又何  
有解嚴而歸與者疾致仕三諫去者之分別哉乃知去官從故  
官之品以後世之令不可以沿周禮也至賈疏釋大夫在外引  
鄭記為証謂此尊卑不敵不及服者果爾則亦當有尊卑敵而  
反服者矣何以經文偏主不服為說乎知其說之不可通矣

大夫之妻為君之庶子女子于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

父母姊妹大功九月

按此條係舊疏理明詞達有何可疑而鄭氏必欲更之使其史  
之而善人固當從乃經本顯因更之而彌覺其晦後之人何為





及今律以庶女之子為母之通母八也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之子為母之生母九也庶女之子年則不服庶女  
母十也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子為外祖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母十一也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母十二也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服所不服者惟庶子為生母之父母而已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母之家猶已外家也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曾為其前母之凡而相見如家人不亦可與之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棧之論可謂當矣

附天子服外祖父母

按禮明宋文時故為外祖父母致服而廷臣執議不從蓋嘗  
林天子之親也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侯適子為外祖父母妻父母行服而推類言之也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適子無君國子民之責其行服固宜天子而欲等之於諸侯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之子母乃非其類乎且天子五服之旁親皆不服則外親豈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服可知乃以為母族之正統而不降此果何所本乎情固宜凡庶女之母年則不服庶女  
從厚而禮又貴乎得中則禮豈嚴景仁之語本可謂非也

婦人功五月

余親儀禮婦人功五月  
長而如切乃鄭康成之註云長婦謂拜婦為婦婦婦謂長婦



卷之五

為叔婦始將婦似倒置而實氏之疏用之若足將傳文所謂婦  
長也之語作何辭乎及攷夫氏傳稱善室公妾也稱伯之母室  
公弟叔府之妻也而釋其稱辱伯之母為叔子容之母叔向之  
嫂也伯石之母叔向之妻也而子容之母稱伯石之母為叔則  
是婦為兄妾似為弟妻與儀禮及傳文正合無可致笑而鄭乃  
顛倒其說謂如長而婦推可乎獨怪費公為明知推婦為如之  
說乃通疑鄭注謂年小為婦年長為叔釋其所言是推年大小  
為婦如而不據夫年為大小夫婦人以夫之齒為前而不以己  
之齒為意此禮至今不變也豈有不稱夫之年但稱己之年者  
乎且又安知稱妻之年必少於稱伯之母乎至孔穎達釋禮考

亦同其說何其敢於背經而不敢於背鄭註也觀使諸子之言  
書足究於傳文婦長之說合乎吾乎唯王子雍我繼公其說得  
之惜其端為不詳未能大暢厥旨也余故申明其說與考古者  
實焉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經麻三月

諸侯於生母先慤或以為當服或以為不當服則親為是故  
之禮喪三年不祭故庶子為父後者僅為其母總麻傳曰何以  
總也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又曰有死於宮中者為之  
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由是觀之古人抑妻母以總麻者  
高為祖宗之祀事耳至私親因在所當服而祀事尤在所當服



備因一己之私親故廢三年之常祀人子之心其安之否耶且  
庶子為後雖奉其三年之服至於哀慕哭泣不飲酒食肉處內  
如所稱心喪之禮固未嘗廢也故服以絕服雖稱孝子之意猶  
可自致於其親假以斬服雖稱孝子之情勢將夫禮於其祖此  
先王所為推於輕重之間乎私親之服而不敢廢先祖之祀  
也然而其之高失非失於子之行服而失於尊其父母為大人  
蓋既稱為大人則是假以尊名矣既假以尊名則必別為重服  
矣既別為重服則必停其祀事矣夫欲尊其私親而致亂適庶  
之名分不可言也喪祭其適庶而復廢祖考之屬事更不可言  
也然則公羊家所謂工室稱之下室稱夫八者不亦背禮之甚

矣哉觀後世對斷之制元虞子登顯位者封贈其生母必稱之

為太夫人如太夫人太夫人之類以見母之受秩隆乎其子而不降乎其父也

正適之名以加於其妾為之子者乃欲以嫡名加於父妾究將  
使服制僭踰而宗祧用以停祀夫豈先王之所許乎春秋莫嚴  
乎正名或風之卒與葬而書夫人而其義日見疏許狄重軍從  
公羊左氏之說以為妾母當三年者諱不若鄭康成之說其義  
為詞嚴而義正也

附 興寧元年底帝尊皇太后也帝欲服重江都廢先王制  
禮應在起麻詔欲降期節又略廢屈私情所以工嚴祖



考於是制經麻三月 古書禮志

司馬公通鑑亦前此條制三省註謂周禮王為諸侯總喪形  
之請服經者以帝入繼大宗則太妃乃瑯琊之母故以服諸  
侯者服之疎不知彭之所據乃傷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  
總麻三月條初非其周禮總喪之文也胡氏並未見傷禮乎  
且用庶子為父後之服制太妃猶不失生母之尊若用天子  
為諸侯之服則哀帝竟臣其母矣天下豈有為尊禮之論哉  
周禮王為諸侯總喪但不經而不言三月則與總麻三月之  
祇同有闕矣晉書原文明言帝制經麻三月豈可與周禮經  
喪之文混而一之哉儀禮此條之傳言與尊者為體不敢服

貴妾經麻三月

按古人之妾有出於婦姓者故有貴將之分後世庶婦姓辱之  
制則貴賤何以分曰亦分之於有子無子而已喪服小記士妾  
有子而為之經無子則已其禮可據也夫古人為貴妾總禮有  
明文而後世制禮者無之即楚漢典豈可因其缺而謂貴妾必  
不當制服乎且庶子為其母古禮有服三月者有服九月者有  
服終年者後世直增之為斬衰至於儀禮貴妾之條及禮記士





要有子之條則反劑之而不服此豈近於人情耶凡前王所定之禮一時偶遺而不及載者類多有之不必謂前王所定為一字不可增損也

乳母 總麻 三月

按子為慈母三年為乳母三月其服制初去懸絕矣及考會典等律文之註其說無甚異可以謂之乳母者亦可以謂之慈母使人呵所遠從子蓋於慈母條不用儀禮正文止云父使也妻養已者於乳母時儀禮本不言及妻則反添為父妻乳哺者夫父妻乳哺則他妻養已者其子無異乎而服制懸絕至此也總由不依禮文而以意自為增減遂致混淆如此呂坤氏之辨可謂得禮之精意矣

朋友 服

按儀禮喪服記言朋友皆在他邦祇免又言朋友麻而註疏謂布服加麻既葬除之古人之於朋友不可謂不厚矣然猶在五服之外也至朱子家禮五列之於總麻之內不已過乎曰總麻之與布服加麻名異而實不異也布服加麻者原用總之經帶此其同者一也總用七升半之布朋友之布服既衰亦用七升半之布此其同者二也總以三月為期大夫士之葬亦以三月為期而言既葬除之此其同者三也朱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何謂已重乎且夫古之制於友誼如管鮑雷陳單分雖列於朋友



情實等衣骨月直以兄弟之服服之亦不高過而況於緦服乎  
其他若造式之於張邵則有素車赤旻之痛任勞之於范雲則  
有出郊齋行哭之詩李高隨之於劉賓則有不散哭寢門之內  
彼其情發乎中特緣由加服焉耳寧以經麻之服謂其已重乎  
若夫往來微達之徒酒食故識之侶則固非吾所謂朋友也又  
何服之有哉

疏麻有七升半之  
布本教經公說

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

按叔緦服之說屢見於經似真可疑矣自儀禮喪服篇之記有  
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之語則何也鄭氏於此深無註實  
氏亦不得其詳蓋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經者章夫之世叔父母

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被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  
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也從母之類而可稱之為  
兄弟乎既言兄弟而可靈之兄弟之外乎鄭氏之不解不能解  
也賈氏以從母當之不得已而強為之解也然則何以解之曰  
此明被叔有服之明証也喪服雖不言被叔之有服亦未嘗  
言被叔之無服推于夏作傳見經但言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  
而獨不言昆弟故問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又何以母道婦  
道解之以此為子昆弟之語則可以此為昆弟之本旨則未可蓋記  
禮者於經之所未及往往見之於說今說又具在人無不以記  
之所言與經之所言並信何獨此條之說不可信以為叔被之

服乎所為沒其文於經而補其說於記者蓋從上世以來據服  
麻未嘗制服至作儀禮之人見其不可無服也故不直筆之於  
經而但附著之於說以見後人之所補非先王之所制也至大  
傳所言名治之說即引子夏之傳細觀其文正言名之宜慎而  
未嘗言服之宜慎則亦不及以為無服之弊禮弓言子惡之哭  
於為位不言有服無服也既已為位安知其不有服也惟奔服  
為言無服而為泣者惟披髮此蓋傳聞異詞但據喪服之經而  
不據喪服之說耳其雖言無服而未始不言加麻則亦深知無  
服之不可不加麻以表其哀戚之情也孝謂適可以不服少歲  
或者曰如子言則是服夫之兄弟大功矣後世制為小功據禮

者猶以為非而可以服大功乎曰此所謂服從服也非正服也  
凡從服者多於已無親如夫之君夫之舊聞君族之宗子故於  
我何親而皆服之齊衰也無親於我者可以服齊衰與我同室  
者獨不可以服大功乎然則何以於大功曰凡從服例降一等  
夫於姑姊妹大功則妻為之小功夫於兄弟則妻為之大功  
此一從之禮也且不親姊妹之服小功乎夫於兄弟之妻大功  
故妻降一等而小功吾於服夫之婦姊妹姊妹小功而知大功  
之服為一定而不可易也獨怪將海諸公小能據此言以明故  
叔之有服但以姊妹婦為証致人之有異論使其執此以立說  
則一言可以折諸人之角何待更端而決哉惟成襲據此為証



可謂得其要領而惜其語為不詳無以閉諸儒之口也然則推而達之之說可廢乎曰此世儒附會之說也先王之制禮寧而為不肖者說哉世之亂常背倫之事苟非大不肖者必不至此也彼為不肖者立防而反廢親親之紀先王之所不為也且彼之所為遠甚焉將由夫邪淫之人與雖無服制豈能禁之將由夫情飾之君子與雖有服制豈能氣為况所謂達別者當達之於生前不必達之於身後當夫披髮之時蒙室編素而或獨告服於其間曰將以達數也天下有此不情之人哉曰子言則既解矣毋驚世服俗與曰此非吾之言儀禮之言也吾之言不可信儀禮之言亦不可信乎且此際不作此解將何以解之哉

有善辨者從不能別為之說矣故使喪服之記而可盡削之也則吾言為安使喪服之記而不可盡削之也則吾固本乎禮而為言也雖為世之所誦庸何傷

燕居饋羞湯沐之儀如他日

諸家解燕居饋羞湯沐之儀如他日謂正寢朝夕奠之外別有燕居朝夕之奠若晨則一時而兩處設奠矣愚竊以為不然此記所言即經文朝夕奠之事故記者以一語盡之若果別有燕居下室之奠則經文何為無一語言及今觀儀禮之所載雖至纖至屑如陳設之或在或右位次之或東或西無不一一詳列豈有如此節日而經文不一及之乎且如註疏之說朝夕之奠



無奉稷下室之饋有奉稷則下室之饋及成於正寢矣禮成則  
執事之奔走子孫之陳列必更有加於朝夕奠之上者何爲未  
若之而不載乎經者詳之重者略之亦無此作書之禮也禮觀  
儀禮之記大要經文之所未備者記文爲之成之蓋無經所不  
言而於記見之者鄭有說說解於前諸儒復附和於後雖莫違  
禮如某氏者亦謂在室之中非時見子母也不入門故孝子不  
親視嘻天下有敬奠於先人而不親視者乎試觀朝夕奠之時  
白死者親屬而外跡而及於外兄弟遠而及於鄉大夫又遠而  
及於異國賓客無不陪位以視奠何獨於下室者孝子而無之  
古人制祭奠之禮必先張子孫之精神然後能聚祖考之精神

今奠焉而無一人在其間則祖考之精神何所憑依而來享乎  
先王之制禮考子之事親必不如是也且正寢之奠本以接神  
也謂神不在正寢乎則朝夕亦不必設奠矣謂神既在正寢乎  
又何爲於正寢而奠之也按之於禮既不合故之於經又無文  
據者乃爲據其說以制禮吾誠不知其何解也後世唯濫公疑  
之謂兩處饋奠甚與謂設書儀正設奠於寢處前可謂得禮之  
正矣然狂疏之謬公實未之覺也或曰信如子言下文朝夕若  
爲新則不饋於下室當作何解乎曰下室卽正寢之室也謂既  
有朝夕爲新之奠則不必有朝夕室中之奠故祀又明之奈何  
以下室爲盛寢謂正寢之外復有盛寢之奠也况無寢之說不



但儀禮無之即小戴禮亦無之可知為鄭書之臆說矣禮經之說不敢深注疏之說亦不可疑乎是以不揣鄙陋而辨之以資正於知禮者焉

士虞禮祝詞

按此禮初言祝享中言祝祝卒末復言祝注疏謂三者皆末詞因以祀文衣子某與題相云云為初誓詞衣子某主為云云為末祝詞而取少牢迎尸祝詞為中次祝詞慈黨以為不然使三者果皆有詞則祀文必偏詳之矣明為別其二而遺其一夫經既言祝則必有詞無疑若上所言祝享則誓未必有詞也何以言之尸未入而吉神止一事且胡為既有享詞而又有祝

詞享詞已有祭牲則豈嘉為善降之語祝詞復有采毛剝豔嘉為善降之語何詞之重而意之複也古人必無是禮也蓋經言祝享不遺祝以享告神而未有詞至佻食代祭之後始請祝以告神耳故今定以夙饗夜處不寧云云為告神之詞以主為而哀為之云云為告尸之詞前說以告神故有適角室祖之語後說以告尸故但言主為而哀為之且前既告以牲醴諸饌則於此不必復告也至於鄭實以意妄補之說則斷斷不敢從焉

三虞卒哭他用則日亦如初曰為成事

世之論喪禮者皆謂三虞之後別有卒哭之祭惟數氏謂三虞即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即卒無時之哭故三虞亦名卒哭引士



虞記三虞卒哭曰卒為成事為揀慈姑見其說而厭之既而思  
之知其言之合於禮而不肯也禮弓云卒哭曰成事謂卒哭之  
祝詞易為卒為成事也夫卒哭始謂之成事則卒哭前之三虞  
不可謂之成事矣今士虞記之文乃言三虞卒哭則曰曰卒  
為成事果其分三虞卒哭而二之則卒哭可曰成事三虞亦可  
曰成事乎夫所謂成事者成祭事也若依舊說則三虞與初虞  
再虞等事定時祭猶未成也祝詞可曰成事乎惟卒哭與三虞  
即一事此所以備禮記文於初虞則曰禘事於再虞則曰虞事  
而於三虞卒哭則曰成事也蓋虞乃祭名其守之義實卒哭乃  
因事得名其守之義虛就其略而言則謂之三虞就其事而言

則謂之卒哭無二禮也當夫三虞之前猶有無時之哭至三虞  
祭竟則去無時之哭而但存朝夕之哭故名為卒哭原非以卒  
哭為祭名也白注疏猶解經者謂虞為凶祭卒哭為吉祭分三  
虞與卒哭而二之而儀禮之旨始不明於天下矣或曰禮弓明  
言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疏之言正與禮弓之言合而謂其  
說非乎曰三虞與初虞再虞本不異惟前日未日復用剛日前  
無言酒後有言酒前無饗尸之禮後有饗尸之禮或之初虞再  
虞為禘或省白凶而趨吉之漸焉故名之為吉祭原指三虞之  
祭為善於前此二虞非謂三虞之後別有卒哭之祭也若別有  
卒哭之祭則卒哭用剛日可也三虞何為不用剛日乎況祭不



欲敬既葬而三虞以安之亦云反矣胡為史誤卒哭之祭敬既別以卒哭為吉祭矣宜別有吉祭之禮胡為亦同之於虞而經文絕樂所及哉此卒哭者卒于孫之哭也而以之為祭祖父之名亦見其不達於文義矣故教氏之言深合乎禮不但解經之有識已也

其他如饋食 士虞禮記

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其再三虞皆徹初虞為之美至卒哭之後尚有祔歿祔禫四祭而饋禮俱無其文何哉蓋士虞記屬木屨陳祔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即下篇特牲饋食是也將牲之禮葬為四時之常祭

亦可通於卒哭後之喪祭故士之祔祭徹之祔祭既徹特牲則歿祔禫三祭自徹特牲可知故經於大小解祭止言祝詞之異而不詳其祭儀節也所以無者卒哭以前之祭為死者而祭猶在寢則其祭也主於哀祔以後之祭不為死者而祭已在廟則其祭也主乎敬也所以虞卒哭則有士虞之屬而祔練祥即同特牲之禮也但虞不致齊不祥不祔祔大祥不行無算在則祔祭與練同夫婦得致祭而不得祔祔原未既用夫吉也人祥之祭豈與小祥異主堂者堂得祔祔而不得行無算祔猶未盡用其全也此以漸而即吉之說也至於禫祭乃始盡用夫吉禮視士虞禮之後即繼以特牲之屬則作者之意曉然矣就理





特牲尚指吉祭故又孰謂儀禮無練祥禱之祭禮哉

中月而禱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也虞禮記

吉祭猶未配諸家皆謂祭羣廟之祖不以祖妣配引少牢祝詞以某妣配某氏而特牲禮無之為証愚獨以為不然所謂配者以新死之主配食於祖廟耳當禱之月而行宗廟吉祭則但祭祭祖禱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是之謂吉祭猶未配蓋祫祫陰而祭福本意不想遠同之於先祖也豈謂祭羣祖而不配以祖妣乎祫東祭祖未有不配以妣者寧有因于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是欲致象于吾親而實得罪於祖妣不孝之大者也先王豈有此潰亂不經之禮乎然則少牢何以言配而特牲不

言配而特牲不言配於寧誓命之詞見之此蓋文有詳畧說禮者偶不及之非謂祭祖可不配妣也凡經文有不足者往往後此互相証此不言配正當取少牢之詞以見其必有配豈得反因彼之言配以疑此之無配乎况少牢陰象祝詞言祖而又言配特牲陰象無祝詞非惟不言配并不言祖寧可因其不言祖而謂祖亦不祭乎鄭氏見無祝詞即取少牢詞以補之吾正所謂彼此互相証之義也祝詞可取彼以相証而誓命之詞獨不可取彼以相証耶且特牲因為祥禱通用之禮其實即四時嘗祭之禮倘尚指為禱祭之禮則於其說猶可通若此禮而常祭皆用之也則祭祖何為不及其妣乎亦可見其說之必不可通



矣故吾嘗書祭未祀乃新死者之未祀祀於祖禰而地祇之不  
祀食於祖也最書之以質於加禮者焉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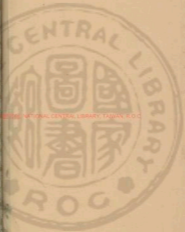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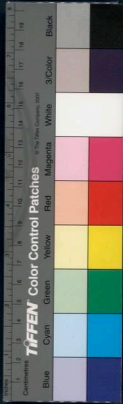
PHOTO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ccession number: 157500, 157501, 157502, 157503, 157504, 157505



NATIONAL

1910-1911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225-22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葬書說解卷三



從孫福校

殯於五父之衢

禮子工

殯於五父之衢非三日而即殯於此也。備舉三日即殯於此則足骨月未寒而棄之於野聖人之所惡乎。况白殯至葬三月之內有朝夕哭奠諸儀而將行之於何所乎。其必三月之後殯期已滿既不可以留於家庭又不可別葬於他處故不得已而殯於衢。名雖為殯而其具無異乎葬則不為苟且以致體魄之不安形雖是葬而其制實本是殯則自可從容以訪父墓之所在。蓋殯與葬之不同者蓋則深入土中殯則但及乎枉也。夫子之



殯必備設抗折諸物不使其褻親土故曰人之見之者皆以為  
葬也及觀其掘地淺深則又但視其枉而已故曰其慎也蓋殯  
也此其防危慮遠蓋竭其心力之至矣可不謂慎乎且所謂五  
父之衝必在野外而不在城中故聖人得殯於其不抵豈有闕  
闕樣運之處而可以置吾親之體魄哉

請喪人子若喪父而無服 坊子正

坊子曰孔子之喪門人既所服于貞曰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  
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吾請禮至其未嘗不嘆記禮  
者之失言也夫父之服子以期喪子為喪子三年其終則子  
終子終家子均存喪期年之報父以斬若足乎父之為子與子之為父其禮庶不同也夫

子之於門人可以無服而門人之於夫子亦可以無服乎湯謂  
師不假節而節亦可不假師則父服子以期者子亦將報之以  
期乎愚謂情若父子可也因師無服而弟亦無服則不可也禮  
又言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夫喪莫重乎首經既如經則  
必用素升矣既素升則必用象矣凡此非喪服而何何以云無  
服也孟子亦言三年之外門人浴任將歸相向而哭故三年之  
中既葬祭於廬內且以吉服相對乎如其必有服無疑也而子  
貢乃更探室獨居三年始返彼隆乎師誼如此豈肯祇為無服  
之說以侮時其師耶愚謂喪父無服之言必記禮者失其真而  
非子貢實有是言也乃自稱子貢其說後之論師服者幸以此



為無妨之論暗謂師不當制服則皆其說有以啓之也夫明  
友麻之文載在儀禮聖門諸子豈有不知之者而謂其情夫子  
反不若朋友哉吾固以為非子貢之言也

附師服

按儀禮喪服記言朋友麻注疏謂麻者弟服加麻既葬祭之  
大夫士之葬為期三月則朋友有三月之服明矣夫朋友為  
有三月之服師之恩義豈不更重於朋友其奪之何及無服  
也說者謂師與友同言友則師在其中此言似矣而猶未盡  
也夫朋友於我為同輩故可以弔服而加麻師在三之義與  
若父並可以朋友之服服之手然則宜何服蓋謂當倣庶人  
為國君族人為宗子之禮齊衰三月蓋服以齊衰分之尊也  
期以三月友之例也庶乎情與義之兩得之矣觀唐劉州  
生於舉主服齊衰三月人不以為非夫舉主尚服以齊衰謂  
弟之於師不可用齊衰之服哉若夫漢學之師曲藝之師則  
固有辨何可與傳道受業者同類而語也

明日辨於祖父禮子下

按附廟之禮案說紛然愚執經以論經則呂與叔陳用之王于  
衡諸說皆是凡言稱己主反於後者實非也蓋所謂附者以新  
死者當入祖廟而祖廟又未遽遠故以神主附於祖而謂之附  
若器已覆反於窳則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而主固未嘗居於



祖之廟矣何得名之為禘乎朱子謂卒又使除靈席心所未去  
足也用心有未去乃不撤饗而撤俎則非也至於祠必以其昭  
穆七則中一以上而祠之說但可行於天子諸侯若遠土則僅  
二廟祭及祖禘而止安所得中一以上而祠之且古者主各有  
廟故深可祠於祖後世主皆奉於一堂初無昭穆之別而猶執  
禘於祖之說不已拘乎元此皆當變通者也

又

世之論禘祭者謂祖與孫同廟當行大小祥祭之時為禘而說  
不可察及於祖而祖之神在工得毋有所授乎子曰不然雖記  
云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夫王母與王父  
共廟當其以女子祔王母也王父之神不復建在上哉然且祭  
王母不祭王父而不以王父為嫌又何以大小祥祭為嫌也且  
夫古人之制禮不可以後人之常情測也即如禘祭之時王父  
與王父並在其立尸也止一人而已此尸為死者而立不為  
先祖而立是名為祖祫而告而其實僅配新死者之一人也又  
何嘗以先祖為嫌哉知守此者可以知大小祥祭之無所嫌矣

古者不降工下卷以其親禮弓下

自周世有諸侯既期大夫降服之禮後之身為王公者莫不撤  
此而欲絕其親屬之服嗚呼始為是說者誰與吾疑非周公之  
禮已使從工世以來亦有降服之禮周公仍之宜也縣子言



古者不降尊伯文以敵之諸侯而服其從父從子則是諸侯且  
不降矣諸侯不降何況乎大夫周敵之諸侯之子也為敵諸侯  
之子因官習行敵禮矣何至身為諸侯而違絕之則是陳晉月  
之親聞偷薄之路自國公始也吾敢儀禮之中凡所謂大夫以  
尊降大夫之子以尊降公之昆弟以尊降之類皆後世之強  
宗增損先王之舊典為之而非周公之本意如夏也不然五服  
親疎之制自必通上下言之字有大人以工或死或降而獨首  
外禮於士庶人者哉故東為最優之本必自貴者始今尊如爵  
位及鄉爵任者之子弟盡視其親親之恩而獨首之於朝朝之  
士庶人夫豈先王之禮意乎更可怪者兩漢以降王侯卿相又  
無降敵之禮而後之庸夫庸奴欲以己之貴而絕五屬之服庸非  
名教之罪人乎善乎虞喜之言曰古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  
而一代為大夫使降旁親輕重朝制豈禮意哉如此禮者可以  
斷奇頸王莽非私宥船諸說之謬矣

又

古者降服之制行於大夫其實不止大夫也考之儀禮大夫以  
尊降大夫之子以尊降公之昆弟以尊降五服之親得以逆  
其服者祇有士而已原夫古人制服之意未有不本乎情也情  
由中出禮自外至寧以貴賤而有剛柔之何骨肉之親而盡  
以擊他格也縣子言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而以滕伯文為



証事非有威於斯乎雖然周之諸侯得以臣其諸父昆弟國之  
大夫得以世其爵祿以統其族屬其於宗親之服絕之降之猶  
可也後世之諸侯大夫其視周世何如而亦欲絕之降之甚弊  
虞虞吾徐邈劉姓之言可謂篤論矣

魯在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棺弓下

按經文但言經孔既以為善也引并註舊而蓋為註惡以為不  
然并經舊者不過葬時為然葬已則仍故服至卒哭可易舊且  
宜有既葬而反哭仍用并經舊之服乎至於鄭注正君臣之說  
尤為無理先君既歿嗣子主喪君臣之位已定矣何待此時而  
後定况莊公卒於前年八月至次年六月始葬則既殮年矣豈  
有殮年尚未定君臣之位至葬畢而後定之理且既定君臣何  
須吉服古之不易吉服者皆不能定君臣之位耶今聞公凶服  
易矣踰歲而即見弑君臣之位果吉服所能定耶聞公所以短  
喪之故吳文正之言得之雖疏所云吾本敢以為信也

喪三年不祭王制

按禮喪不祭禮有明文王制則言喪三年不祭小記則言喪者  
不祭曾子問則兩言經不祭儀禮則言有死於宮中者為之三  
月不祭雜記則言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復祭是皆遺喪不祭之  
原証也獨左傳自詩祀於主蓋嘗禘於廟兩言杜預喜其言與



已古天子無三年喪之說合避竭力教行謂卒哭之後曰時嘗祭如舊若是時曠禮禮記之言皆不足信乎愚以為夫氏之意蓋謂樹復疎神禱之祭特祀死者於主除喪之後乃始遷主於新廟而行燕嘗禘於廟耳蓋謂喪服之內亦行燕嘗之吉祭乎且左氏原為作主立傳則必而指新死者而言何為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如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祢昭穆之舊廟也所以為疑言者蓋卒哭而祔但祔其主於祖父之廟而死者未嘗有專屬故正可稱主而本可稱廟而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燕嘗禘於廟左氏之懸本明何嘗謂喪內可行祭禮乎杜預固已嘗述太子短喪之議為時

論所辨必欲求其說以自蓋其禮故違棄附已說而不知其本背乎禮也夫氏之解說則如居喪行祭之為非而偏禮禮記之言可証信而不疑矣

又

又按禮喪不祭則禮之大經然而人有責賤之別神有內外之分喪亦有內外之異則又不可以無辨夫夫自大功以上廢祭士自緦麻以上廢祭則天子諸侯之絕期者惟三年之喪始廢可知也若祭於宮中三月不祭祭為士禮言之則宮雖臣子葬而後祭雖不指言何人然上文而皆指卿大夫將祭而遷喪則此亦卿大夫之禮可知也此責賤之別也天子夫葬得以祭



天地五祀諸侯夫葬得以祭社稷五祀則大夫之立三祀士之立兩祀者皆夫葬而得祭可知也然天子之祭五祀注疏言家宰攝行則自士以上皆不得觀葬又可知也蓋外祀可攝而內祀必不可攝故古人穿緇而不祭此內外之分也大夫之外喪齊衰以下皆祭士之外喪死者無服皆祭則天子諸侯而遭外喪皆不廢祭可知也乃注疏釋大夫之外喪指為異門釋士之無服又指為外親何也外親無齊衰大功之服則必異門可知也此又喪之內外之異也降及後世惟天子之禮廟堂時或議之唯大夫以下則鮮有議及之者蓋其時喪不成其為喪祭亦不成其為祭故無可得而稱述也程子之言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權雖廢祭可也今人百事如常奈何獨廢祭善哉言乎欲從俗而竟背乎古則人情亦有所不安張子有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認功之喪逾月可祭準情度理以為得其來矣

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喪服小記

按此庶子即宗子之弟也蓋言宗子殤沒庶子即為父後不必為宗子後故云庶子弗為後也若依注疏之言則是父有親子反舍之不立而在他人之子蓋以己之世爵恒產授之此豈逆於人情耶且世人之納妾者何為也大要為廣嗣續計耳有庶子則宗子為後宗子天則庶子為後此理之必然也豈有庶子





不可為父後而反以他人代宗子為父後乎雖者曰此處子既  
不為昭後小記何以有為昭後之又不知小記本文工言男子  
冠而不為昭下即繼之曰為昭後者以其服服之則彼之所謂  
昭指已冠婚者而言此之謂所謂指未冠婚者而言已冠婚者  
得以立後未冠婚者不得立後故記文有不同也又何疑乎

宗子母在為妻禫

禮記

按小記云為父母妻長子禫又曰宗子母在為妻禫則是夫之  
服妻亦十一月而祔十二月而禫五月而禫與父在為母同  
矣夫子之於母祔於父而不得違則於期之外而加以禫之  
制可也夫之於妻其服原止於期尚何不違之有而亦加以禫

禫之制哉曰此欲達子之志而然也父在為母期不足以盡其  
情故喪之至於五月然必父於母亦無禫之制其子始  
得依父禫禫之節而行其服否則父已禫服於期歲而子敢違  
之至於五月乎乃知古人之體恤子心而不欲奪其服如  
及其妻而周至也不然妻服叔期亦云足矣何至更加以禫  
禫竟與母服異哉

大夫禫於士士不禫於大夫

禮記

禫於大夫之昆弟則是從孫而上禫於從祖矣從孫恐無視貧  
從祖之禮若果有之將其子如何行事且從祖他日不有己之  
孫來禫乎一廟之中而孫禫之從孫又禫之恐無此雜亂之禮



也倘使其子而本宗子則因當稱於宗子之家今稱於從祖則  
是宗子而入支庶之類矣士稱於大夫為支庶之倫宗子稱  
於大夫不稱於本支之義乎凡雜記所言多論貴者而不論親  
親大夫則易姓則士國有工稱大夫之禮也況喪服小記言士  
於大夫則易姓則士國有工稱大夫之禮矣胡為而稱於從祖  
乎

既祥非不當錫者必錫然後反服

雜記

雜記此節注疏以為大祥之後有人來弔雖不當祥祭錫冠之  
時必着錫冠以受弔然後反服素縗麻衣之服大記文夫言言  
弔注疏為知其為弔而為此詞此說之無稽者也陸震即知其

不安以為既祥當錫若有也喪雖不當錫亦必服錫以終前喪  
然後反他喪之服大記文未嘗言他喪陸氏為知其為他喪而  
為此詞此又說之難信者也愚以為大祥之時正喜喜子女有  
服其他期服以下之親皆除之以安當此祥祭諸人寧有不來  
與祭者乎既來與祭寧有仍用吉服者乎是必易之以錫冠至  
事訖而復反吉服所謂雖不當錫者必錫然後反服也即如祭  
為祖祫既除期喪猶服錫冠吉武以父服未終而已不服終吉  
則當祖祥祭之時其必用錫冠可知矣是記所言不可以此意  
推之乎

子初則以奠抱之人為之祥

喪大記



按喪夫記言子初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殯則知童子既勝衣者  
未有不服喪者矣玉藻言童子緦經服則知小功以至斬衰童  
子皆有服矣乃戴旒釋童子當室謂自十五至十九天下豈有  
十五以上之人而尚名之為童子哉又豈有十五以上之人而  
不服親戚之喪者哉然則童子以何時為限劉智八歲之說最  
為確當蓋八歲以上之端或人皆為之制服則成人之喪彼豈  
得不為之制服特不責以緦禮斯已耳寧可拘於三殯之年數  
而謂在長殯之年者亦不責以居喪之禮乎蓋自八歲以至十  
五斯為童子之限其既成人者止不殯不杖不禭不廬而其  
他居喪之節固無不同也不然天下固有幼而執禮之人可概  
視為無所知識而不教之以禮哉

聞喪不得奔喪

奔喪

按古之仕者不出本國故聞喪得以即奔其或本使他國而聞  
喪則聘禮篇末特有他國遭喪之禮亦未能即奔也彼世仕宦  
之人非京師則四方或苦於辦葬之不時或苦於官守之拘礙  
則經月踰時而不奔者比比有之若是則始聞喪之時不得不  
置位矣既設位則不得不致奠矣既設位致奠則不得不成服  
矣此理之必然而情之不容已也雖又哭三天請而未能如古  
人之其備而擗踊號泣之時其可無所憑依以致哀感哉曰古  
之為位非死者之神位也且禮明言為位不奠而令欲設位致



莫不亦大違於禮乎曰為位而哭是謂如生者之哭位而非死者之神位也然張子大儒亦謂有神位而混公文公之書謂設柩以代尸柩則令聞喪而設位者亦何害於禮乎古不設神位是固如無致奠之禮矣然張子又言為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不如喪之失奠混公文公亦謂喪則無人則設奠是先王之禮有先賢之禮先王之禮又不行於後世矣先賢之禮猶可行於今日則設位致奠諸事未始非守先賢之禮也禮本喪為自卒喪以下入門而後免麻注頤臂不全喪所不改服也此亦據聞喪而即奔者言耳若聞喪不得奔喪則禮明言三日成服

又曰若不可行則成服而後行是不得即奔者古人無有不成服者矣今或有發冢而但易舊服不假齋斬者豈不大背乎禮哉古禮所以四日而成服者以初死日繫次日小斂又次日大斂大斂訖而後成服故以四日為期聞喪者無誓欲諸節則以始聞日初哭當繫次日又哭當小斂又次日三日哭當大斂亦四日而成服令宜做此為制不但斬衰者當成服即齊衰以下亦當依此以成服庶乎其合於禮哉然此為親喪之禮則然若夫齊衰以下則何如曰齊衰而為祖父母妻長子家子嫡婦則吾身當為喪主去故位致奠而成服可也如其為伯叔父母昆弟從子則彼自有喪主但發哀制服而不必設位致奠或初發喪



時爲之設位致奠奠已而卽徹之亦可也夫喪事人所時有在他鄉而遭喪者又仕宦者所時有而儀禮闕元政和諸禮及直儀家禮會典諸書固皆有奔喪之禮則取而討論之以求合乎人心而不背乎時俗因事之不可少者也遂因各爲是說以折衷於東禮之君子焉

凡爲位不奠方喪

禮經凡言爲位留生者之哭位非死者之神位也乃奔喪爲云凡高位者不奠而虛設注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似乎指死者之神位矣故張子謂高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而司馬火書儀直設神以次尸極左右前後仍設哭位奠于家禮因之今之仕

宦者聞親喪而大卽奔與非親喪而不獲奔者無有不設神位者矣是其於禮累有合焉否耶蓋嘗綜古今而論之古之所謂高位者原指哭位而非神位蓋以尸極不在不得設虛座以致奠也覆之所謂高位既有哭位而又有神位蓋以子孫在是不容無是以致祭也今人之聞喪而設神位雖非周代之禮未始非湯公文公之禮也蓋楊諱善而楊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而況書儀家禮明已先有其禮哉且古之而有昏而生者而不拜死者故可以無神位後世之弗無有不拜者其禮明與古異矣在家既拜尸柩則祭他鄉而設神位以受人之吊亦祭之容已也至於古者爲位不奠以其非神位故不設奠今既



設神位矣烏容以不葬或書儀則但設神位而不奠又云喪則  
無于際則其中設朝夕奠為此禮者施於諸父昆弟之期喪可  
也若父母之喪既已設位而不致奠是非人情之所安雖喪例  
有他子致奠者此中復爲之設奠亦何害於禮乎蓋古禮以不  
行於世而書儀宗禮因世俗之所遵行也遷闕折衷之以質於  
知禮者焉

親始死葬斯後設板工程 問喪

按人子始遭父喪鄭注謂將斬衰者并纓蓋去冠而但存并纓  
也東周之非之謂始死者易冠無去冠而長纓公用其說謂當  
易之以書冠若是則鄭氏之說非乎蓋前親始死後設板程無  
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設板程而上仍着未冠者乎夫冠所  
以爲飾其何時也而尚存其飾也孝子之心固謂違禍之源以  
罪人自處也倘猶然加冠以爲飾是視親死無異於平日矣豈  
人情之所忍哉此鄭氏并纓之說誠有所據而不可非也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服問

本文言外兄弟依法家之說當是姑之子即不然以外家之兄  
弟釋之亦當是舅之子乃不指此二人者妾從夫服降一等姑  
舅之子皆從麻則妻無服故不言此二人孔氏之疏是也獨足  
禮言兄弟而以外祖父母從母當之豈外祖父母可以稱之爲  
兄弟乎乃孔氏謂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則益



大者不然記言小功以下為兄弟者蓋謂期兄弟本一體之人其服已重不可得而加大功兄弟有同財之義其服又不必加雖小功以下之兄弟情分已殊今同表也邦而一人死則當加服一等故曰小功以為兄弟猶言記之所謂兄弟者蓋指小功以下之兄弟云爾非謂凡小功者皆可稱之為兄弟也孔氏此言且不得儀禮之意而攷以兄弟之稱概加於外祖父母從母乎况小功之服多矣在吾上者有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之類在吾下者有昆弟之類從父昆弟之子之類吾未見此等之人皆可稱之為兄弟也鄭氏不得已而為其注猶可也至孔氏之說則既經感世其詳有不可符而論者矣吳草廬說為善解經者終疑之而不能別為之說則此條固不可解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三年也

按禮之月數鄭王之說詳矣其說固各有所本然吾析其表而論之則必于王而繼鄭何以言之今所論之禮皆周禮也論周之禮則當以周人之言為據王氏二十五月之說吾一微之於荀卿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見禮記三年問篇即荀子禮論中所採出故云然一微之於公羊氏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周二年五月禮於莊公傳文彼其人皆周人也以周之人言周之制豈有謬乎至於鄭氏二十七月之說吾微之於儀禮而無有也微之於禮記而無有也

微之於三傳家語大戴禮諸書而亦無有也不過其說與陳局



言之而已據黃德之言而廢公羊荀氏之說則是周人之說周禮反不若漢人之解周禮矣在康成則以鄭氏有是言而據為明証在後人則又以康成有是言而未為聖經則康成之賢果賢於荀卿公羊氏耶縱使康成誠賢吾必以周人之言為親切而有據也今之主鄭氏之說者亦止謂喪宜改重已耳正惟有鄭氏之說故人以王氏為輕而使康成無足言則人必從二十五月之制亦自不覺其為經矣惟後人之居喪中事未如古人而獨於外之素服及飲水過於古人故二十七月不已又有為三十六月如王元感者以字寫於喪親並如不飽其實而後務其名亦未見其善其故二十七月之說謂為鄭氏之禮則可謂為周人之禮則吾未敢信也

又

論家之論禫月詳矣但禫之禮古今所通用非若祭之立尸喪之用重及席地膝坐之制或行於前而不行於後也鄭氏之主二十七月不知漢無此禮止用黃德之說耶抑不知後漢之本民間原用此禮耶若當時原用此禮而為是言則鄭氏不可謂非若當時不用鄭氏但據經以立說則固更宜詳按耳夫鄭氏與王氏相去不遠固前後輩也王氏乃至二十五月以與鄭氏則是當王氏之時民間不用二十七月可知矣蓋者自漢以來初無禫制故二子各據遺書以立論否則漢之所行即用之





禮制二子宜取當代之禮以自運其說哉乃自二子之後王  
者各主其說以定制於是皆親以降則用王說劉宋以降則用  
鄭說而鄭說至今遵之非謂鄭之所言果合乎禮也夫都謂朝  
制不可違親喪又宜從重故相率守之不覺耳若必欲求合乎  
經旨則自當以王氏爲長蓋可背聖人之經而由周乎鄭氏耶  
或謂鄭氏固本經旨何以必取乎王氏曰不親之禮乎三年則  
曰至親以期斷倍之故再期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  
若二十七月何以謂之倍何以謂之再期禮文可據而鄭氏故  
違之其鄭氏之違經非學者之違鄭氏也不然康成前賢豈後  
人所敢妄議哉

天子弔服

賈氏釋周禮弁經服言凡中服皆既葬除之若是則搗俟五月  
而葬天子服五月之服大夫士三月而葬服三月之服士於於  
禮無正文不可得而攷庶服則言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則知  
不特平時服之即平居亦服之矣平居服之將何時而釋釋於  
既殯之後耶抑釋於既葬之後耶小記言主人未喪服則君亦  
不錫衰是錫衰用於成服之後不可言既殯而釋矣若待既葬  
而後釋則此禮行於諸侯猶可若行於天子則在外之諸侯不  
知其葬之在內之公卿大夫士不知其葬也皆至五月三月之  
葬葬而釋則爲天子者將無日不喪服矣故於旁親之期且絕



之而謂其常行三月五月之服乎觀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之  
文但言公而不及天子則此禮惟施於諸侯可知也蓋諸侯之  
臣少其勢得行天子之臣多其勢有所不能行也雖君臣之親  
天子不異於諸侯而勢有所格庸得不少變其禮哉或曰諸侯  
亦絕當相而謂服三月之喪可乎據神大夫三  
月而臣言曰彼服我以三  
年而我報之以三月未見其為過也且雖記言君於卿大夫此  
葬不食肉此卒哭不舉樂夫不食肉舉樂之甚者也中存乎  
哀而謂外無素服可乎則其禮之為諸侯說斷乎無可疑也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

諸家所言錫衰重於緦衰蓋本於注疏之說也愚竊以為不然

夫錫有事其布緦但事有其緦則錫之布治於緦理自顯然  
况緦為五服之一錫在五服之外果孰輕孰重乎若謂由之公  
卿重於外之諸侯數公卿用錫衰諸侯用緦衰蓋又以為不然  
凡外之諸侯加於由之公卿一等故三公八命出封為公則加  
一等為九命六卿六命出封為侯則加一等為七命此同禮之  
可擬者也又孰輕而孰重乎試觀禮文所言錫衰之用至多緦  
衰之用至少可見緦衰即緦麻之服故不稱用之為布服而常  
用錫衰也况雜記言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及錫也則錫  
加天而緦不加天又較然章著矣安得謂錫重而緦輕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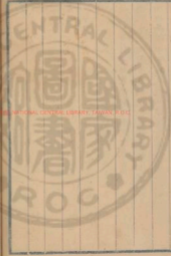
祭書穀辨卷四

四明蔣斯同李野棠

從孫福校

五服皆用象

古之五服未有不用象者不但齊斬用象卽功服亦曰功象經  
服亦曰經象其他布服亦曰錫象象象足可徵表服之必用象  
矣故開元政和二禮及明之集禮猶仍其制而不變乃溫公書  
儀制惟三年用之林子家禮則非期服以上用之雖夫古人之  
制猶曰已所著書庶非盡依古禮也勉齋信齋素稱達於禮者  
其於禮禮一書折之極其精矣乃謂禮惟父母用象旁親皆不  
用是何敢於背禮爲以無稽之論也家禮功經不用象或其未



祭書穀禘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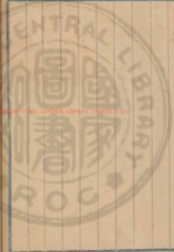
四明孫斯同李野棠

從孫福校



五服皆用象

古之五服未有不用象者不但齊斬用象卽功服亦曰功象經  
服亦曰緦象其他布服亦曰緦象象足可徹表服之必用象  
矣故開元政和二禮及明之集禮猶仍其制而不變乃溫公書  
儀制惟三年用之林子家禮則非期服以上用之雖夫古人之  
制猶曰已所著書庶非盡依古禮也勉齋信齋素稱達於禮者  
其於禮禮一書折之極其精矣乃謂禮惟父母用象旁親皆不  
用是何敢於背禮爲以無稽之論也家禮功經不用象或其未



及改定之故正賴後人補之信齊及以期服用衆為遵此豈可謂違禮者乎至其書儀之失尤不可言夫齊衰也而可用寬袖細衫乎夫小功也而可用白細細衫乎齊衰者三年母服亦將不用寬袖在公之意謂習俗如此無可奈何而為此說夫所貴乎君子者謂其能秉禮以正俗也今既不能正俗則已矣又以其革之於書是非惟無以正之反若有以導之矣夫苟不能強天下以由禮豈不能使吾身之由禮吾甚吾禮而世之從不從隨之而已今觀公之書則是公於喪服未必能一一如禮矣人望如公而為此非禮之服世之為者不謂公之約俗而以公為樹之標也曰公猶如此吾儕何為不若是因公之書而先王喪服之制將從此盡廢其始也人猶以為勸家其繼也人竟以為禮服矣不意明達如公而有是也况喪服禮之重者而可拘賤何者不可拘又何以著書垂後哉彼聞元政和請禮亦豈能強世之必從但制禮者不可如是耳書儀家禮二書無事不折衷至善實篤世不刊之典也獨於喪服稍稍有遺誠吾故不能以無辨

括髮充簪之制

括髮充簪之制注疏謂皆以麻自頂而前交於額却繞於背惟冕因布為異足三物而一製也愚嘗竊者疑為括髮之式自注疏而外諸家從無別解蓋謂玩其二字之美則必其制足以括



畫其髮而無餘也若上用麻一條果足以括盡其髮乎蓋古者  
有纒以緝髮纒乃縲為之廣幅長六尺親始死冠去而纒猶存  
至小欲升纒去之而易以括髮其制必與纒相似蓋纒用緝而  
括髮用麻布此時不可以服緝故易之以麻布也不然括髮既  
用麻經矣又以麻經為縲而加於括髮之上蓋人之首所能容  
乎免之式鄭氏所謂木問又引舊說以為如冠狀夫曰如冠狀  
則非以一寸之布自頂而繞於頸矣得毋自解而自背之手者  
乎呂與叔之言曰免以布為縲情以約四垂於髮而盡其髮於  
冠經謂之無頂冠者必先垂其款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  
冠而款項存曰謂之免足說也不勝於布廣一寸之說乎此免  
之可疑者二也髻之說鄭則裳謂麻與髮相半結之為髻長謂  
在布為巾高四寸惟鄭氏謂如髻項耳昔夫子誨兄子以髻也  
曰毋縱縱母也危釋者謂縱縱太為也危危太廣也倘如注疏  
亦以麻自頂而交於頸則本無高廣之形何必戒之以縱縱危  
危乎鄭司農之說杜元凱用之難若傳於康成終不若為氏高  
四寸之說與孔子之言有合也此髻之可疑者三也凡此三說  
非敢故違乎注疏但以昔賢原有別解何必鄭氏之是而世說  
之非也愚故聊書臆見以資正於知禮者焉余既為此說或者  
謂雖言括髮以麻而于謂用麻布則與免而以布何別乎不知  
括髮以麻者蓋未成之布故謂之麻免而以布者乃已成之布

畫其髮而無餘也若上用麻一條果足以括盡其髮乎蓋古者  
有纒以緝髮纒乃縲為之廣幅長六尺親始死冠去而纒猶存  
至小欲升纒去之而易以括髮其制必與纒相似蓋纒用緝而  
括髮用麻布此時不可以服緝故易之以麻布也不然括髮既  
用麻經矣又以麻經為縲而加於括髮之上蓋人之首所能容  
乎免之式鄭氏所謂木問又引舊說以為如冠狀夫曰如冠狀  
則非以一寸之布自頂而繞於頸矣得毋自解而自背之手者  
乎呂與叔之言曰免以布為縲情以約四垂於髮而盡其髮於  
冠經謂之無頂冠者必先垂其款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  
冠而款項存曰謂之免足說也不勝於布廣一寸之說乎此免



故謂之布也。若果如注疏之說，自頂而前，爻於顛，得爻於頤，工  
乎則未變，不能謂得爻於頤，下乎則於變，不能括無一而可也。  
故惡以為其制必當如繼也。

### 杖

按制杖之制，仲達陳可大，字謂制之，使方以表地，書儀家禮則  
謂上圓下方，乃開元禮獨謂制杖員之，而教繼公引杜元凱說，  
制杖為圓，諸說舛錯如此，然則當何從？惡謂小記言杖大如  
經繩之形，既圓則杖形亦圓，可知况制之言，所謂其制，同之於  
父也，何必取大圓地方之說乎？書儀上圓下方，亦以其意為之，  
耳。杖之孔疏，蓋無所取，蓋天。

### 吊賓大拜書座

按古禮行吊，未繫之前，主人不出，既繫之後，主人始出拜賓，然  
但主人拜賓，賓不答拜，其意蓋為執事而來，不敢自居於賓也。  
至於死者之前，雖每日設奠，從無拜禮，不但吊賓不拜，即孝子  
亦未嘗拜，蓋事之如生，不欲以死禮待之也。後世如開元政和，  
諸禮皆然，猶有古人之意。至溫公書儀，則有賓主交拜之禮，且  
有入拜書座之禮，而父公家禮，應遵之與古禮始大異矣。夫古  
人之於尸柩，雖子孫猶且不拜，奈何賓客而使之拜哉？今世之  
吊賓，無有不拜，書座書甚有萬年尊長之人，而僕僕下拜於席，  
如此直情之所安乎？雖世俗通行，難以粹變，推於平日之可受。



拜者則受其拜而其本言文拜者則固辭而力却之庶幾協於人情也

### 謝壽

按後世有謝壽之禮多謂挽返之函習不知古禮已先有之然注疏尋者加虛必注拜謝則其所謝者爲指曾來饋贈之人非書帛容而偏謝之也又古之仕者不出本國則其所拜謝者在一城之中蓋若權世之過都歷邑者在數百里之遠而亦注謝之義況古之所重者君賜君有賜不可以不拜謝故因拜君而即拜家貧後世大臣之沒及大臣之父母沒則得蒙君之恩初未嘗有爲服往拜之禮獨奈何於遠客之弔而僮僕拜謝之義守禮之孝子方當處苦境之中以奉朝夕之饋養乃遠離喪次而奔走於道途是何禮也歟物流俗而大違於正禮諒亦衆禮者之所不爲况吾誠能守禮吾即不往謝人亦安得而責之慎毋錯會經旨而藉口於古人庶不貽知禮者之誦乎

### 交服

按喪禮自成服之後莫要於卒哭受服一節蓋新喪之布以三升齊衰之布以四升其服至粗而易壞勢必不能久故既虞卒哭三升者受以六升四升者受以七升也蓋惟三年者有受即期年九月亦莫不有受自唐開元禮迄於明之集禮練服禫服則有之而卒哭受服之制皆廢是必說葬以後竟不服齊斬之





服而後可也如備將服之則初喪至禫之服其能歷三歲之久而不壞乎蓋由歷世以降士大夫歲於地理既不免三月而辟則無所憑依以為變除之節而又篤信釋氏七七百日之邪說如開元禮政和禮諸書陰用其實而陽諱其名大抵七七之期或百日之期則釋去東麻而易以平常之素服至小祥之後亦無哀服可易致詰議禮之家亦因之而不戴也嗟夫古者喪服之變際姪則有陰而哀但有變政可謂斬衰三年春衰三年也後世未嘗以齊斬路其期則於古人名服之義果有合焉否耶今齊為所貴大抵先王之禮詳而後代之禮畧非故畧之也欲詳之而不可得也至於練禫之服開元禮諸書所載者則已分見於象經諸篇故不重載云

### 神主

按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則有主豈有大夫士許其立廟而不許其立主者乎若因儀禮大夫士之祭言尸不言主蓋謂不得立主則儀禮初未嘗有五侯之祭禮也何從見其言主而斷大夫士之無主乎至宋事依神結茅為殿之說實妄誕不經乃凶許鄭之言自晉以後士大夫多不立主或為祠殿或為神帑曰吾不敢得上也致使廟中無主而鬼神無所憑依則皆許鄭二子之過也

### 神帑



按古禮無神帛之說自許鄭誤以大夫士無木主遂謂大夫家帛依神士結茅為蓋曰親者近唐家士大夫守許鄭之說皆不敢立主又以神之不可無所依也不得已而易之以桐版究未嘗純用神帛之制亦可知神帛之非正禮矣但據許鄭之意原以神帛代木主非木主之外又有神帛也自程子定為木主之式而朱子家禮用之則士大夫俱得用木主矣既用木主可以不用神帛今家禮初喪之時設為魂帛以代重則分魂帛與木主為二矣然神帛設於既虞之後魂帛設於未葬之前則未子之魂帛非即許鄭之所謂神帛也愚謂今士大夫之家既有木主則桐版可廢既有函像則魂帛亦可廢倘謂魂帛可以代重

而不可廢則古禮之廢於後世者亦多矣何獨重之一事必議設一物以代之乎今世俗相沿未有不用畫像者既用畫像而復用魂帛將使義祖宗之神依於函像乎依於魂帛乎兩者皆後世之俗禮擇其一而用之毋事函像之為愈也

### 神像

按神像之設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則宜何從是以為當設之於人情而已度今之世蓋有不用像者家皆用之而吾獨矯情為於我心惟守否也况圖形之說其來舊矣文公之講堂為土偶以像聖賢人不以為非也土偶猶可而函像獨不可乎先賢賢猶可而吾人獨不可乎人于當親沒之後亡矣喪矣不可



復見已矣歲時享祀一展親而傷家如在若親其笑語焉若其  
其啜啜焉惟怡燕豫之意益於是而深雖歲月已久而吾親同  
福然在日也獨非人子之至情哉奈何其欲去之也愚故曰當  
捨之於人情而已

饗祭

世謂饗祭之禮始於東漢明帝余嘗攷之於古猶以為不然如  
武王行軍旅畢則周初有行之者矣史鄭播間設祭則周未有  
行之者矣張良工先塚必先祭黃石則西漢初有行之者矣先  
武世孝道必祠其父塚則東漢初有行之者矣夫豈始於明帝  
哉將天子事百官上陵則自明帝倡之後世遂沿之為制耳然

古雖有饗祭而未必舉以饗祭則與後代之拜掃亦自不同其  
定以饗祭為節不如始於何代觀開元之詔謂饗祭上饗禮經  
無文近代相傳以成俗豈者起於陳隋之際乎然開元禮所載  
拜掃之外別有上墓之禮則拜掃與上墓實分為二拜掃無祭  
而上墓有祭又不知何時始合而為一也大抵禮由情起人情  
之所不能免者先王勿禁則祭掃之禮又烏可以已哉即使上  
世無之亦可以情起況乎古書所載又歷歷可考也則夫以墓  
祭為非而盡言以排之者亦可以不必矣

喪過閏月

喪過閏月如簡文帝湘東妃鄒陽王之類辨之甚易王彪之定



蔚之請也所言可謂得其表矣至於齊穆妃之小祥依十一月而練之期則宜數閏月依十三月而祥之期則又不宜數閏月此王儉諸淵草所以反覆不已也愚謂練既取十一月為正宜當并數月而以四月練祥必取周忌為正自當隨夫周歲而以七月祥雖練祥相去三月亦何害禮之有王儉之言名為權宜從重而其實未盡平禮也當時盛建之議始雖相難而後卒相從者蓋盡在於其禮義亦由險權重而辨情屈於其勢而不取爭也且夫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斯禮也誰不知之如依淵草之說則數閏祥則沒閏祥於禮原不相背也何必於月數者而亦沒閏乎期之練祥原為父在為母及妻喪而設彼世母服既增為三年妻喪又廢夫練祥則前此紛紜之辨論舉世所用之天子特恩夫儉之強解好勝也故高折之如此

短喪

短喪之說不知起於何時觀軍戎欲短喪而孔子責之齊宣王欲短喪而孟子譏之是春秋所闢時猶未廢三年之制也乃滕文公欲終喪而又兄百官謂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意者文公之前魯先已短喪耶魯猶如此他邦可知然其短喪也或既葬而除或期歲而除均無可致要之定為三十六日則自漢文帝始杜預言秦元王抑下幸天下皆行重服經籍裏著波秦豈肯行三年之制乎天子不行而強天下行之無足惜也至漢高惠



呂后之喪不可其制云何然是時請事卒喪禮文昭絕宜罷獨  
行三年之禮文帝遺詔所謂使市服久臨以准家著之數云云  
此亦禮廢之詞未必恭世及漢初舉行三年之喪也且古禮天  
子喪制王朝之公卿大夫則三年諸侯之大夫則七月按保禮  
大夫則良既葬與內之庶人則三月歲外之庶人則無服原未  
嘗盡天下之人皆責以三年也秦縱無道滅始皇即位幼少其  
服甚重必不能如禮又不孝於母尊絕母子之情知其必不為  
重服若言始皇自為身復之制則胡亥即如七月而天下即大  
亂未始終三年之期也何自而有年天下皆行重服之說乎豈  
則三年之制自秦故至漢久已蓋廢持爾此無定制至是始定

為制年但文帝正為天子言而羣方違違歸歸以為宰相之  
制則豈文帝之本意哉

七七百日

古之喪禮無所謂七七百日之說也降及後世自天家以迄民  
俗靡不用之愚嘗欲究其所始而不可得遂觀漢明帝營壽陵  
之詔有云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百日之設始見於史意者國時  
佛法初入明帝即周其教耶不然何以有百日之說也或者謂  
古禮三月而葬三月而卒哭百日正合三月之期不知三月乃  
大夫士之禮明帝天子也而用大夫士之禮乎則非三月之期  
明矣其他若魏胡后之遺報其父豫宣暉之遺報其王皆用七



七百日之說則在漢明六七百禭之後其時釋教已大行固不足為怪矣但說其又亦止於此時設廢行遠則如魏齊之世初非竟用其說以為治喪之節也至楊垂七七齋說但以其日過卒者衣服若佛寺而孝習之猶闕之則知中唐之世猶未盡用其說以為治喪之節也其率天下而用為治喪之節不知起於何時嗚呼正禮不行而奢然以邪說為正禮庸非可世教者之責哉

故吏為舊君服

按漢魏以來守令卒官古據史官制斬衰之服蓋本儀禮臣服君斬之義也但後之守令遷轉甚速而為據史者亦去來無常情義之相接可與古諸侯之世君其地者同斯語乎若為故屬風教而其實不情之甚故其時好名者多以此邀譽而率情不報者致終細起糾紆之訟是徒長虛偽之風實無益於君臣之大義也何年奏易齊衰三月當矣但自漢文以後君臣皆不為先置服而獨責據史為舊官服不已過乎是謂齊衰三月亦已重矣酌於情文之間不可以重服而又不可以無服則為中服加麻以臨之俟其喪出境而除之亦廢乎其可也

闕元禮政和禮不言飾

按葬必有飾今古皆然未有公卿大夫而直埋棺於土中者古禮不惟有飾柩之下有茵茵之上有斂而折之工復有梳水與



執事所以衛其棺者若足乎則詳而慎重也今則元政和二禮  
並不言治柩其得定也但言下棺於壙內席上蓋唐宋公卿大  
夫之葬皆有棺而無槨耶如其無之則孝子之葬親胡為若足  
之薄如其有之則作者之祀禮胡為若足之疎兩者皆所不可  
解也及故杜氏通典言大唐制棺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其棺槨  
皆不得雕鏤五彩采史函禮志亦云然則自唐宋間皆有槨矣  
有槨而記禮者何故不言今觀其書其始而陳器繼而載文然  
而下名無不一一詳列其次第何獨若槨而遺之儀禮雖定之  
後即有井柳之文則人自知其有槨矣今此兩書始終不一及  
將無之而不言即物有之而不言耶不特此也彼陳器之中有  
所謂長棺中者此棺下壙之時亦當一語言及而亦竟無之是  
何味卷之書也要之周元制禮名高條依古制而其實多所損  
略故不覺遺脫若此至政和禮則又沿襲周元而失之者也愚  
於此更無識焉

書儀葬不用槨

古今之葬禮未有有棺而無槨者有棺而無槨必至貧者之所  
為也書儀所載實士大夫之禮乃其所言等守土室之法初不  
聞其有槨何哉古者貴人之葬不但有槨而已其槨并內不止  
一棺天子之棺四重則五棺之上公三重則四棺也侯伯子男  
二重則三棺也大夫一重則兩棺也溫公之禮豈不上通於公



紳乎縱無棺外之棺奈何升棺而亦無之如以為理以必壞故  
廢而不用不知有棺則棺之壞連無棺則棺之壞連無棺而連  
其壞何如有棺而縱其壞也禮曰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棺之物不止一棺而棺為至要其他  
明器之類亦可省也今溫公於明器首儀苞實之屬無一不說  
而獨於樽罍之是何暗於大而詳於細耶愚以為刻木為侍女  
其祭已甚製棺為首儀其安也本槨非死人所食蓋之何為  
縱飾實諸器所製貯之何用凡此皆可以不說而樽則斷斷不  
可不說以溫公之明蓋其見不及外邪胡為其欲之也哉曰公  
秦人也秦地水深土厚故可以無棺若是則首之制因棺者隨  
非虛葬墓地哉彼何以有棺也溫公之制行於北方尚不可倘  
行於南方卑濕之地則是置棺於水中矣而可乎厥後朱子家  
禮雖不為木棺而易以反隔之制則堅與鑽石無異實勝於木  
棺其後人所當法也且家禮所以無棺者以南土卑濕故不用  
棺而代之以反隔非謂木棺之不當用也不然而孝子之厚其  
親者庸可以廢棺哉

家禮無受服

按古之喪服自三年至九月皆有受服以初喪之衰疏而易壞  
故至卒哭即易其衰而受之以成布者儀之不言受服者以有  
居喪常服也家禮既不言居喪之常服又不言葬後之受服將





奔新之服可服至三年期年之父母抑葬後即除衆服但存奔  
喪期年斬衰三年之名乎凡此皆朱子之偶失而後人之所當  
補也乃秦溪凌山亦竟未有補之者於此書率無遺誤哉

書家禮儀節附祭後

考溫公書儀其所載酬祭之禮概於祭神時再拜及辭神時再  
拜而已即朱子家禮酬祭儀同虞祭亦不過拜神時再拜辭酒  
時再拜讀祝時再拜辭神時再拜而已其在獻於獻皆易人爲  
之故亦有拜趨不若邱氏儀節四拜者二再拜者八若是之多  
也夫拜以成禮非以多爲長禮可以止而後復墮可再拜也是  
可謂之禮乎古之祭考妣者獻考則不復獻妣蓋禮絕於舅姑

之無繫之禮與席者雖多而其獻者止一人而已其古禮也亦  
即溫公文公之禮也豈有既獻祖考復獻祖妣既拜於祖考之  
前復拜於祖妣之前者乎今邱氏乃竟分行之復於亡者之前  
亦謂之獻則其尊卑無序而上下無統矣名爲敬敬而其實不  
敬之甚矣不得爲知禮者所誦哉世有刻行家禮儀節者多削  
去朱子之文本但詳存邱氏之儀節於其家禮一書非復朱子  
之書而正爲邱氏之書矣竊復朱子之舊者可不重爲釐正乎  
書漢文帝遺記

按文帝此詔其所謂令到三日禛服者高指在外吏民而言也  
其所大紅十五日大紅十四日續七日者高指在朝羣臣而言



也初非為嗣君取姬姜之制也乃景帝以此為嗣君之服而後世之嗣君遂解此為子服父之永制於是乎先王之禮遂一變而不可復矣然評詁中已下棺之語是謂既葬之後服三十六日也乃後世竟從初喪服三十六日別是又失而失矣

指地

古之葬地必決之於蓍龜自堪輿之術興而卜筮之道廢矣庶聞九禮卜筮決日稱用者說則唐世尚知守古禮也然豈惟聞元禮為然即溫公之書儀亦莫不然至政和禮則始不用卜筮矣至家禮則竟說世俗擇地之所矣蓋婦未子平日深信風水故其著書垂訓即以是說行之夫堪輿家禍福之說既已深中

於人心則欲矯世尚俗而一旦驟廢之其勢固有所甚難然以言而出於庸人則可好言而出於未子也不益為惑邪說者樹之的哉今人之謀風水者未始不曰吾求安先人體魄而已非謂以謀福利也然業已用其實而猶欲避其名其所謂掩耳而盜鈴也證其信之不意大明如未子而乃惑於堪輿之邪說也不意宋子東禮以正俗而乃徇流俗之陋習也當溫公之時人豈不溺於風水乃公不以為為訓者正以君子立教當守夫正禮耳倘因世人用之而吾亦因之何所貴於東禮之君子乎是不惟無以遏天下之流反有以助天下之流矣嘗攷家禮一篇大要皆本於書儀獨於此不用其說蓋以古禮終不可信耶



嗚呼文公之書萬世所奉以為法程也乃猶拘於流俗又何  
以責天下之靡靡者哉

居喪釋服

按釋服從古律文載於子惡之條即期喪釋服亦有杖六十之  
律國家之立制不慕服喪此非特脫象易古為不終喪制者言  
即偶然而易之亦律之所禁也乃今世之人其以衰經終喪而  
一日脫禮者有幾人乎或行慶賀而釋或赴燕會而釋或于有  
司而釋甚者舟車上行道上而不一置懷焉嗟不亦大可異也  
其大令人之居喪其於古人在處欲舍言語之節所謂居喪之  
實者一切無之獨其外之素服存耳今且并其素服而易之則  
是竟未嘗有居喪之文也重服且然又何論乎輕服人心之日  
漓而國家典之不報也一至此乎彼庶人之無知者固不足責  
矣魯達之子結紳之徒亦且內不顧乎名教而外不哀乎王章  
而治之世夫安從而拯之是在有世道者之責者舉律文之所  
禁而實行之有不半者罪無赦廢乎人心猶知奢費而風俗可  
以漸回不然國典其在備且不能防制吾獨奈之何哉

居喪作樂

按象麻哭泣哀之至者也鐘鼓笙管樂之至者也天下豈有當  
至哀之時而為此至樂之事者在禮里人有贖猶不卷歌而況  
身遭大變乎大功將至稱辟舉是而況身親作樂乎此非性權



之所無亦情之所必不惡也居喪之禮雖古今不無隆殺而人子之情則古今宜無異同春何志中心之至痛胸流涕之憂習也將以為娛其先人乎則死者已無所知即有知而先人亦不願聞也將以為懼人耳目乎則死者人所共察人即不哀而我亦何暇假之以取悅也況忘哀作樂律有明禁而人猶冒無行之是將若先王之禮抑且戮罰家之制矣惟在賢士大夫相與力雖風化於上而人之有不孝者一舉律例以繩之將末俗之流夫庶其有所底止哉

停喪不葬

按親死不葬以入于墓天之罪况律有明禁而世人往往犯之

何哉以為無其財則斂手足形遂葬而無槨固聖人之所許也以爲無其地則則暴棺於中野而風水是求又君子之所不爲也然則世人之停喪不葬者果何意哉彼閭閻之小人吾又何責何怪爲士大夫者於一身之居處服食無不窮其財力以爲之獨父母之遺骸反不顧一抔之土而掩蓋焉即愛親者尚且爲之嗷啼太息而彼乃安焉不顧呵人心之漸滅一至於斯也然則欲振作此弊者將何術而可曰有國與在一舉律文以治之而弗失於寬縱彼人之不畏懼者獨不畏刑罰乎其或任宦之家有司不敢行罰則必依司廣明之詔書親喪未葬已仕者不許榮進未仕者不許應舉且必於保狀內明罪陳革軍方



許復官是試而所試夫於覺察者並罪則凡欲求到達者無不  
闕達藉其規而得喪不辨之風庶幾可以少挽即先儒邱文莊  
之議亦然昭代之章經前王之法制昭昭具在何不可舉而行  
之哉

服由生子

按服由生子不孝之大世之稱有人心者莫不以為不可而明  
太祖有獨去之何哉論者謂高之帝平宋之元而新明之武宗  
守服內所生故終至有反而禍覆是則縱情背禮之事古固有  
之矣所生必不肖之子非但得罪於名教并且違禍於國家亦  
可為世之戒鑒矣高望國心之多欲反詆古禮為不情於是律  
文亦刪去之而世之薄教者益放縱而不可禁夫律廢其  
防雖不足遏人情之流然人心猶如有微惕今并此律文而去  
之將更何所禁制哉明祖國一編之論小德寡又從而揚厲之  
是尚為有人心者乎世風宜於此為變矣蓋於服由生子亦云

路聖太后前上麻衣舉哀

按世宗之服孝后自宜斬衰今世宗雖自稱其身姓而以孝后  
為伯母其前王之后有母道焉斷無不服斬之理乃禮官之定  
儀注於臣下則言斬衰於世宗則但言齊衰臣下之斬衰則言  
二十七日世宗之齊衰則不言日數是但於成服日服之并不  
終十三日之期矣為乎君母也而可服齊衰之服乎若言伯母



之服正於期年則天子絕期何不并期年而亦已之既不能廢  
期年之服則其心固如不可以無服矣不可以無服獨可以朝  
服乎天子既以尊禮而朝臣但知曠從可也

昭聖皇太后崩工服齊衰百官俱斬衰二十七日

孝后之喪百官皆斬衰是已不知百官之服從服也非正服  
也從服者從君而服也今世宗已不服斬而使臣下服斬所謂  
從之善安在子致備禮元臣從君服例降一等而君服齊而臣  
服斬則是加一等矣而可乎前此武宗皇后之喪以從嫂不制  
服而臣下亦制斬衰雖曰服母之喪究竟於從服之義安在也  
自古豈有母后之喪君不制服而使臣下服之者哉世宗既  
私其所親皆違反古猶自以為知禮遂以制禮作樂自任而於  
孝武兩宮之喪輒數至以是從喪之禮備亂者莫如世宗之  
善從來之何意順古者毋如世宗之臣之甚矣靖史至此事不  
令人髮指哉

蘇肅皇后薨氏前工以從嫂不制服

按是后於世宗從嫂也依明制兄弟之妻有經麻之服以為天  
子之期則從嫂則應無服也世宗親愛國於武宗不有父道乎  
武宗有父道則武宗之后不有母道乎前既服武宗以二十七  
日同行子為父之服矣今之服是后獨不常依子為母之服乎  
何乃竟違無服之例也總之帝天妻劉薄事專皆然而於待妻



或兩宮為尤甚乃主既懸禮而臣下爭為所順雖不敢據禮以  
爭事國有然其脅者或夏言單得不為徐葆之罪人哉

學書疑辨卷五

四明為斯同寺野臺

從孫福校

國正辨一

學者生二千載之後遂斷二千載以上之事曰嘗以傳記為據  
傳記多異詞史當以出於本朝者為據周正之改月改時一新  
以周人之言而自定乃宋人顧力據之以己之聽見而欲盡廢  
前人之議論不亦深可怪異哉如正月日正可以有事於上帝  
七月日正可以有事於祖妣五獻于之吉也僖公五年春王正  
月祭豋朔日南至此左邱明之言也七八月之間單則當稱其  
歲十一月後杜成十二月與梁成此孟子之言也凡此皆改月



或兩宮為尤甚乃主既懸禮而臣下爭為所順雖不敢據禮以  
爭事國有然其脅者或夏言單得不為徐葆之罪人哉

學書疑辨卷五

四明為斯同寺野臺

從孫福校

國正輯一

學者生二千載之後遂斷二千載以上之事曰嘗以傳記為據  
傳記多異詞史當以出於本朝者為據周正之改月改時一新  
以周人之言而自定乃宋人顧力據之以己之聽見而欲盡廢  
前人之議論不亦深可怪異哉如正月日正可以有事於上帝  
七月日正可以有事於祖妣五獻于之吉也僖公五年春王正  
月祭豋朔日南至此左邱明之言也七八月之間單則當福其  
歲十一月從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此孟子之言也凡此皆改月





改時之章明較著者他如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食於夏為建  
巳正陽之月昭子請用幣而季平子不從太史曰在此月也日  
過旬而未至是歲冬有星孛於大辰裨快曰食出於夏為三月  
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此豈非改月改時之明證乎夫以周  
之人違周之事豈有謬誤而宋人惑不之省歟為周正月非春  
夏時建周月之說謂周人改月不改時者謂時月皆不改四  
時之序以冬為首力排古人以輪軌後世全不顧傳記之文而  
反引春秋之經為據是生二千載之復而與當時之人爭勝也  
將使通儒之長今無論傳記之言班班可考即以聖經言之如  
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此非夏之八月乎不然而雨雪何及異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此非夏之十一月乎不然而無冰何足異  
僖公十年冬大雨雪此非夏之秋乎不然而大雨雪何足異定  
公元年冬十月雨雪殺菽此非夏之八月乎不然而殺菽何足  
異凡此皆聖經之明白可據者乃盡置不信而執一己之謬見  
敢於侮聖言而排前哲豈謂春秋天子之事証聖人帝制皆為  
檀改亞朝此即庸妄聖子稱不敢出諸口曾謂二三儒者乃不  
顧義理而肆言無忌至以此哉夫儒者徒言義理與實考制度不  
問義理可斷之於已制度則當實之於古彼以周人之言周制  
者反欲為非則宋人之道德而論者果可謂之是乎學者但信  
周人之言而無惑乎宋人斯得之矣



周正辨二

自伊川程子取為周正月非春聖人假天時以立義之說而劉  
質夫胡康侯因之謂周雖以建子為正月其時則仍稱冬至祀  
子作春秋始改為春鳴呼聖人作經以垂萬世顧若是其類例  
與夫時以此事周官冬月之事聖人應易之以春春月之事聖  
人應易之以夏秋冬亦然是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無一  
不錯亂矣是為可無法後世乎或曰聖人欲行夏時故以夏時  
冠周月何不可鳴呼為夏者不惟不善釋春秋并不善清論  
語矣夫諸儒之善立異說不過謂冬不可為春而正惟冬不可  
為春故聖人欲行夏之時使商周之時而皆得其正也聖人何

必為是言哉聖人所表三代之禮無不欲從周而為稱獨取夏  
時者正以建子為春於四時不順故特發此論為後世法豈敢  
身自立制以臣子而禮易王朝之正朔哉諸儒因冬不可為春  
謂周之正月實惟仲冬莫一歲之序既以冬始仍以冬終一歲  
而有二冬恐或王周公之制不如是也自古四時之序必曰  
春夏秋冬今則易之冬春夏秋冬矣帝王之治歷明時可以冬  
為首乎此惟春政一行之始萬世莫而或王周公乃先行之手  
一歲之內歲首曰冬歲終亦曰冬反謂之順乎歷說或知其不  
逆謂周時月時不改仍以建寅為正月為春其建子則稱十一  
月時以為歲首行朔會頒朔之事夫人正有一首則歲亦止應



一首今寅月既為歲首子月又曰歲首是有一首矣一歲而可  
有二首哉蘇氏但據詩書二經及春秋紀力辟先儒之說而於  
春秋經傳及漢唐家講家全不尋究其經學之陳纂亦已甚矣  
尚敢擬排前者蓋宋白廣應宣祐以復舊儒編出經術大明  
後學竇竊之而私智自足遂違經背傳者亦不少其於他經皆然  
而春秋為尤甚即春王正月一語聖人曰春而宋人曰非春也  
乃冬也聖人曰正月而宋人曰非正月也乃十一月也不但不  
信傳并不信經此非侮聖人之言乎而謂漢唐諸儒之釋經有  
其詳者乎以其說絕自於經子而蘇氏復覺之則約胡安國陳  
傅良項安世執了簡皆繼程氏而斷和者也蓋時歲漢陳則通

黃憲家錄翁陳深楊惺程端學周洪漢則繼蔡氏而附和者也  
辨難詳而理不足吾安敢信之哉

周正辨三

白論語有行夏時之說後之儒者謂孔子欲先之行事為萬世  
法故其作春秋以夏時冠周月鳴時是謂孔子擅改正朔矣夫  
孔子之作春秋首在尊王而白改時王之正朔是無王也意在  
誅亂臣賊子而白改時王之正朔是弱為亂賊也孟子言春秋  
天子之事豈謂其帝制自為哉夫夏正建寅寅正建正周正建  
子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建子即正月正月即孟春此漢唐諸儒  
不易之定論或曰建子而謂非正月或曰正月而謂非孟春又



何言周正建子哉夫正必與朔合周以夜半為朔夜半乃子時  
故以建子為正月尚以雞鳴為朔雞鳴乃丑時故以建丑為正  
月夏以平旦為朔平旦乃寅時故以建寅為正月正與朔合而  
天地人三統乃正三王之各建一統原非無義特以氣候言之  
子丑不若寅之為尤善故孔子欲行夏時爾泰何表此一古謂  
聖人欲見諸行事遂改周之正朔哉夫所謂見諸行事必有帝  
王之位乃可若但筆之於書仍屬空言何見諸行事之有以春  
王正月一言謂聖人借以行己之志則所謂東轍之路服周之  
冕無則而舞者更於何處行其志乎夫春秋雖出聖人之筆削  
實因其舊文為多所謂其文則史也魯史之文即周史之文也

聖人應天下論侯大夫之僭亂故作春秋且自言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不考文而躬自背之其何以服天下聖人著書決不  
如是也當胡氏之為外傳也其友楊中立即道書規之而胡氏  
不從夫中立程氏之從也為程氏之徒而不守其師訓其於假  
天時以立義之說必有不安於心者矣無如人情厭舊喜新又  
當諸人指學漢儒之際一聞異論則羣起而附會之絕不顧義  
理之當否嗚呼釋經如此奚若不釋之為愈哉其家謬善而可  
笑者無如項安世其解春王正月謂春非春正月非正月嗚呼  
是何言與聖人一言為萬世法非春而可書為春非正月而可  
書為正月與抑何誣聖人之甚也學者欲讀書論古要當以守



經傳為主經傳已有明訓而必欲反之而辨訓由說之類也吾  
為乎數從

周正辨四

周正建子辨者紛然一人而二三其說推考亭朱子其釋詩經  
主不改月之說其釋孟子則主改月之說其答張敬夫謂如春  
於建子之月其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是從胡氏之說也其答  
吳晦叔謂孟子所謂十一月十二月確是今之九月十月而四  
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亦從胡氏之說也其答一門人謂孔子  
周之臣子決不改周之正朔其再答吳晦叔謂春秋既足國史  
必奉時王之正朔其答潘平一謂如胡氏之說則春秋所書之

月皆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不若差之然經多事  
其答一友人謂文定春秋說孔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如  
公即位未幾十一月只聖人改作春正月甚便不敢信夫子所  
謂行夏之時只因為他不暇故欲改從夏時是皆不從胡氏之  
說也夫大統故數貴有定論若一人而二三其說學者何所取  
信惟為師者先後不一其詞故其弟子之善書者亦彼此不通  
其指彼曰吾先師之定論也他人未嘗聞此亦曰吾先師之定  
論也他人不及知各持一說而不相通而道術益為天下裂如  
張洽之春秋集傳力主改月改時蔡沈之書經集傳項安世之  
春秋家語力主不改月改時後楊格撰夏時考正洋洋萬餘言

亦力主不改時月之說謂其父楊從學於黃潤淵從學於朱子  
親受其晚年之論故器為吳富夫問出一先生而議論不齊如  
此又何怪他說之紛紛總由朱子始終無定論而門人別各就  
其所聞以立言是以若此抵牾也其說可異者劉砥問六經無  
建子月立禮記有正月日亞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亞可以  
有事於祖其他不見於經朱子答曰惟是孟子出來作闢其言  
十一月後禮成十二月禮畢成分明是九月十月再無他辭夫  
孟子問人也以問人而說周之事自無可疑何作闢之有豈程  
胡之言可信而孟子之言反不可信乎更有可異者其答洛時  
舉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先周奉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  
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祀故三正皆曾用也嗚呼此為何語  
朱子竟以周之先公比後世之上古明堂乎論古而至於斯亦  
大強人聽聞矣其後知其不可謂其語誤者若不嚴之為愈尤  
有可異者吳晦叔一人爾三問而三答各異今波安所遺漢今  
人理謂言出朱子便可據信豈知其先後無定論如此且答門  
弟子或可稍異為經書傳注則當端一乃釋詩經如此釋孟子  
又如說究以何者為夏哉

晉行夏時說

周正建子以建子月為春為正月此萬國之所同也說者謂晉  
行夏時余初不以為然及考之經傳而始信其說如晉獻之獲



世子申生春秋在傳五年之春而左傳則在四年之十二月里  
克弑其君卓子春秋在十年之正月而左傳則在九年之十一  
月晉殺其大夫平鄭父春秋在十一年之春而左傳則在十年  
之冬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春秋在十五年之十一月而  
左傳則在九月晉用夏時之証也再考晉之滅魏卜偃預在  
十月朔而春秋傳五年乃言十有二月朔晉師滅魏是春秋用  
周正而晉用夏正此一證也降懸委人之對臣生也歲正月甲  
子朔杜預以長歷推之謂在晉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夏歷  
應用周正而晉用夏正又一證也此外更有足據者莫如時書  
紀年謂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夫

曲沃晉之帝支是時猶未篡國而紀年已如此雖行夏時而何  
獨怪周先王既改正朔自必頒諸天下俾之共遵何以晉獨抗  
命况晉為武王之子尤所當遵何敢獨違王制而王室亦置不  
問顧支武帝敵之而終不得其政惡謂唐叔之封國實夏后之  
故都首既故禁自必封禁于其地使奉先王之正朔遵武王之  
誠嚴封夏之後其祀其支庶必有仍封於其故都居曲沃備終  
之地以奉夏之正朔者後晉曰強大并其地而有之遂因其舊  
俗而不革所以獨行夏時也不然晉與周為懿親且近在魏京  
千里之內安敢驚無衝命不奉王朝之正朔哉顧氏曰知解曰  
微子之命謂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則知祀用夏正宋用商正若



相說會同則周周正斯言得之而晉之所以用夏正則以其地  
國夏之舊都也

書春秋授朔後

宋儒陳則通書春秋授朔一書其解春王正月全主蔡九峰說  
謂周也以冬十一月為歲首其春正月仍建寅惟春秋所書極  
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年冬夫雨雪不可解夫曰雨雪不在災  
災之例聖人為湖歲之喜而書也足以災災為祥瑞矣夫周之  
十月乃夏之八月周之冬乃夏之秋不當雨雪而雨雪故以為  
異而書之若在冬月則常事聖人何故特書今以為志喜則必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止此二年有雪而後可知其不然何足以

為喜而書之乎乃不自知其妄反引古人周多饑年之說以為  
證且自注曰此說得之詔南馬氏天下有如此謬論而可篤信  
不惑與陳氏既為此說又力詆左傳謂其誤解春王正月為周  
正月至於天策詔弁之說不能不用夏正夫春秋之時他國皆  
用周正惟晉獨用夏正此固不可解其事則應見於傳非止重  
據一事如僖五年之穀申生十年之故卓子十一年之穀平鄭  
又十五年之穀解原凡傳所書之月皆與經不同此左氏本晉  
史原文正所謂律事直書也何嘗雜用夏正自晉周正之說故  
由陳氏不知晉用夏時故為此說知之則不必攻矣自胡氏為  
夏時冠周月之言其說易破故後人不復遵蔡氏之言則益似





是而非其說難破故其後家鍾翁楊鶴陳源程端學周洪謨輩皆宗之而其說益詳然未有如則通之言淺陋而可笑者也

書春秋或問後

宋末閩人呂大圭其經學最醇源嘗著春秋或問十二卷其辨春秋正月不主陳胡蔡三氏之說而折衷於至當為後世所經然尚有疑於左氏者數事一謂莊十六年傳義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從彼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盛數也以十月為臘月而知其為夏十月也不知十月從正月積數自寅積至亥為十月則自子積至酉不為十月乎然但以十月為盛數未嘗以建亥為盛數也此不必疑者一也又謂隱三年傳載夏四月鄭

祭足帥師取溫之春秋又取成周之不祭然於夏禾熟於秋與今時無異則知為夏之四月也不知祭足之說謀正及其未詳而見夏取之使人失食積陰之藏陳官行之杜氏之注甚善何致不從此必不疑者二也又謂經書僖八年十二月天王崩傳乃載之於七年十二月經書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於鄭傳乃云秋王適鄭喪於紀以此見左氏所據之文是周夏正紀時者不知此晉用夏正他鄭暗不無周之天王豈有不遵祖制者今謂左氏所據之史用夏正足謂天子自改祖制矣而可乎此不必疑者三也呂氏因疑此數事遂謂天子所定之春秋自一史也左氏所據以為傳者又一史也嗚呼定何言與左氏為春秋



作傳豈有背春秋而自用他史之理祇因晉用夏時左氏遂據其史以入傳故致參錯不齊若謂夫子以周正紀時左氏以夏正紀時此呂氏不詳考之過而非左氏實有是事也夫窮經固雖窮經而得其有弊則益難奪王正月之說幾為異論所淆猶賴呂氏及趙曉應黃仲昭開來陳棟張敷言李應森履謙史伯璠吳仲迂黃澤趙格張以寧汪克寬王泰王守仁王世貞諸儒各有論說其義大明而呂氏之言猶未竟有所蔽故特辨之

書漢書律歷志後

漢書律歷志述推前代日至以周自昭王以下無年數借魯歷補之自魯昭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後每閏七十六

年冬至必在正月朔旦歷數愈遠愈傷故昭定元虞潛十必暗然其法密矣然周正建于建子即正月孟春不當言冬至而此每言正月朔旦冬至何也曰此孟堅疎忽之過也周人過日至必言長至南至而不言冬至以周之正月非冬也孟堅生於東漢其時改夏正已以習見太初歷皆書冬至而不悟周正月之非冬至以有此錯誤也蓋歷法以十九歲為一章章者之歲其日至必在正月朔旦故嘗傳五年正月辛亥朔左傳書日南至即冬至而不言冬者以周之正月非冬也蓋冬至夏至之名起於漢之太初歷孟堅非不知之而乃累書之者由其下筆之誤非真以周正月為冬也若魯昭公二十年己卯至定公七年戊戌



僅得一章之數不及七十六年而至日亦在正月初旦者此乃  
偶爾相合非禮家之定法也禮是志者其可因孟聖之誤而疑  
周之正月為冬歲

寧桓公靖惠公仲子之贈辭

左氏言仲子未葬故名天下宜有其人尚在而先卒贈者此必  
無之事平王雖庸上寧唯雖其在吾知其為為不為也在氏之  
說直禮不經之書不知教梁以仲子為孝公喜者近是孟文  
九年書魯公成風正與此一例也若公羊言魯之非禮亦不可  
信人死自者先復豈可將兩人而並時行禮乎外題在七月則  
仲子之卒必在是年之春孔子因位微不書而三傳乃各持一  
說誠不知斷以魯公成風之例為書一而可徵也

躋僖公解

按公羊之說謂先稱而後祖殺梁之說謂先親而後祖是明在  
閔公為祖僖公為父矣即在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其義  
亦然而杜預范甯孔穎達諸家皆不明其義何休楊士勸之解  
得之而亦未盡唯賈公彥家人字公薨之說最得三傳之意其  
僖雖閔之庶兄而既祿其說則降而為子矣閔雖文之庶父而  
既子于僖則尊而為祖矣王侯之家臣于一例當其生也既可  
以諸父昆弟為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為子故弟而  
顯兄之統弟即子也即兄而繼弟之統兄亦子也今文公躋僖



於閔上是踰補於祖上矣故公羊謂先稱後祖蓋謂先親後祖而左氏亦譏其子是父食也若如杜范諸子之解則與三傳祖稱之義不亦大相刺謬哉或曰兄弟不可以為子而子之足亂天倫之序也而可乎曰王侯之禮與臣庶不同王侯以承祀為重承其祀則為之子矣觀閔公之薨僖公行三年之喪是則子為父之服矣既服子之服而不正子之名無是理也或曰若是古不云兄弟昭穆同乎奈何其亂之也曰此亦諸儒之說禮經未嘗有是也若兄弟昭穆則夏父以舉昭穆原本之義也魯之有司何為青夏父以非昭穆乎乃知魯有司之言斷以實公房周禮疏為正而孔氏假昭穆以言之之說不可據以為

信也

仲嬰齊卒辨

按嬰齊乃莊公之孫仲遂之子歸父之弟宜稱公孫嬰齊公不稱公孫而稱其氏則是降為歸父之子於莊公為曾孫故不得復稱公孫也雖弟不可以稱兄但既為婦父之後則竟為歸父之子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此必周世原有此禮故魯人固其禮而行之孔子據其實而書之公羊亦仍其舊而傳之耳不然魯人豈敢假為此禮而孔子與公羊氏豈亦無其實而擊之妄說者乎且仲遂有婦君之葬不得立後宜立後者婦父也若嬰齊之後婦父仍稱弟而不稱子則因依然後仲遂矣豈魯人



立後之意乎世後況兄弟同昭穆之說以弟之補凡為不經不知古之有國有家者以承統傳統為重原與士庶之禮不同不得因故而疑此也

孟子仕齊辨

孟子之遊梁在惠王三十五年周顯王三十三年次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即去梁適齊其去齊之歲呂成公大事記東文公通鑑綱目皆謂在顯王元年丁未以燕人叛齊在是歲也果爾是孟子在齊凡二十二歲矣孟子答公孫丑謂齊王猶反手其對梁齊二君枉言致王之易若為齊卿如是之久而一無所表見卒不自愧其言且為齊人所誦屬哉當時齊人適何者甚矣

游于籠至而讓賢者無益於國若孟子以於齊而一無治效說之誠當史甚於此何反言若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若怪孟子去齊之速乎惟仕齊未久而即去故曰于梁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又于齊非去志也久非必數歲之久對上文退而有去志言即一歲數月亦可謂之久故又曰由國而來七百有餘歲若達至十餘年而後去則已及八百歲不當言七百有餘歲然此初游齊之事也其再至齊當在宣王後燕之時後燕而廢王方得意故再召孟子與商取燕之策孟子常就所問答之而不復如前詳言王道知其人不足有為也未幾遭毋畏端蓀於魯復反其齊終三年之服而不復與聞政事踰二年燕人畔齊



王有漸言陳賈就孟子故而解之孟子知王終不可有為也故  
即致為臣而歸而王有命又棄魯人之語曰又則是去齊者再  
矣計其時當在赧王之初以燕人之時在赧王元年也呂來二  
公之言皆是特孟子兩至齊皆不從而去曷嘗有二十年之際  
哉聞百詩孟子生卒年月考謂孟子始至齊在顯王三十四年  
中間逾三年之長婦鄒魯復任齊凡十有二年亦未必如是  
之久若果如是其父則陳代何以疑其不見諸侯廟實何以謂  
其雖仕哉此聖賢出處之大闕故不可以不辨

孟子生卒年月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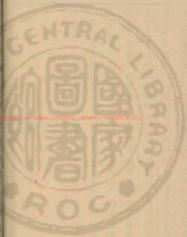
山陽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蓋實難

可考也余按孟子世譜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卒於赧  
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有四其言似可信然亦有可疑者孟  
子之見梁惠王在惠王三十五年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也以生  
烈王四年計之孟子年方三十七惠王何故稱為史此可疑者  
一周自武王元年己卯至顯王四十六年歲成乃得八百五  
子去齊自謂由周而東七百有餘歲則在成成之前可知然燕  
王會之立於顯王四十八年越五年齊滅燕又二年燕叛齊孟  
子回齊王之然即去齊及鄭是時周已八百有餘歲則其生年  
當在烈王之前安王之世此可疑者二然魯平公之元年即周  
赧王之元年平公之欲見孟子更在其後以孟子生烈王四年



計之其年當在六十之外若生於安王之世則七十有餘矣安  
有七十餘齡之人尚懷用世之志而以不遜晉侯為天意乎由  
是言之其生於烈王四年無可疑者惟實之言為可疑然實雖  
長者之稱世亦有尊其人而加以尊稱者不必以其年也如漢  
高帝稱魯人為父老其人果皆父老哉意王之稱孟子亦猶是  
也孟氏之宗請其言必有所據若片舍而不從更將何所取信  
乎若孟子之始去齊即消在顯王四十六年以前亦何不可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Photograph taken at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London, Road





© 1999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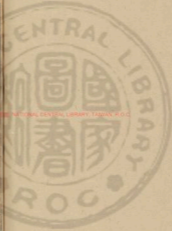
摩書疑辨卷六

四明萬斯同專野纂

從孫福叔

神說一

先儒之論神者多矣一人而持數說者惟鄭康成為然其釋祭法稱黃帝神嘗則謂祀昊天於國師其釋大傳始祖所自出則謂祀感生帝嘗感仰其釋詩序發大禘及儀禮喪服始祖所自出則皆謂祭天其釋玉制春杓夏禘則謂夏禘之祭名其釋祭義春神秋嘗則謂夏商禮周以神為嚴祭其釋郊特牲嘗神有樂會嘗無樂則謂禘嘗為禘其釋大司樂天神地示人鬼則謂三者皆禘大器其釋詩序發禘太祖則謂禘大祭大於四時



小於禘一事而屢變其說將安所適從哉究其堅持之論則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春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大禘本祭太祖所自由而以為喪畢之祭一可異也魯本借天子制即禘亦當於太廟而以爲春廟通行之禮二可異也五年再殷祭雖本之公羊然彼爲大禘言而鄭爲一禘一禘三可異也歷考禮傳絕無新君二年禘三年禘之文鄭暗爲臆立論四可異也鄭既爲此無稽之說又著魯禘於志蓋爲可異彼見禮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廟遂至意二公三年必有禘而指爲五年一禘之証既妄意三年有禘遂謂二年必有禘既妄意二年有禘遂謂六年必再禘既妄意

六年有禘遂謂八年必再禘以求合乎五年再祭一禘一禘之文凡此踴論一無根據而彼持之不疑後人版本之以制禮不亦可異之甚哉或曰文二年大祀於太廟公羊以爲大禘故鄭據以爲喪畢禘祀之証齊歸以昭十一年竟十三年喪終以有故未禘故知爲十四年禘而左傳昭十五年遠言禘於武宮故知十四年禘十五年禘非無據也曰文二年大禘經傳有之是喪畢禘祭因禮之常未嘗言三年必禘也何所據而謂禘後一年必有禘祭乎昭十五年之禘安知其致齊歸若果致齊歸則當禘於太廟石則當禘於襄公齊歸則必傳明言禘武宮則非致齊歸可知也安得妄相牽合爲禘後行禘之証哉凡鄭氏解



經因多警空喜說安未有如神之甚者其安辭他經不遵釋經  
 之議於期端無與也若其所論禘制則後王據以為與安自漢  
 迄宋竟未有覺其謬者可釋嘆矣故欲明禘之說必先知鄭氏  
 之得而後禘美可得而言也鄭氏魯禘志魯莊公三十二年  
八月禘周二年五月禘於莊公  
時慶父為亂免喪連二年四月夏禘於既禘十一月禘於  
其廟六月大祭數禘其禮也周公之既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  
禘又不明禘其禮也周公以二年八月禘於公二年祭於  
昭太廟明年禘於魯廟自是以後五年再祭祭六年禘於八年  
禘於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禘於文公二年三月禘於昭廟二  
十一月禘於昭廟云八月丁卯大書於太廟禘於文公之  
祭亦少四月以其使祀故得禘之說亦五年再祭祭與禘同六  
除喪而禘三年禘於魯廟自是以後亦五年再祭祭與禘同六  
年禘於公如魯十一年五月夫八禘禘於魯十三年平丘之會  
禘於魯禘於文公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  
年禘於魯公也

禘說二

或曰三年喪終禘於太廟或新死者之主許叔重亦有足言不  
 始於鄭氏也此必漢時為春秋學者或主其說故鄭氏因之而  
 親晉以從制禮者亦因之不然自漢迄宋千餘年若德輩出何  
 無一人敢易其說乎曰此誤解春秋之故也晉之行禘祫在周  
 公廟而孔子猶嘆之則他廟固不可行也然此端一開後嗣子  
 孫遂以為已所宜用而其成儀之成樂舞之繁藉俎之陳運立  
 之設實遠過於他祭魯君以為非是不足為我先人盡或者思  
 也故遷新主入廟即以行於太廟者行之其意將假此以降其  
 先人初非以足為五禮也世一人祫之後人尤而效之亦遂以



為。設事於是。向行於太廟者。後施行於學廟矣。均行之為。設祭者。後行之為。喪畢之祭矣。且更推而廣之。即非喪畢。致主而不  
用之矣。如十五年時。武宮文五年時。儲公之廟。蓋推而廣之。即非喪畢。先祀廟而亦用之矣。  
又為美觀。而借用之矣。如二十五年時。魯公廟者。二人其此實要。意於季氏。足大夫家亦用。  
魯行禘之由。夫宜先王之文。則諸侯之達禮哉。曰禘為喪畢之祭。則鄭氏禘給志。是得深非之。曰閏二年禘於莊公文二年。大事於太廟。皆致新死者之主。則大事即禘。其禮行於二年。而非三年也。安得有二年禘三年禘六年禘八年禘之文哉。又志所言。暗其意為。測度而非真有實事也。故其信之。且祭法言

四代之禘。明魯黃帝帝嚳。國語載展禽之言。亦然。則大傳小記。謂始祀。而白出者。即此二帝無疑。豈何發明。白可據之。經傳反。據魯那。亂常之事。為周世不刊之典哉。曰魯學廟所行之禘。即非大傳小記所言之禘。聖人何為以禘名之。曰是禮也。魯相傳已。以聖人不得不用之。若夫所書二禘。一為閏公喪未終。而是禘。行吉事。一為哀姜沒九年。而始為致主。致書以示譏。意不在禘之是非也。至於魯禘非禮。周公其哀之嘆。已明著於禮運。鄭氏豈不知之。而反據此為典。要不亦無識之甚哉。曰魯喪國。懼他邦宗之其所行。皆先王舊典。安得不據之。曰果先王舊典。則行禘。必有一定之時。月令。政之經。傳或在五月。閏二。或在八月。八



年或在二月昭或在十月文八初無一定之時必非先王舊  
典可知也卽如鄭說二年喪畢而禘明年春禘則禘當常在春  
月胡為錯行於四時哉鄭於行禘之月尚未詳及而堅執三年  
春禘之說多見其闕於職而疎於經術矣

禘說三

鄭氏既著魯禘禘志又著周禘禘志謂先王之遠主祭於后稷  
廟先王之遠主則祭於文王廟昭則祭於武王廟廟各一日  
而不及未遠之主夫不知禘為祭太祖所自出而以爲祭后稷  
以下其跟已甚而又分爲三廟間以三日此何禮哉夫禘之爲  
義本以審禘昭穆殿既遠太祖所自出又并已遠未遠之主而

各享一廟中以見聯屬昭穆之意此爾雅所以謂之大祭而孔  
子亦有禘嘗之義所以仁昭穆之說也若上不及太祖之父人  
下不及未遠之羣主安得爲祭之大又安得爲仁昭穆哉鄭既  
以禘止厚遠廟之主遂妄爲之說曰禘祫五齊三酒禘止四齊  
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夫宗廟之祭無有大於禘者故  
詩書多與郊並言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委郊神不遘爾來  
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親在郊禘之感古人之言禘  
如此鄭必欲反之以合己禘大禘小之說庸可信哉卽就其普  
禘志與周禘志並觀之而其說益窮鄭明曰魯王禮也周禮推  
之可知則當惠與魯禘合而何其說之不然也魯則爲長軍禘



後之祭周則但為合享致廟之祭其不合者一魯則言禘於春廟周則但禘於后稷文武廟其不合者二魯則後於莊公禘於襄公為証皆未毀之廟周則但祀是公之遺主皆已毀之廟其不合者三胸無定識而強欲立說以垂後後之人又惑於其說而惑上之以定禮廢不可解也王子雍輩馳連禮其釋經盡與鄭氏反獨於禘但言禘大禘小亦以為喪畢之祭何不取大傳小記之文一詳釋之哉

禘說四

禘之為義不獨鄭氏持義說即諸儒亦未有禘一之論謂致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禘小於祫者據魯也謂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者劉歆實達也謂祫及禮禘禘及石室石室所及有遠近者馬融袁准也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也謂三年終喪禘於去廟致新死者之王者許慎杜預也謂祫有十二獻禘止八獻者實公房也家說雖多究未有言始祖所自出者不知是說也不獨大傳言之喪服小記亦言之不獨小記言之儀禮喪服傳亦言之經傳如此而後人猶不從其說何哉蓋以三書所言皆謂祭天也夫祭法舉四代之所祭禘郊並言郊既祭天矣禘安得復祭天鄭以南郊國郊皆為二祭故其注祭法曰祭昊天於圓邱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夫上帝即昊天之神南郊即圓邱之地安得而二之既今天帝為二又豈詳大



傳不工不稱謂祀感生帝於南郊若夏則同郊之祭既謂之禘  
南郊之祭復謂之禘并云南郊曰禘之說亦不復顧矣更可異  
者其得大司樂天神地示人鬼謂諸禘祭同創為三禘之說足  
祭地亦謂之禘矣其言誕不經一至於此而後人猶篤信之何  
哉西漢韋元成等引大傳文謂祭天以其祖配則以禘為祭天  
則不始於鄒氏要未有歧異大於上帝又混上帝於南郊是雜  
穿鑿如鄭氏之甚者為儒不明逆遠根本之義謂祖所自出必  
在於天故其禘禘也皆不引大傳小記之文又見諸書言禘皆  
祭廟祭同別立異義或以為禘大禘小或以為禘大禘小或以  
為正祭毀廟或以為并祭則廟於紛之說總由誤解大傳小記  
為祭天也其指為養軍之祭者則又因春秋所書皆致新死者  
於廟遂妄生臆度妄合於五年再殷祭之文不知先聖所書乃  
末世變禮特書以示勸可反探為正禮也

禘說五

自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創於緯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  
祖遂採之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於高廟蓋自東周之  
七二百餘年而禘禮沒舉或成事也顧其為制以為祖為始祖  
而不延始祖所自出實與大禘無以異所以異者特禘以四月  
禘以十月耳夫禘以報本逆遠故不特上帝始祖而并及始祖  
所自出如虞夏之禘黃帝祗周之禘帝嘗即其人也自西漢韋



元歲草議以所自出為祀天又舉公羊五年再設祭之文以為  
一語一掃以故張氏因之而東漢之掃工及高祖而止自時厥  
後掃之名雖存掃之實久亡矣其後郭康成出堅持祭天之說  
罕不可破則解春秋之書掃者以為三年喪畢之祭而觀魯之  
世遵用之迄於趙宋磨千餘年十有四代而終莫能破其說然  
宋薛氏倣後魏其齊說而外爭而莫決者不過歲月之疏數耳  
因附唐貞元十四代  
巧至鄭氏之說者謂前三後二禘四十二月而禘禘一十八月  
而禘主徐邈之說者謂前三後二禘三月而禘禘三十月而  
禘徐林蔣籍各持一說以求合乎五年再設祭之文而昧遠近  
無本之大義此與兒童之見何殊蓋自鄭氏解經凡失傳小記

祭法中庸論語國語所言禘者蓋指為祀天其王制祭義祭統  
所言者則指為夏商時祭獨春秋所言二禘不可解為祀天乃  
別為三年喪畢之說以致誤後人而其書蓋頌於學宮學者重  
而習之語首兩翼恰其非乃至廟堂制禮亦遵之而不敢變更  
不深可嘆也哉鄭氏既以禮之言禘為祭天至明堂位明堂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下僖陳天子之威儀而祭統亦  
言賜魯寧祭外祭則即社內祭則大嘗禘鄭知此不可言祭天  
乃不敢措一語而止以禘為大祭為呼先王報本追遠之大典  
為傳注而泯沒而不得申明於後世如鄭氏者豈非先王之罪  
人哉



禮說六

禮之義莫明於大傳其言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由  
出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太祖以下七廟其常制也猶以為未  
足盡運遠之意故上進始祖所由出而特或其禮以祭之是禮  
也虞夏商周之所同百王之所宜取法為者也乃漢魏以來咸  
於禮疏之傳注雖行其禮而殊失其意獨唐趙匡知之其釋春  
秋謂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由出之帝祀之於始祖  
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尊廟之主其卓然之傑議獨不泯於  
時注而有以得先王制禮之深心豈不賢哉顧其言禘所由出  
是也言不兼尊廟之主則非也大傳言王者禘其祖之所由出

以其祖配之下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者於  
其君于禘及其高祖由是觀之大夫士分禘禘考而外正得及  
其高祖諸侯皆尊高曾祖考而外更得及其太祖天子分尤尊  
太祖與三昭三穆而外并得及太祖所由出曰及則親廟在其  
中豈有諸侯大夫士得合祭其祖宗而天子反不合祭廟者哉  
況大夫士曰于禘禘者合祭之謂也則諸侯亦合祭可知諸侯  
合祭天子亦合祭可知將天子名為禘諸侯以下不得名為禘  
耳觀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也而其中歷叙元王相土成湯武丁  
非尊廟合祭之証乎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歟廟之主陳  
於太祖未歟廟之主暗升合食於太祖其所謂大禘即大禘也



禮記二年神在公之意故杜預亦以大事為禘然則禘不兼廟  
廟之主庸可信乎蓋程子嘗言之矣謂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  
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祭  
於前是豈得禮之意者故陳用之朝明仲亦主此說而尤甚者  
莫如黃楚望之言謂周本帝嘗帝嘗無廟不可缺其享故五年  
一禘后稷亦有廟無廟之主而共享於嘗所以使子孫皆得見  
其祖又以世次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盛也至黃言乎其先  
王制禮之精意乎漢人釋禘為詩謂嘗禘昭穆禘不兼嘗廟安  
得有昭穆且孔子何以言禘嘗之義所以仁昭穆哉漢魏迄宋  
其禘祭意益尊而明合先王之制時不違所自出夫制禮之本  
意耳然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禘亦可蓋  
乎宗神宗之言曰禘者本以嘗禘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諸經  
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也遂詔罷禘祀神宗此舉王  
不起出漢唐諸帝之上乎此又後世帝王不可不知者也

禘說七

或曰禘既合祀嘗廟矣公羊傳所言大禘何以亦謂之禘曰禘  
祫一也以其審諦昭穆前之禘以其合祀嘗廟謂之禘無二祭  
也此其說亦即於大傳見之其言禘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即繼之以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者於其各于禘及  
其高祖禘其文義總言合祭之事禘其分有崇卑故名有異同



天子則審諦所自出故謂之禘諸侯則不得禘所自出故不謂  
之神其禮總皆合祭將天子名為禘亦可名為禘在諸侯正名  
為禘不得名為禘工可及下下不可及上也庶政諸書言禘者

凡二十九而言禘者不數凡

祭法既統祭義工則大傳小記雖  
註明當此學此節時社禮連仲凡

五居中應詩序雅長發春秋閏二年作八年作傳三十三  
年十六年十六年十五年二十五年定八年閏雅及閏海五祭  
以二十豈非禘之外別無所謂禘乎禘大禘之外更有一大禘  
祭九

之祭如於時祭之上當必數見於禮傳今如考之推曾子問王  
制大傳及公羊傳曾言之耳其餘未嘗言及也然曾子問言祝  
迎曰廟之主則是特祭之禘非大禘也王制明言禘禘禘曾於  
祭其非大禘不得言大傳所言于禘此諸侯以下合祭之名也

之天子之禘哉諸侯時祭之外別有禘祭以祀已毀未毀之主  
天子則時祭之外止有禘祭工以述始祖之先人下以及已祀  
之尊王止此一大祭而已非大禘之外更有大禘之祭也公羊  
所云大禘在文之二年為禘僖公正如閏之二年禘於莊公已  
此皆喪畢致新主之祭即大禘無疑公羊不言禘而言禘者禘  
禘二祭兩名謂之禘可謂之禘亦可然其意為下大合羣廟主  
發言故不言禘而言禘也復入論禮不過取儀於說傳雖傳於  
大禘之外未嘗更有大禘可復入之物然委議裁職由不明大  
禘之意而以禘所自出為祭天又不明天子之禘與諸侯大夫  
士之禘皆合祭祖宗之名而析其義為二是以致此紛紛耳為



紀臨曰大傳所言止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神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言禘而所祭三太祖大夫士又不可言禘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禘則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斯言得之矣

禘說八

禘祭之即禘祭也余既徵之大傳矣然其說先儒已言之時後人感於傳說判為兩祭耳禘禘一祭兩名禮無差降非割穀實遠之言乎故西漢人遠志在鄭氏言則禘禘之非兩祭漢儒固言之矣孔穎達最尊信鄭氏者其詳上列亦言禘即禘也取其序始鄭謂之禘取其合集唐主謂之禘則禘禘之非兩祭唐人

又言之矣伊川程氏言天子曰禘禘侯曰禘其禮皆合祭則天子之禘禘之諸侯之禘禘禘之非兩祭宋人亦言之矣羅氏此猶後人之論也不徹之春秋傳乎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以為大禘杜元凱以為禘並非禘即禘禘即禘之証乎所以稱禘為禘者蓋禘既通所自出又合或廟未成廟之主而祭之有大合而禘之義或可謂之禘亦可謂之禘然禘乃正名禘但取合食之意故諸書多言禘而不言禘祭之外更有禘祭也明甚再考之春秋浩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莊公之配哀姜也既致哀姜必祀莊公則莊公固合祀於太廟矣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曰躋則僖公固合祭於太廟矣即此二條



觀之神為合祭可知神既合祭則稱之為禘亦何不可自據古  
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又遂判然分為兩祭漢世君臣篤信  
不疑故韋元成有一禘一禘之論而張純喜以禘書為古禮至  
馬融鄭康成王肅諸人悉祖述之而不敢異雖有劉歆賈逵之  
說終不踰異論之多是以漢魏而下禘禘並行彼以為先王之  
正禮不知實禘書之邪說也嗚呼古禮不明傳流淆亂釋經者  
非據書不設別禮者非據書不信是則三代以後但有禘而無  
經也夫禘本大祭也而反以為小禘與禘祭也而反以為大經  
不知禘禘之為一祭耳如其知之又何待辨於衆論為哉

書神說後

余既為禘說或語之曰子於禮高排漢儒力主宋儒之說豈漢  
儒之在先者反不足信乎曰大傳小記言禘所自出漢儒忠解  
為祀天此可信乎以禘所自出為祀天固併祭法儀禮禘序圖  
語之言禘者悉解為祀天此可信乎語書所言皆祀天矣獨春  
秋所書不可解為祀天固別解為養軍禘後之祭此可信乎固  
五六百年至唐趙匡而始覺其誤不可謂唐人之識不優於漢  
人也然趙氏謂不並魯廟至宋程子而更正其非不可謂宋人  
之識不優於唐人也蓋使漢人所言悉本經傳後人安敢駁辯  
哉非但誤解禮文抑且鑿空妄說不有唐宋諸儒安能使先王  
令典復明於後世哉余於先儒將從其善者而已何排抑漢儒



之有

居室考

古宮室之制與今迥異禮記既不言其式後人又多異其制故雖好禮之士有持儀禮終篇仍不曉其曲折者大約堂之後為居室室居中而東西兩房夾之於王侯之與卿士無異制也乃鄭康成釋儀禮謂王侯有東西兩房大夫以下但有東房無西房後儒遵之莫不本此以立說爾陳用之輩其謬謂大夫士亦有西房其說是矣而尚無顯証來子蘇軾禮運有古房之語謂大夫士亦有西房有顯証矣而又未敢決言至楊泰漢儀禮圖雖謂士大夫宜有西房而立說則仍依鄭氏紛紜之論究未有

定以懸斷之特杜少宰篇之不言西房者非無之而不言也物之所陳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無事於西房故不言耳使其果無則禮但言房而已足何以每言東房左房耶祭之所以不用西房者廟之神主藏於西壁神以西為尊若行事於西房則致於祭神之工此其所以不用也安得因經文不言遂謂大夫無西房哉然祭禮雖不言西房禮未始不言右房右房非西房而何胡云大夫士無之也故親門之制中為門而東西為塾自王侯以迄士庶無不同也門既如此房與室何獨不然雖貴賤之事差不可以無辨然非所語於居室之間也猶之衣裳華履士庶雖卑世與王侯異其飾宜與王侯異其製乎且古吉

由諸禮多行於戶牖之間以其為堂之正中也若東西房則歸  
戶之前乃堂之西偏非堂之中間矣宜有行冠婚諸大禮不在  
於正中而在於旁側者哉况堂上之有東西楹堂下之有東西  
階果可無也軍復成其規制乎哉至於鄭仲興氏謂天子諸侯  
亦正有東房無西房則蓋將誤不經彼於顧命東房西房之說  
尚有所不顧又何足異之辨哉

夾室考

夾室之制孔安國注尚書顧命篇於西夾南向之下注云西廂  
夾室之前於下文西房注云西房西夾室東於東房之下注云  
東房東廂夾室孔穎達疏釋之謂房與夾室同實而異名以其  
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則是竟以東西房為東西夾矣夫  
書之文明分西夾與西房為二故乃舍而一之于鄭康成釋儀  
禮又謂房當夾室之北而陳用之道之不知房之南即堂之東  
西室處也豈有夾在房南之制假使房在北而夾在南則房無  
通明之慮不可以為房矣陳氏既知孔說之非獨不知鄭說之  
非乎或曰鄭氏之意謂夾室在階之前而房正直其北非謂連  
處房南也若是則亦當指堂之南為夾而不得以房之南為言  
况乎夾室之處實非在房之南乎然則夾室何在曰在序之兩  
旁東序之東為東夾西序之西為西夾也可以知之矣禮檀弓  
尸之後主人饗餼於序東鄭氏注曰序東東夾前實公為疏謂



序場之東當東夾之前此說之可証者一也公會大夫禮賓升  
大夫立於東夾高實公序疏序以西堂為正堂序東有夾室此  
說之可証者二也又公食大夫禮公許賓升公揖退於廟實氏  
疏謂賓有東西廂曰廟其夾室在序外此說之可証者三也由  
是言之夾室在序之外而不在于序之內章章明矣或曰鄒仲與  
鄒文室在庭之內旁東西相向然則其說非得曰此言背庭而  
背義何可信也顧命言西夾南向則夾非東西相向可知矣可  
背庭而立說乎禮祖宗之祇主皆藏於夾室以其在序之兩旁  
故可藏於此其在庭之左右則天子祔祫然居上而生於於  
堂下矣豈非害義之甚乎且既謂之室則其夾室滿皆身定

位矣如果東西相向將與爨之類不書皆易位乎凡此皆禮之  
顯然易明者而鄒氏故遠之吾誠不知其何故蓋謂之夾室者  
以其夾於廟之兩旁而其別止有室而無房故謂之夾室豈在  
庭之左右如後世之東西廂云爾哉然則夾室之解實氏之言  
最善鄒氏有啓有不合而孔氏陳氏之說則皆不得其實也若  
夫郭景純注爾雅以東西廂為夾室前堂亦是此意要之夾室  
之為制以顧命南向之說為主而輔以實氏之解則得之矣其  
他紛紛之說吾安得盡信乎

祠廟考

周制乎矣而謝以死者之神主祠於王父之廟也儀禮及戴記



皆無附已主反於寢之文自鄭氏祿為此說而朱子格違之諸  
家有辨鄭氏之誤者反力說以為非不知喪禮每加以違見於  
坊記喪事有進而無退見於禮子備主不反寢之証朱子乃不  
信經而信傳謂卒哭之後便除靈座毒子之心豈能自安夫反  
之心而不要以此謂周制之本盡善則可乃因不要於心而必  
欲強古人以從我已之心則安矣其於辭經得毋亦有未安乎  
况寢饋而附周卒哭而附孔子善教則孔子固以因為未善矣  
朱子謂心直能安正合孔子之意若謂主反於寢則既附攝之  
未附也孔子何以善教而不善固是欲伸己之說反不合孔子  
之意矣抑鄭張言喪須三年而附亦謂理當如是初未嘗言周

制即反主也惟朱子力執之故其定家禮卒哭便附至大禫  
而始建附以此為附禮宜然則人自有信之者以此為周禮固  
然則人反有不信之者矣且所謂附者何謂也以死者未入新  
廟其主無所附暫以死者之主附於王父之廟故謂之附若祭  
畢則反於寢是一日未嘗附於祖矣何名為附乎為此言者亦  
不達於附之義矣蓋人死不可無所歸死而未葬則以入土為  
禫死而既葬則以入廟為禫廟者七人之室歸於廟而神得所  
安寢者生人之居歸於寢而神何所泊今曰主必當反於寢則  
是以死者而處生者之所矣毋乃神人襟襟乎廟以棲神故廟  
必嚴警寢以居人故寢必雜運祀主於寢是敬事其親而反敬



其親矣何如祀主於廟之為得哉大使人之居喪而三年不葬  
喪次則祀於寢園可也苟不能常居喪次最考妣之主妻趙氏  
生人雜運之所反之於心能自安否也夫古之人不忍使其親  
一日未有所歸而後之人乃欲使其親三年未有所歸乎則知  
卒突而謂因自有精意而未可厚非也大凡解制度則當考古  
與實解制度不同解義理則可就一己之見解制度則當考古  
人之詳求于所言未免信心之過而愚則據經以復舊耳豈敢  
與先賢抗辨漫運其臆說哉

遷廟考

穀梁古練而作主遷廟鄭康成從之張橫渠黃勉齋亦從之杜  
元凱本實服之說古遷廟在三年喪終而穀梁疏明之曰與神  
亦謂既除喪然後主遷新廟康言清氣如此將何所遷從愚謹  
論周家之禮嘗以周人之言為據穀梁于周人也以周人而言  
周制豈有謬乎遷廟之制儀禮載記無明文章有此傳可據則  
據此傳以斷周制自無可疑若又舍之而不信將復乎此者之  
終始更誰其信之且祭主曰虞既用於虞祭之日則祭主曰練  
必用於練祭之時既作主則入廟矣豈有名之為練主而不用  
之於練祭者使其仍稱於祖廟則不更作新主既作新主則必  
遷於新廟可知矣不然何名為練主又將何所置之乎說者謂  
練主雖入廟亦仍遷祀於寢與虞主同是又不然練主無入廟

運寢之理倘果遷祀於寢則是時王父已遷將廟有虛主矣昔  
者孔子言之曰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前國君薨與  
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虛主耳孔子謂廟無虛主而諸儒乃欲  
使廟有虛主乎故言祫主不入新廟與入廟復祀亞殿者皆顯  
背夫子之說者也夫孔子之言既如此設果之言又如彼則作  
主即以入廟遷廟即在祫時當安又何疑

羣書數辨卷七

四明萬斯同羣書考

從孫福叔



周廟制考一

特劉歆之說謂七廟乃常制宗不在世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  
不可預為設數是天子宗廟或七或九或十一無定制也推此  
則商太丁時高宗猶在七廟之內合咸陽太甲大成而為十廟  
周懿王時武王猶在七廟之內合文王而為八廟不必拘於奇  
數獨即數亦無不可矣竊疑商之三宗既以有功德而世祀則  
別之咸康不滅於太甲周之宣王不滅於武丁何為不復世祀  
不寧唯是即東遷之平王亦當在不遷之列觀左傳王子朝之



運寢之理倘果遷祀於寢則是時王父已遷將廟有虛主矣昔  
者孔子言之曰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前國君薨與  
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虛主耳孔子謂廟無虛主而諸儒乃欲  
使廟有虛主乎故言祫主不入新廟與入廟復祀亞殿者皆顯  
背夫子之說者也夫孔子之言既如此設果之言又如彼則作  
主即以入廟遷廟即在祫時當安又何疑

羣書數辨卷七

四明萬斯同羣書考

從孫福叔



周廟制考一

特劉歆之說謂七廟乃常制宗不在世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  
不可預為設數是天子宗廟或七或九或十一無定制也推此  
則商太丁時高宗猶在七廟之內合咸陽太甲大成而為十廟  
周懿王時武王猶在七廟之內合文王而為八廟不必拘於奇  
數獨即數亦無不可矣竊疑商之三宗既以有功德而世祀則  
別之咸康不滅於太甲周之宣王不滅於武丁何為不復世祀  
不寧唯是即東遷之平王亦當在不遷之列觀左傳王子朝之



亂葬于盟百官於平宮註以平宮為平王廟時去平王已十二世而其廟猶存則東周尊平王為不遷之廟矣平王既世祀安知成康及宣王不世祀哉歡徒見成之三君並稱宗周之三君不稱宗遂據以立說不知平王亦未嘗稱宗而東周世為其廟則成康宣三君之世祀斷可知矣周語高祖太王既帥稷者也周人報之左傳命魯志高祖亞祖註言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是文武世室之外周人更有不毀之廟矣蓋在九廟之為定制後即如魯以僖而五廟之外則有武宮場宮且當襄公之初尚有桓廟僖廟則諸侯且不拘於五廟而天子不必拘於此廟又可知矣或曰左傳言季文子以魯之職立武宮昭公卒定公未入季平子請於陽公立場宮是魯先未嘗有二公廟也至桓僖親盡宜毀而不毀故天降之災非正禮也曰是則然矣魯以周公為始祖而有魯公世室是六廟也桓僖二廟以災而見於經傳其不災者必尚有莊文諸廟是魯廟且不知其幾其諸侯猶然何況天子哉乃孔穎達中鄭氏七廟說謂天子之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為天子諸侯之別則公羊傳魯公稱世室明堂位魯公之廟又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又何以解之周知七廟五廟乃王者初定之制而後嗣有聖賢之君則不得拘此為定制也





按祫有二義一即起去之意鄭氏所謂祫之言起是也一則宗廟之名時禮所謂不飲先君之祫左氏其最愛當氏之祫君恩必以先君之祫處之是也鄭氏又謂還主所藏曰祫彼以祭法之二祫為文武則先王之祫主藏於文王廟先王之昭主藏於武王廟固可謂之祫若先公之祫主藏於后稷廟亦得謂之祫乎祭法言遠廟為祫有二祫享嘗乃止未嘗指為何王也鄭氏孔氏乃以文武二廟當之人文武既宗其功而為不遠之廟則尊之當與后稷等類反不得與高曾論廟同享四時之祭乎周知二祫乃高祖之祖又而非指文武二廟也鄭氏釋周禮五室謂惟祫無寢非至尊至親寢廟不偕大鄭氏既以文武為二祫百世不毀而其廟反毀有又禮乎且周之王業創於文武尊親執道焉而謂非至尊至親不偕寢廟之制乎然則周禮何以言五寢蓋二祫乃五世六世之祖有漸遷寢之聲其寢或不偕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在四親之內其二祫乃公叔姬周意者不獲四時之祭而寢廟亦毀其制乎若言周人祀文武親於后稷及四親必不然矣

### 周廟制考三

按周頌雍之篇言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儀禮少牢饋食篇祖與祖妣並言是各廟宗祫中皆有考妣二主格祭時祫迎尊臨之主入於太廟三昭南面三穆北面以次而東而始祖仍居東面



之位所謂時祫也神主各藏西墻石墻中謂之祫左傳鄭原案  
云今或先入典祠崇祫術孔悝出春秋祫以行是也漢儀祫去  
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坐石墻下漢去古迫園制可類推周祭  
用尸亦當坐石墻下禮言周祫祫六尸蓋三昭三穆各有尸合  
始祖而為七也廟各有考妣二主而尸止一人者周惟長祭男  
用男尸女用女尸若宗廟吉祭則以一尸統二主無女尸也既  
無女尸安知六廟之妣蓋迎入支廟曾子問五廟七廟無虛主  
惟祫祭於祖為無主矣以知之也東子糾舍正父之夾其吉家  
嘗而後知高曾祖考贈未合六尸之說故今特補之東子又謂  
祭昭暗列北墻下而南向祭穆暗列南墻下而北向則更有辨

漢廟制考一

按宗廟之制西漢最為不經秦雖莫禮惟始宣節廟為非其文  
廟之規依然先王遺意也至漢而古禮盡亡其夾有十二立廟  
不於宮寢左一夾也學廟不列都宮內二夾也始立宗廟不祀  
近寢三夾也別祭昭室后不祀去上室四夾也立天子廟於都  
國五夾也諸帝生前自立廟六夾也既有宗廟復奠原廟七夾



也宗廟日工魯陵寢亦如之八夫也武昭衣寢園與諸帝並  
凡夫也日祭月享歲時禮儀繁數十夫也亦冠月出游十一夫  
也祔廟不迭毀十二夫也後雖廷臣建議入序昭穆又不復七  
廟之制而為同堂合享之制夫太廟合享時祫禮也若神主必  
各居一廟不可雜處太廟乃元成等欲廢昭穆而不議及七廟  
之古制不宜得為知禮哉

漢廟制考二

按建武初親廟與高廟並建其議得禮之正無可議者乃慈廷  
臣之妄說而忘親親之大義并不廟祀宗師而遂祀郊廟以何  
禮也帝名雖中興實同報業違帝曰親朝奉也也夫誰曰不宜  
况既稱事中宗稱事元帝則高廟以上亦不得加祖考之稱禮  
之曰祖考而可違置郡國耳其矣其不知禮也慈謂四親之廟  
仍宜建於洛陽天子親祠但不當合食萬廟耳至於祖中宗稱  
元帝尤不合禮世祖非受命於宣元何以祖禰為哉

漢廟制考三

按東漢不定遠殿之制諸帝並稱宗甚違古誼慈豈正之  
是也乃馬瑞臨氏議其廢和安順桓之祀獨祀宣帝以上格世  
祖及二宗則非矣史明言祀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則安  
順桓三帝固在近帝中矣苟嘗毀而不祀哉獨和帝親蓋而毀  
正合古制馬氏不審父義極口肆詆過矣起則史官豈以和帝



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皆奉毀之何也曰苞之意正以稱宗為非故奉其宗魏非毀其廟而不祭也不然史文凡七廟句馬氏將何以釋之庶則何由知遵帝為安順祖三帝曰前言世祖廟七主下即繼以少帝三陵是三初君並不在七主內可知而和帝親盡宜毀故知為安順祖三帝也

晉廟制說一

按王肅稱天子七廟力主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晉武帝乃肅外孫故晉世議禮悉遵其說泰始時初建宗廟祀祫而以下七人為三昭三穆而將差太祖位蓋欲俟曰世主親以宣帝為太祖也其後多兄弟相繼合為一世以致廟室雖盈世數未滿又遇祫王氏之說太祖之下必得三昭三穆而其世數乃不數已稱之帝必欲在位之帝上舉六世數死者雖僅祀武帝以上六世而不列妻儀臨於昭穆康帝在位祀明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武帝於昭穆簡文在位祀元帝以上六世而不列明帝康穆哀於昭穆至恭安二帝時宣帝宣正太祖之位然自孝武至宣世數止六則雖近居第一室猶在三昭之列而不得正太祖之位蓋終晉之時未嘗祀及七代雖一廟至十六室而太祖之位仍虛宣帝有太祖之稱終不復踐太祖之位亦古今所僅見也

晉廟制考二

按遵毀之禮當論已禘之主如康帝時成帝并祫上數至宣帝



正及七世宣帝正太祖之位矣乃康帝以弟繼兄不列成帝  
於三昭三穆之內而太祖之位仍虛何權也蓋自元帝後祀  
豫章不列惠懷愍於昭穆後世遠守為定制以致違帝之亡太  
祖猶虛位失禮甚矣元帝後祀昭穆則自廟川至愍帝已四昭  
四穆而缺元帝古之正三昭三穆也晉世  
為昭穆夫兄弟同昭穆各為一世此施於士大夫之家則可也  
若天下大統為之從者為之子非三代遠禮乎春何以兄弟論  
也乃不行刁協之正論而尚製備之妄說其弊至一堂之上為  
室十五六斯思論故學士雜採豈得謂之知禮哉

唐廟制考一

按禮傳嘗言天子七廟其言四廟者惟小記為然夫諸侯猶立  
五廟而謂天子正四廟有疑禮義近三代之典其祖宗世為諸  
侯故革命之後即得備七廟之制若晉無所承崛起草澤其祖  
宗世卒且有蒸烝不知者可拘於七廟之制乎則立四親之廟  
以祀其高曾祖考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後世立四親廟者  
自東漢光武始被自南朝以上固當追加尊號乃廟祀廢廢而  
號謚亦竟無所加君子非之親晉以後亦知進祀四親但於官  
高者則加尊稱其在布衣末秩卒無所褒崇彼固輕視其先以  
為不足當王者之稱也不知進王上祀古典昭然安有子孫為  
帝王而祖宗猶仍故號哉唐之獻祖懿祖其初固嘗稱王而涼  
而大祖世祖則膺受周命壽以工公者也業雖創於文皇基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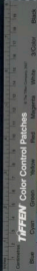
關於唐國制知之益晚極其尊稱執得而議之竊怪當日立廟  
之始曷不直以景皇為始祖擬后稷之始封以高文為祖宗以  
文王在武王之意擬文武之受命以獻祖為首出之帝擬享禘  
非徒言祖宗也擬文武之受命以獻祖為首出之帝擬享禘  
之高華乃必虛始祖之位俟之數世之久而後正其名乎蓋稱  
堂之君國當當祀西親無當論其先世不可以法物也若唐之  
先人素有爵秩何妨以周室之禮推之世豈有既立宗廟而無  
太祖者太祖謂又豈有既稱太祖而猶居第三室者此則泥於  
西親之過也若其後世安推尊錄孝耳為遠祖降以尊稱則尤  
設安之甚君子所不道也

唐廟制考二

唐初立四親廟祀高曾祖考禮也後因高祖升禘遷祀祫農唐  
若備三昭三穆不已贊乎夫土制所謂三昭三穆者蓋因高祖  
先為諸侯已祀二昭二穆後為天子增祀二代故錄以立文耳  
非謂創業者君必當備祀六世也唐自周迄隋受公爵者三世  
正與殷周類不知為唐公時已祀二昭二穆否如已祀及四世  
則當革命之初即宜增祀二世如殷周禮若先無其制但遵秦  
四親足矣何必更益以和農哉文本諸人之議所謂泥古而不  
達於義者也

唐廟制考三

按孝敬皇帝者即太子弘也生時未履家極乃稱宗祔廟此何



禮乎後規董穆父子雖已行之於前然彼太武之子文成之父世適相承緣情立制議者猶議之中宗非孝敬之子孝敬非承統之君竟議及列於七廟何者禮亂當之甚哉或曰史宣雖不曾入廟高廟乎曰彼乃孝宣之考孝宣無上稱從祖之禮故稱皇考以接世系觀其不祖成太子可知雖與魏董穆相似而於之義宗則大有間也夫義宗不當祔而祔中宗不當黜而黜唐世制禮之謬一至於此

唐廟制考四

按中宗世通相承豈得不祔大廟陳旌之輩但如高祖時君竟移別廟而以唐室繼高宗何得禮至此且蘇晉建元時賀循以元帝稱世祖議為忠懷懸別立廟且後殷之靈廟不存陽甲為比後凡兄弟相繼者莫不祖隨之妄說夫生嘗君臨萬邦後不享祀宗廟首是禮義且安知陽甲之別廟也明嘉靖時議廟制邪人郭希顏請建考武二宗於別廟以媚世宗遂獲罪名嚴而季本為廟制義其說正同乃知賀循之妄說流禍未艾也

唐廟制考五

按魯僖公以閔公之兄禘於其上而春秋譏為逆祀三傳皆言先禘後祖何也蓋為人後者為之子天子諸侯皆然就魯文公而言閔公祖也僖公父也禘僖於閔是禘後祖也厥後孔子相魯卒正其禮而春秋書既祀先公則閔仍為父僖仍為子矣



春秋大義昭如日星自此義不明後之以兄繼弟以從父繼從  
子者率以生前世次短而上之皆春秋所譏也如晉之元帝愨  
帝父行也其嗣廟在愨帝下是已後乃躋之於上而簡文孝武  
志躋成康穆表上逆推甚矣至唐宣宗亦躋敬文武三帝而上  
之而大臣莫之敢爭君臨臣臨道遠漢晉及明世宗用堂榜等  
邪說竟以睿宗躋武宗上尤逆禮亂帝之至乃知夏父弟忘何  
伐無之不獨於禮逆祀見諱於春秋也

宋廟制考一

於宋之有僖祖猶漢之有高帝之任西唐之宋祖特以其為高  
祖而尊之耳非真有殊功懿德賢於曠曩諸祖也七廟既盈自  
應以次逆設司馬光張方輩請人之論不誠當哉獨王安石還  
家立異必歆取已祫之主而復之見韓維等爭之強則益肆暴  
戾并歆廢太祖配天之祀而歸之僖祖其徇任無忌一至於此  
夫僖祖親祖親遠孰近僖祖不可毀曠祖獨可毀乎不猶次  
以祫高祖而反越次以祫曾祖無是禮也且安石果欲以僖祖  
擬稷契乎稷契有聖賢之德又為始封之君故殷周奉為始祖  
苟非其傳則祫而毀禮之宜也既非王業而基又無感翼之  
澤而強擬諸殷周之祖不亦謬哉唐之獻祖國嘗稱號西涼而  
子孫猶不推為始祖可類觀也夫凡後嗣之於前人情以遠而  
漸衰禮亦以遠而漸殺奈何不悉於僖祖而獨悉於曠祖乎乃





若趙抃之言謂非始封之君何必為立廟之祖彼唯冀諸宗  
反因世遠而可抑耶其謂世小論七禮難述祇於情為順顧此  
為英宗時言之耳若當神宗之世何不可祇哉況有其廢之莫  
敢舉也奈何已廢者而復舉之耶

宋廟制考二

按祖有功宗有德周先王今典然必其君賢聖累若少康周宣  
之中興周成漢文之致治厥後可延致魯初代猶謂子孫不常  
或則其祖考若無不祇之功德後以私德推宗之則彼祇之宗  
祖寧忍割哉不如循次遞遷猶可不復異於前人也家之真  
宗或於天書遠識為世神宗則日事於更遷開必國之繫功德  
安在哉即如唐之三宗世稱今辭然惟太宗獲世祀元第二宗  
未嘗不在祇之列彼固猶有公議也宋自開國至哲宗廟止七  
主而不祇者乃至五主豈盡出公議哉

宋廟制考三

檢先王祇祇毀之制雖情以美斷然孝子慈孫於得祇之時必  
愴然有所不忍非可輕為進退也徽宗以哲宗升祔既祇室祖  
矣未幾又昇翼祖而復之祖宗之祇毀若翼然何襄慢不恭  
若是甚蓋自安石終史於前蔡京遂致尤於後祖宗之進退豈  
聽權相之指揮寧不獲罪宗廟耶

宋廟制考四



特禮所謂太祖即太祖也既尊為太祖自當居始祖之位四世時廢於四親故皆虛其位以有待若世數既遠祀數適及則選無功之遠祖而奉報重之先皇誰曰不可宋自徽宗以前已祀順翼宣三祖後雖復祀翼宣在世數同所當毀若僖祖之不祀則然宗諸臣特迫於王安石之成而不收異耳非謂僖祖必不可祀也祀祖宗以遠近為親際近者既祀而謂遠者不可祀乎以太祖之情言之其親宣祖必更甚於僖祖前祀宣祖時爭者蓋鮮後祀僖祖反尊然爭之何厚於僖而薄於宣乎均之無功德自當得乎遠遠乃世遠反皆世近者反致致廢祖有太祖之名不廢太祖之位何其謬也法墨別祀四親而正太祖向東之位正禮之宜而情之至與漢之尊高帝晉之尊宣皇元親之尊道武無以異何必守安石之說而力執汝愚哉厥後明世宗毀僖祖而奉高皇正興此類不可謂非禮也惟唐之景帝始封唐公後高祖實由唐公成帝位則尊為始祖也固宜

明廟制考一

自東漢創為祠堂異室之制先王七廟九廟之規擬遂不復觀闕千五百年至世宗而一旦復之豈非卓然傑識哉乃未幾而道災既而不復重建仍為祠堂異室之制則無識甚矣然世宗之建九廟是也建九廟而祠堂則非也以其事有二矣為夫睿宗國藩王也生未君臨天下沒而享祀廟中可乎哉獻帝國



不當稱宗一旦入廟稱宗而與孝宗同廟尤非也夫獻帝雖孝  
宗弟武宗從父實為嫡孫也乃與孝宗並稱而且稱武宗之  
工庸非春秋所謂逆祀乎故廟又不落矣而大史終不究也蓋  
所貴乎九廟者以諸帝各居一廟既得以序昭穆且得以別男  
女無雜虛堂工之嫌也若二帝可以共廟則諸帝亦可以同堂  
與前代之制何異哉然則如何而可曰惟祫祭帝別廟去唐宗  
之稱則九廟之制正而九廟之位次亦正矣其如帝之明復何  
哉

明廟制考二

神之為祀本以逆祀祖而自出其西晉禮必若高周之帝肇始  
足以當之苟無其人寧缺而不舉矣神宗曰禘者本以當諸祖  
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諸禮不明莫知其兩本則禘禮固可廢也  
遂詔停禘祀至魏言于宣於千古之優議乎明之宗廟本無始  
祖始祖且不可知何論始祖而自出洪武時侍臣答禘與權諸  
舉禘禮為禮官所格正以不知其人也使此禮當行太祖已行  
之矣何待嘉靖之世哉既無其人而虛設皇初祖帝之位此何  
禮也夫祭之為美以子孫之精神格或祖考之精神故易有取  
乎卒今我且不知為何人而謂其人必來格有是理乎夏古祭  
則不學無術而議者猶或稱之斯誠無識之至者也

廟制總論



按後代之制禮應取法於周不知周之祖宗實與後代異如周  
以後殷為始祖則推之祀天室也後代之始祖有若后稷者乎  
則以帝嚳為白出之帝則推之享禘宜也後代白出之帝有若  
帝嚳者乎周以文王為始受命之君則推之祀上帝宜也後代  
周祚之君其祖考有若文王者乎數者無一焉而事事欲取則  
之多見其無識也蓋周非特世為諸侯抑且代有聖哲哉禘祫  
祖宗諸大賗行之而應宜白封建之法廢天下無有周之君其  
初登大賗者非權臣篡位則布衣崛起當其微時原不知有始  
祖故一旦在位敬尊垂之而不可得不得已為立四親廟祀其  
高曾祖考而特虛始祖位時數傳後四祖虛祀以闕服者為始  
祖其所推為高祖居第一室者不過以世次居尊故特尊之外  
即以為始祖也故嘗在逸說中若既推為始祖則當世世不視  
安得與諸祖並設哉後代若魏若晉若宋齊梁陳若北齊後周  
若隋若宋若明莫不虛始祖位以待所業之君不幸國祚淺短  
多未及正位而天命已移其享國久者卒在百年之外方獲正  
始祖位而其前數世廟中實無始祖始祖且無安得有白出之  
帝一切禘郊諸禮不行則缺典行之則無其人其時之儒者猶  
且執古義而曰某帝可配天某帝可享禘某帝可祀明堂多獲  
前世姓同而貴顯者以為即其遠祖其時之君非不知其說之  
無稽又非不知嘗所祭之祖不足當以禘郊大典而感於隄



臣之浮議往往姑就其說應之嗚呼宗廟之內且不知始祖亦何人而欲管輅大典以合周制不亦惑甚後代既建宗廟不立始祖者自始而後姑放於祖禮公父太公尚不知其名何論高曾以上其不立也無可立也獨唐以堯舜為太祖以其始封唐公代有帝命可方古之諸侯耳其他率無始祖可考則四親之廟不得不遷遷率天下有既立宗廟而無始祖者其有始祖而正位於數世之後者其然則當何如曰取業之為其家必有嘗祀之祖即推其至尊者以為始祖其下祖考各立廟祀之而後古七廟制他日取業者升祠尊居一廟與始祖之廟俱百世不遷其他以次遞遷一如周制祭天則取業者祀天捨則始祖居

東而禘即奉始祖之父在乎其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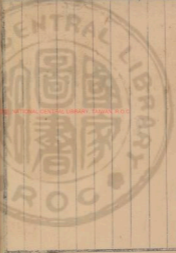
摩吉鼓辨卷八

四明萬斯川李野幕

從孫福校

石鼓文辨一

石鼓詩十章世言周宣王所刻然歷千載百年至唐初始出則  
人不能無疑歐陽公集古錄設為三疑允稱卓識而後人反排  
之馬定司直指為西魏所建尤為有據策以其曾仕劉豫也排  
之益力然刻元仁本明焦竑仍犯衆議而駁之豈好為立異哉  
若楊慎則為好為文亦以其書類小篆疑出於秦近世顧炎武  
獨以詩詞淺近不類二雅而斥之為偽快哉斯言石鼓自是有  
定論矣或者曰諸家論此見 古蹟宣王中興大晉諸侯莫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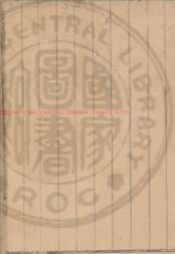
摩吉鼓辨卷八

四明萬斯川李野幕

從孫福校

石鼓文辨一

石鼓詩十章世言周宣王所刻然歷千載百年至唐初始出則  
人不能無疑歐陽公集古錄設為三疑允稱卓識而後人反排  
之馬定司直指為西魏所建尤為有據策以其曾仕劉豫也排  
之益力然刻元仁本明焦竑仍犯衆議而駁之豈好為立異哉  
若楊慎則為好詩文亦以其書類小篆疑出於秦近世顧炎武  
獨以詩詞淺近不類二雅而斥之為偽撰斯言石鼓自是有  
定論矣或者曰諸家論此見 古蹟宣王中興大晉諸侯莫于



岐陽而講武數從臣作詩而其言則文儒大家也日唐廷明稱  
之者無慮百十家豈可以五六人之說而廢百十家之論乎曰  
事而真印一二人亦足信果非真印百十人亦可疑此論真偽  
不論家寡也諸家稱宜王本無據不過以古事說或為既同  
數語則小律車攻二詩長指之為宜王前吾正以襲前小雅是  
其為偽而人頗信為真手夫宜王中興既已會諸侯講武事天  
何故復有此舉既言中攻吉日講為被之管絃鼓之太史矣何  
故復作此詩且周之諸侯患在豐鎬之東將行朝會當在東都  
不當在岐陽管周公以落邑居天下之中將營東都為朝會諸  
侯之所守有令其不會乃逸會指岐陽此事理之必無者諸侯

但美書法之美全不顧事理之有無真無識之至也或者曰石  
鼓非周宣所為當出何王之世曰馬定司言之矣西魏大統十  
一年嘗西狩岐陽其君則文帝宣統其相則宇文黑獺其撰文  
則尚書蘇綽筆也黑獺志文章浮靡今歸作大語綽多用尚書  
或語黑獺頌之國中以為式當時文人患故其體夫文故尚書  
則詩也故二雅今石鼓詩首用我車既攻二語其他勳藝者不  
一而又即非蘇綽所為亦出其簿單之筆藉今周人為之寧肯  
勳藝如此即令後代文人為之又寧肯勳藝如此此出魏人之  
手何疑今考二雅詩其為章最長者無過省之初是一篇然不  
過十四句而已未有步至十八句若此詩之冗長者也其文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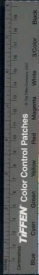
不可辨孰其可辨者言之如我中既攻二句之下即繼之曰我  
車既好我車既驅君子員員遠遊員游處<sub>也</sub>遠遊君子之表斯  
其文美安在乎而謂史籀尹吉甫為諸人為之手東坡石鼓歌  
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雖鯨鱓之柳白註曰詩惟我中既攻我  
馬既同其魚雖河非鯨及鯢可以貫之雖楊及柳六句可讀餘  
皆不可通今諸本為後人增飾詩多可讀以詞句繁複意義淺  
陋雖一章可列二雅昌黎以孔子編詩不收入至誠之為陋陳  
不亦異乎或者曰鼓立於兩魏則去唐未遠何以蘇易常詞去  
杜尚張懷瓘實家實家益益去去而詩人皆指為宮土而述曰  
考文統十一年己丑至唐武德元年戊寅己閏七十四年為等

耳目不相及而其時故去已無在方宜其不能知且事出偏方  
伯圖非若車攻吉日諸詩昭昭今古則諸人之不知也固不足  
怪且蘇易常褚亮闕在藏洲學士之列褚遂良則亮之子也元  
和御碑志謂易常紀其事云虞播歐陽共稱古妙此說尤可反  
夫虞歐與易常同列述其言可也遂良為後進子行何故稱其言  
為重况當時能言者甚多如房喬楊思道竇建德殷雪殷令若輩  
皆皆稱其善言易何故不言而反稱後進之遂良則以房楊諸  
人書法後日不傳而遂良為最顯故特假之以此知斯言非出  
於易常後人偽託也或者曰若此鼓果陽洞書筆皆精於書法  
者何為力許之曰史籀大篆世無傳者正此文類大篆諸人愛



大篆疑其稱之而不察其真偽所謂愛而忘其惡也或者曰歐陽永叔既說三疑末言字非史籀不能作則此書為大篆可信何故并疑之曰大篆獲世不傳永叔亦未識其真偽不過因唐人之言而舉之莫真以石鼓為國物哉况此文原非大篆馬定國以字畫考之斷非史籀所作亦未識其文為之音釋亦以為彌小篆即陳傳交覆者年能明末宋漢亦以不類大篆而疑之則不但事非周宣之事文亦非史籀之文矣或者曰此非周魯人稱為大篆宋人若周越楊克臣蘇軾蘇轍蘇轍黃庭堅表觀張來超明誠黃伯思童道孫尚功胡世將洪述王岸之揚文為程大昌施宿章樞草莖不詳辨而極譽之而元明之稱述者尤

衆蓋昏不識大篆者曰諸人何嘗不識但不過贊其字之奇古何曾有一人辨宣王薨時之有無者獨一馬定國作辨籀餘言史稱其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文必有可據惜湮沒不傳其人則任劉孫為學士以故為人所輕不知君子不以人廢言雖其言當否何如耳妾得以人故輕之乃若諸公以其字之奇古而堅執為史籀所書且謂西魏後周安得有善書大篆之人則亦不然獨見大篆便以為史籀之蹟則見漢家古文可譽為善蹟之蹟耶豈請則書樞深傳言其通籀篆籀之學安知非即深所書縱使非深安知當時無工篆籀者此固不得而誣之也雖然此猶為書法言之也若其文章則未有攻之者獨顧文武金石



文字說謂石鼓文皆淺近不及事攻吉日之詞深為定國楊慎  
破其字不類大家余獨以其詩不可解於三雅而破之此誠千  
古卓識度越前人萬萬矣若程大昌因左傳或有岐陽之蒐一  
語遂執為成王事尤為可笑成王時安得有大家乃滔滔自喜  
若以為獨得之見不知董道已言之矣而左傳亦非秘書也他  
如字題物謂為文王事鄭樵謂為秦始皇以前事皆為淺說又  
妄足解哉

石鼓文解二

余既作石鼓文辨或語之曰子力言石鼓出西魏史有澄摭乎  
曰有空王之狩甫田也但登嶽而不取魚蓋歌則日以講武而  
漁非天子所有事也今石鼓第二章歲言取魚之事蓋空王中  
興之急務乎惟周太祖則有之史言太祖率公卿往岐明池觀  
魚與蘇綉誥並為徐行至池竟不取網罟而還是其證也然亦  
蓋聞無事之時偶一行之豈有空王國中興之業乃大會諸侯  
而取魚為樂哉即空王治兵習武亦當於近郊之地岐陽去朝  
宗頗遠而其詩有沂也泗水之語則益遠矣曾有會諸侯不於  
溫邑而遠至沂岐之境者哉惟西魏君臣今皆僻處邊陲財賦  
行國乃其習為遊逸狩沂岐亦不足怪如謂空王而亦為之且  
一日之間既登歌又取魚亦太盤度無度而諸侯之從王於狩  
者不將有歌志乎夫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蒐以講武事



此固先王之制然未有年天下諸侯而從事於朝者魯隱  
公欲觀魚於棠楨伯翰諫之宣王之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  
山甫南仲申伯諸人或在王即欲為之諸人獨不能止之于周  
如宣王必無是事也或方曰西魏後周之時將於岐陽者卷其  
何以知為大統十一年曰時蘇繹方為度支尚書其文必出繹  
之手繹年而繹即年故知為十一年也曰當時善書者悉在江  
左湖土無聞而今數文若是其美在西魏人所能曰安知西魏  
無人史言趙文淵善書太祖以諫書魏繹命文淵與黎繁照沈  
遵等依說文字林刊定六體成一書餘言行於世而樊深亦善  
篆籀之學抗謂西魏無人手且數文多身形其收雖經薛尚功

鄭樵王厚之施宿章無楊文為潘迪音釋錄不可曉由魏周之  
世學者喜造新字故此文亦多以書為之晉江式上表於魏室  
武獨望魏承百王之學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譌隸體夫  
真俗學都習復加虛巧誇解之士又以臆說詭或當時頗之推  
家訓曰梁白大同之末訛習滋生著于書改易字體即陵王頗  
行偽或前上為筆能著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爾  
後文籍畧不可觀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部曲加以篇編造字復  
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曼言反為變不用為罪逆來為碑史  
生為蘇先人為失如此非一編滿經傳由此言之善造偽字莫  
甚於魏周之時余故文奇怪之字既非僻料又非大篆小篆謂



此擬周人所造而推造乎至其詩詞冗猥史不可言如小雅車  
攻屬八章章止四句吉日屬四章章止六句商書皇矣若百  
十言之多今鼓文不過陳田獵之事序何煩十章章又何煩十  
六句至十八句此豈周宣之臣之所為乎而謂非後魏人手乎  
其文固磨滅不可讀亦有全章可讀者其二章曰河也汚沔  
彼汴河解經處之君子漁之滿焉又曰并有養其群散散若魚鱗  
雖其誰氏解若第其麟又麟其詞孔厥備之蒙受望望肆  
遊其魚佳雖可何佳鱗佳經可以貫之佳楊以柳其文詞之不  
適如此階河尹吉甫為之手辨論也且周之鐘書古器未有不  
極工緻者豈有天子大蒐作詩紀事而以頑石為之惟魏辭處  
而誰無從得佳石故就地之所奇而刻詩其上其規制之高且  
鄙陋正可想見其君在不學無術不親先王之制度妄處為之  
以遺笑於後世而人顧羨其美哉諸家之稱宣王者固多矣不  
過一二人倡之眾遂從而和之原非有卓然之見於其事之虛  
實也馬定國之辨既不傳歐陽修者年劉仁本集談諸人之論  
亦不暢余故掛眾說而力駁之如此若夫楊慎既稱其真又指  
其偽說言得蘇文忠著本妄加增飾此又不足與辨矣

書鐘鼎篆石鼓歌後

汝陽石鼓本名獵碣不遵紀田獵之事未嘗稱會諸侯治兵議  
武若周宣王之所為也韓昌黎張大之謂大明明堂受朝賀諸



侯劍佩寫相應苑於岐陽驛雖假爲里禽獸皆通羅今其詩曾  
有是乎又曰錫功勳成古爲世譽石作鼓應岷峨夫刻石頌德  
豈望呂政之事而任臣事斯爲文也洞室王君臣爲之乎更  
可異者曰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述無妻蛇夫編詩者孔聖  
人也可識之爲陋儒乎彼自覺其非即端之曰孔子而行不到  
秦倚旌星宿遠義誠若自解陋儒非詆聖人然以二雅此等宿  
以石鼓詩比日月猶覺陋儒之意也不意昌黎之賢而非彼聖  
人至此余誠不知其何心今石鼓詩其在魯有一章可入二雅  
乎夫詩不論長短要在詞意之深醇今以二雅無長篇遂詆爲  
編述以石鼓詩意概諸章句兒啞而稱其得二雅恐過人之  
論詩不當如是也且昌黎處世人之毀孝杜者莫之爲訛姘是  
也夫孝杜不可毀二雅固可毀乎其所以笑世人者想後人還  
以彼昌黎已既又曰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詩切砥夫昌  
黎而不見其石實曾見其詩矣其詩有河東義徵令諸生講解  
昌黎嘗言太學若欲諸生切磋正不在此鼓也昌黎文章爲百  
世師而此未免失言余故特爲之辨

言詛楚文後

詛楚文有三皆秦惠文王詛楚懷王之詞也其石至宋仁宗時  
始出歐陽永叔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並載之而不疑其偽蘇  
子瞻風樞八觀亦述其事而張若虛黃善直至爲之訓釋南渡



後垂居進王順向亦相稱之獨元人吾子行以先泰古器教其  
累父金不相類始序為偽惡竊以當時事理論之而見其可疑  
者大畧有十夫泰至惠文時勢已強大燕齊韓魏趙莫敢與抗  
區區一楚何足深畏乃悅臨表亡足懼遠走秦望以詛之此可  
疑一也敵國兵加懼當擇所帥選車使異類賴決腸原野豈有  
祈告鬼神視其自斃之理此即弱小之國所不為而謂虎狼之  
秦為之乎此可疑二也鄒邱盟誓原不足信春秋時已有朝盟  
而夕背者况十八世之父子楚即背之詎不足為罪奈何以此  
告於神此可疑三也即欲告神當求遠近楚之地今考天流火  
激至成亞駝諸神皆去楚遠甚善之何反此可疑四也久澗注

家謂即漢安定朝那湫固秦地也蓋成在今解州鹽池西南則  
是魏河東地秦安得有所之亞駝謂即游沱已通於鹽度即使實  
然亦非秦地秦何故告之此可疑五也諸家考楚成王十八世  
乃是懷王懷王若蓋概不若然相秦欲詛楚豈有不知其若之  
名而妄稱之者乎此可疑六也敵國交兵而詛之於鬼已同鬼  
戲何故又動之於石此適足章己之醜貽鄰邦之笑吾知秦人  
必不為此可疑七也秦楚皆無禮義之國必無十七世相好無  
尤至懷王而始背盟之事由作偽者胸無所知故妄引穆公之  
事為口實此可疑八也秦白考公以來無歲不與東諸侯為難  
未聞諸邦有詛秦之文倘尤而效之秦將滅亡無日矣其可以



是聞於都國乎此可疑九也昔百鍊之唐公子邛及張儀之作  
商於地時市井無賴者所不為而秦曾不以為耻已則無恥而  
責人肯十八世之盟必非人情此可疑十也然外猶以事理斷  
之耳若就其石辨之更有不可信者周宣王石鼓文應十五年  
而始出後人多疑之此文年世不減於石鼓何以至宋時始出  
此一不可信石鼓之出其文多磨滅此則字字若新一點所損  
失此二不可信先秦之文非深簡奧此則字字皆平易其曰內  
之則墨虛不彘中之則冒改又心諸語尤非先秦文法此三不  
可信古文之時未有小篆當用籀文此則多用篆體其出後  
人無疑此四不可信兩國會盟當在接壤之處今言先君穆公  
及楚成王親即大沈以淑而實為其証豈可如此五不可信石  
鼓出於唐初猶曰晉德之後尚靜之前其地不隸中國表章其  
人此則歷隔唐三四百載文人之多何故無一人語及此六不  
可信今此數端而此石之偽顯然矣獨孫歐陽公能疑石鼓之  
偽而反信此文之真王順伯欲證石鼓之真而竟忘此文之偽  
皆文人之有所藏者吾氏雖識其偽而語焉不詳猶未足無識  
人之氣余故辨之如此

跋漢魏石經一

按漢宣帝光和六年發哀室魏廢帝正始元年興中正五十八  
年石經應未覓魏人何故復刻豈曹卓莫洛陽宮殿大學亦被





焚并石經處及耶不然漢石經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  
使其一無所損觀人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冊之  
間何以遂致殘闕則必遭董賊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  
經凡四十六碑散者五二十有九此未經運邠之前已如此非  
運邠而後於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陸機作記之前汲冢無大  
無卓其遺董賊之禍益可知矣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及而  
衛恒注式亦語焉不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乃南江二人明言  
觀立三字石經而隋唐經傳志及黃而黑董進諸家則言觀立  
一字石經何相背之甚已然一字石經唐時尚存上經三十四  
卷則作志者必不妄言不知何以三字之外復有一字經黃伯  
思謂其鴻都一字石經夫漢石立於太學不在鴻都若鴻都別  
立石經足有二石經矣漢書何以不言是意石經必三體分書  
當高歡運邠時其二必沉於水其一體幸存者乃觀之所立故  
作隋志者遂據以為古簡

跋漢觀石經二

按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晉書衛  
恒傳後魏書江式傳及鄴道元水經注其言觀石經亦然足兩  
刻石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歧矣乃隋唐經籍志黃伯思  
東觀餘論董進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觀止一體趙明誠金石  
錄洪邁陳騫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體而後漢書為誤兩說



予者如此將安適從愚謂館林傳所言必不誣而楊銜之衝恒  
江式鄧道元皆得之日規豈有對銜之之言曰漢石經二十  
五碑表裏刻之作屢科斗隸三種皆篆籀之筆惟林傳不言  
表裏皆刻賴此始知之其非妄言可知矣恒之言觀初傳古文  
出於鄧薄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美漢法固科斗之若遂及其  
形既有科斗則有篆隸可知矣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經碑  
一無所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議其誤由黃  
垂趙洪諸子止見殘闕之餘未獲見其全文故各持一說而不  
相合夫生數百年之後逆度數百年以前之事終不若日觀者  
之真衡江諸公皆出於日觀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真刻但考索  
於殘碑翻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之故有此  
紛紛之論甚在於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多有之莫不誇為中  
古直蹟至如宋之中世朝宗愈刻之於成却洪法刻之於魯稽  
得之者何嘗不視為真實而不知非其真也然則後人之疑漢  
魏蓋若前日日觀之可據哉

隸書考一

自秦燬竹古文史籀易之以大篆李斯起為刻母散又變為小  
篆文字漸起於簡矣至程邈為隸書其法益廣而但行之於官  
府非惡疾之用後遂通行天下迨於今不廢即所謂楷書是也  
以其出於徒隸而言謂之隸書以其形體方正而言謂之楷書



非有二也或者曰隸與楷本二物也安得混而一之曰此非余  
之言古人之言也一微之度肩吾書而肩吾梁八其言曰尋隸  
體發源秦時隸人程邈所作今時正書是也此可證者一一微  
之隸隸大覺考研數東觀八其研陰所書實隸書也而數白題  
為隸書此可證者二一微之張懷瓘書斷惟隸唐八其言曰隸  
本謂之楷楷者法也式也楷也此可證者三一微之封演聞見  
鮮演亦唐人言隸書公輔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見起說文為  
篆字次作今文隸字夫隸字而謂之今文可知隸即楷也此可  
證者四其他更有可證者褚先生之補三王世家也謂表文吏  
公所撰世家不能得證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是真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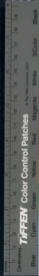
體漢武前已有之矣草文本於真草既在武帝之前則楷史在  
其前可知矣考秦之末迄漢武之初僅六十載草已大行於時  
且用之於詔書則楷之大行益久矣謂不出於秦世乎衡恆之  
撰四體書勢也但言古文篆隸草而不及楷以隸即楷也張懷  
瓘之撰十體書斷也歷陳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行草章  
草飛白而不及楷亦以隸即楷也昔人稱王右軍謂其善篆籀  
八分隸行草章草八體而不及楷亦以隸即楷也不然右軍並  
不善楷書者乎即晉書王獻之傳亦但言善草隸而不及楷亦  
以隸即楷也不然獻之並不善楷書者乎試觀前史其稱善書  
者後漢十八三國九人晉書二十三人家齊梁陳四朝六十八



後魏北齊後周隋四朝二十八人唐五十八人皆言善隸書或言善篆隸善隸草而言善楷書者絕少則以隸即楷也惟晉書李式李充南史蕭確王僧儒北史趙文深唐史褚遂良諸傳並言善楷隸北史竇遵傳言善楷隸唐書裴休傳言善楷書而已夫楷與隸並言則以楷隸為一體非分二體也清史之言明白可據如此奈何分楷隸為二體哉蓋唐以前人皆知楷之即隸無待於言即言之必不謬至宋而其說益美趙德甫金石錄謂始於歐陽文忠集古解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隸與楷為二卷考宋史稱善書者六十五人亦皆不言善楷法惟一杜行稱其善正書蓋宋時諸公皆不知楷書乎今諸公遺墨其在何楷書之多也然則趙氏之言良為可信文忠之分楷隸為二真無識之至也或者曰楷隸既為一矣然則今之隸書將何名乎曰此正古之八分也八分得小篆之二得隸之八故謂之八分八分因近乎隸而實非隸也趙德甫有言曰自歐陽公為此說有一士人力主之余出漢解數本問之何者為隸何者為八分其人不能辨也由此言之今之所謂隸古之所謂八分也今之所謂楷古之所謂隸也又何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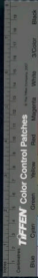
隸書考二

自歐陽公分楷隸為二學者多惑之至徽宗撰宣和書譜竟劃然分為二體其說益支離所稱善篆隸者止韓擇木一人夫



擇本以八分著款不知之乃獨稱其善隸則誤以八分為隸故也且前史稱善隸者多至二三百人皆班班可考今獨稱擇本一人豈十七史所言皆未嘗寓目耶此書雖出藏宗必蔡京所撰其不學無識一至於此至洪适着隸辨亦苟且因之自笑人益不能辨而元人吾衍泰隸漢隸之說尤屬不經提由不知楷之即隸而以八分為隸是以若此紛紛也吾衡恒作隸書勢曰或砥平繩直或規旋矩折旋矩相制異體同勢必楷書乃有此狀言之於篆則度矣獨言正谷王次仲始為指法則可疑以次仲為秦人耶則豈程邈為同時或共為隸體則有之以次仲為後漢人耶則隸已行之二百餘年何待於次仲王愔著子良

張懷瓘以八分為次仲所作則得之矣然諸家以次仲為羽人秦皇遣使捕之化二女為飛去其說荒誕不可信惜及于良時稱後漢人則是先有隸而後有八分八分因生於隸也可張懷瓘書斷謂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何其言之顛倒乎波蓋以次仲為秦人謂先有八分而後有隸哉其言曰八分者秦羽人王次仲所作也謂八分出次仲則探王蕭二氏之言謂次仲為羽人又採神仙寧之言何其中無定見哉原隸體之意必欲謂八分先而隸書後數錯亂至其不足信也至書譜之取正書謂王次仲始創隸體為精法其言似足而非不知次仲所作實八分也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教謂隸者不數又已詭天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小二篆生八分春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鮮不聞是以八分  
生於篆而不知實生於隸也故其體得小篆之二隸之八即謂  
生於小篆亦可若蔡邕所作實推飛白少波之意似以八分爲  
蔡邕所作斯又不然矣

隸書考三

隸與小篆同出秦秦乃傳二三百年隸大行而篆漸廢其故何  
也考程邈始作字止三千漢制學童能識九千字以上乃得爲  
史則隸文不足必兼識小篆可知然李斯所撰蒼頡篇不過七  
章趙高爰應篇六章胡毋敬博學篇七章漢興里師命三家爲  
一總名之曰蒼頡篇又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則統計

三家所作亦止三千三百又并隸書不足九千之數則必兼識  
大篆可知觀兩漢書所載漢元帝最遊北海外王隆樂城王堂  
左雄並善史書釋者謂史籀所作故曰史書則兩漢猶行大篆  
學者所說必兼用大小二篆及隸書以足九千之數不然安得  
九千之字而說之獨怪爾時兼行二篆何故以而漸廢蓋自  
李斯三人造書後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  
作急就篇成帝時李長作元尚篇猶小篆也其字亦鮮增益至  
揚雄作訓纂篇多至八十九章班固又增十三章而字體益備  
矣和帝時賈逵史作滂善篇時人乃以漢所存蒼頡篇爲蒼頡  
上篇以揚雄班固所作爲蒼頡中篇以邈所作爲蒼頡下篇總



石之曰三蒼而以隸體寫之自是文字大略隸體益大行而大小篆漸不見用於世矣今考許氏說文小篆至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與隸三蒼之故也許氏去實跡不遠已愚俗僞儒撰為說文一書以存小篆之蹟則當時之盛行隸書可知也大抵古今之變皆由繁而之簡古文之變而為大篆也大篆之變而為小篆也小篆之變而為隸也皆由繁而之簡也至於隸而無可變其他若八分飛白行草雖皆因隸而變然形體不踰不可通行於天下此隸所以永久而不廢也乃世非謂小篆出李斯不知合趙高胡毋敬而始成又止三千三百至楊雄班固實於而始廢然則今所傳小篆在僅李斯一人之蹟哉或問曰隸書

出程邈結矣乃章懷太子注後漢書謂隸書程邈所獻似先有其書邈特獻之於朝非邈始也信乎曰邈造元水經注言邈有發臨海齊明公冢者見其壁上之字與隸書同夫胡公為太公六世孫當周穆王之世是未有小篆之先已有隸書矣又法苑珠林言顧野王周訪字原出沒不定其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其銘文皆隸字春申君是六國時人隸則非春申之日也是二說者雖未可全信要之隸必非程邈所能創或古有其體邈特增損而獻之故始宣悅而用之耳不然以李斯之古邪強悍方當權用事祇為小篆首使一曰徒揮臂而抗其制作義廢豈聖宣為云程邈創古立隸文則章懷之言有微矣厥後古者



文皆廢而此體獨行實有怪於古人者不可以其後起且出於  
彼肆而輕之也

書史記三王世家後

按張懷瓘十體書斷謂梁武帝作草書狀稱蔡邕云秦時諸侯  
爭長簡檄相傳望路走解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  
書蓋今草書是也足謂草書亦起於秦矣夫秦之篆隸作於六  
國既并之後諸侯爭長乃作赴急之書蓋草書反在篆隸之前  
乎中郎通論知其必不為是語惟瓘雖疑而辨之不精又引梁  
武之言駢作其先出自杜氏以證為祖以衛為父杜即杜度  
也夫草既始於秦何云出自杜氏其言顛倒無一可者吾衛恆

作四體書勢謂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其疑之是也至  
懷瓘則直謂張伯英所造夫伯英特工於草爾其先若杜度崔  
瑗父子以草擅名者蓋衆安得謂造於伯英懷瓘精書學未免  
失言無則草書何始乎漢北海王曜善史書得成明帝解馬令  
作草書尺牘十首送東漢已有之矣然不如於東漢也元帝時  
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王愔云游解散隸體書之漢臣所傳  
漸以行世是元帝時已有之矣然又不始於元帝也褚先生補  
武帝于三王世家謂求太史公世家不可得謹論次其真草詔  
書編於左方是武帝時已有之矣武帝時有之則殆始者史在  
其前不知出於何王之世衛恆言漢興而有草書其出於西漢





初無疑然必先有楷而後有草草者楷之變也古人多言隸而楷意者程邈造隸之後草書即繼此而出乎今不能確指為何時而其在武帝之前則有楷少孫之言可據姑識其後以質於知書者焉

五經皆有古文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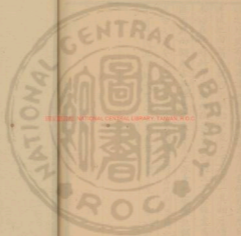
明初徐鉉趙撝謙著六書本義其自序謂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然但選容媚而文字破碎猶賴六經之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近世范石湖及武曌之習漢書藝文志但言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考題古孔氏一篇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即唐元宗

改古文為今文亦止改尚書而不開有他經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元宗改之豈其然乎愚謂趙氏之言固有失而顧氏所駁亦未為全得也夫元宗所改者止古文尚書耳其詔書至今猶在何嘗盡改六經為今文而乃為是言乎且其所改者古文非是書也以古文為篆豈未見元宗詔書乎若顧氏謂尚書有古文他經皆無亦非也劉敞傳言歐棣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許慎說文自序明言所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東漢時五經皆有古文矣蓋自杜林傳衛宏徐邈後古文大興故五經皆有而許慎得以參訂其書也至宣帝善平時魏廢帝正始時並立三字石經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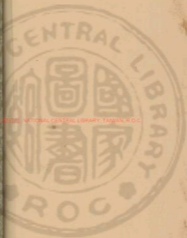
經之外更有論語謂五經無古文可乎隋書經籍志歷叙石經  
遺佚之由謂貞觀初魏徵始收聚天下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  
本猶在秘府其即元宗所改之古文也趙氏言六經書易以隸  
法固非而顧氏言五經無古文亦未之深考也宋師然謂明皇  
史古文爲今文凡不合開元文者謂之野書此則無稽之言必  
不可信彼且不知天寶改今文而謂爲開元不亦乖謬之甚乎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5.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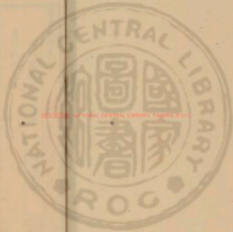
NATIONAL

REPRODUCTION OF ORIGINAL DOCUMENT



2000-47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者疑辨卷九

四明萬斯同李野墓

從孫福叔

書許氏說文後

許叔重作說文解字十五篇自為之序前言蓋相李斯作會  
篇中車府今題高作蓋應屬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為暗取史  
籍大篆或頗省改不謂小篆也夫小篆出於李斯筆矣後述甄  
豐既定八體三曰篆書則謂篆書即小篆秦始置使下杜八程  
邈所作一篇之中顯然亦莫何胸無定見如此班固藝文志言  
蕭何筆律太史使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  
體試之叔重乃改之曰漢書有筆書律學童年十七以上能



說福書九千字乃得為文又以八體試之大改筆律為草書時  
律漸已詳矣至於福書亦已改為小篆凡不合小篆者皆隸之  
則福書之廢以矣安得漢時尚存九千字之多夫古文之隸學  
童取其過於用而漢時已成行隸書即小篆亦且無用試福書  
何為音隸書初出止三千字即合蒼頡等小篆三篇亦止三千  
三百字然不及九千之數吾意隸書不足乃為小篆小篆又不  
足乃為福書必無合款書小篆為試福書之理叔重但增一福  
字而隸家之制遂晦談不如孟堅之書極核而可信也

書經志隸隸傳後

書與隸考之跡也隸隸以書法名天下而書為隸立傳絕不言

其書書獨於術說傳別說說言之蓋隸子會以謀反故隸當書  
作史時隸氏子隸無在胡者而觀之子璣古權權用事故書抑  
揚如此小人用心之卑陋一至於此或曰書於胡昭傳言昭善  
書與隸隸即昭淳術觀書說蓋有為是書亦當抑揚也曰胡昭  
之傳既稱術說善書何以觀之傳復詳言其好古文為隸隸草  
無所不善乎此其媚權專心昭然若見孰能掩之若夫鄭鄠海  
韋放亦當世名人觀志必當立傳而書皆抑之亦以無子孫在  
朝也試考觀志之得立傳者有一非子孫顯者乎嗚呼作史  
而為媚權專心此又前後諸史所不敢也他若唐書李北海傳  
宋史麻東坡傳皆不言其善書則史官隸隸之故而非若書之

有發行端也

書錄錄爲孝道表後

按元帝此帖書法固絕倫然歷千載百年至元世而始出則人不能無疑王元美於此帖凡三跋其爲己之所購則力辨其真爲他人之所刻則力駁其偽二說將何從愚考叔志錄事侍獻帝東還之歲錄已拜尚書僕射封侯封侯後至建寧二十一年帝祿封魏王始由大理還初國題三年坐事元明年帝至繁王位復爲大理及篡帝位改建封侯爲術僕費初四年八月代實封爲太尉改平陽縣侯明帝即位遷封父陵侯身拜太傅太和四年四月卒諡誠足錄未嘗爲司徒也乃帖尾書黃初二年

司徒東武亦係其誤蓋實書考二年之爲司徒者年欲七歲時尚爲廷尉且前爲尚書高帝得稱東武一授文情真偽立見元美非不知之而曲爲解釋是作偽者以之欺人而元美更以之欺己不亦異乎至其書法之佳入固無異論即謂元帝真蹟亦可也又按宋元章書史云余刻書至白首無親人道墨故斷自晉始是宣示賀拔諸帖皆非元帝真蹟况此帖之出自元世者乎且元帝與潯川胡孔明同學書於劉德昇時稱鍾胡體但有胡肥鍾瘦之嫌今觀李直諸帖亦云肥矣如是而猶以爲瘦將以何者爲肥乎固知諸帖皆非真也

張鍾錄用筆說



張彥遠法書要錄載鍾繇用筆說一篇謂繇見蔡邕筆法於東  
誕生中苦求不與及就死陰令人盜聞其處以得之是以為不  
述按繇之卒在魏明帝太和四年庚戌說之卒則在廢帝嘉平  
五年癸酉據錄二十四年安得有餘歲之事作偽者日不知書  
評妄至此而後入隋書述之真不可辨嘗錄又載王右軍題筆  
隸圖一篇謂繇弟子宋翼作書卒至相似狀如父子上下方整  
前後齊平錄此之翼三年不似見至者太原中有人於許下破  
碑臺遂得筆勢論蓋乃繇之依時法學為運大樞按錄至於太  
和四年下抵晉武帝太康元年凡五十二年計繇卒時翼卅年  
少亦當在二十以外至太康之初已七十餘始得筆勢論而學  
之其成名又在何時耶况太康紀號凡十年其意蓋又不知在  
何年則翼當八九十歲矣天下有如此評筆之論耶固知此篇  
乃妄人偽撰非真右軍之筆也

書晉書求晉傳後

按汲冢發塚一事晉書武帝紀謂在咸寧五年字暗小篆求晉  
傳謂在五康二年字暗科斗全一書也而按據如此今者趙述  
甫金石錄載晉所立太公望碑亦云太康二年且云藏書之年  
當泰統之前八十六歲而晉高敍稱天子傳其說亦然莫求  
晉之傳及而武帝之紀非莫求碑作於穆帝統德前八十六  
歲安得有小篆晉書非出一人之手宜有疑始竊怪當時作者



甚多何以不一較正致偽碑至此然張懷瓘十體書斷言其書  
隨世變易已成軟體則如塚中十餘萬言不盡皆科斗而來皆  
之傳亦未能詳悉也乃至太公辟所載還文王事實據汲冢周  
志而來皆傳俗州語書獨無所謂周志者則知當時黃髮者固  
多其未焚而遺逸者當亦不少也

書王右軍傳後

按右軍年於晉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年五十有九則其在志  
帝表安二年癸亥題十有四年元帝始即晉王位於建康則右  
軍隨伯父事過江當史在其前其年不過十二三年宜乎書法  
出虞翼郭楷下逮其功史進反越二人而上之度其年亦不過  
弱冠之外非全暮年而始善也乃晉書本傳言右軍書初不勝  
虞翼郭楷及其輩年方幼常以章草答度亮而翼深嘆服其字  
殊為大實考亮之年在建康成康六年庚子右軍年止三十八  
而書法已盡善可謂暮年方妙乎且右軍真迹至唐貞觀時猶  
存二千二百九十紙其先時之毀廢及當時之散於人間又不  
知凡幾蓋一人晚年之所能為乎後曾子固作墨池記亦言右  
軍之書曠乃善皆不深考之故也若右軍墨池之說亦有可疑  
墨池乃張伯英事右軍嘗與人書曰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使成就之若更未嘗後之是右軍臨墨池明矣今會稽載山之  
上有墨池謂是右軍故蹟則好事者為之而非右軍實有筆

也

書王右軍題筆陣圖後

按衛夫人筆陣圖王右軍題其後於夫人夫有既詞後人或致  
之獨所論作字之法香而評書家尊教誨而吾謂其可法者在  
渡江共濟一事夫晉自南渡之後中原大亂士大夫安敢北濟  
此又當北游名山之許之洛得毋謬妄蓋此書皆言右軍渡江  
後書法始大進作偽者不知謂其渡江而北故有此誤王元美  
曰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際永絕斯言得之且洽乃右軍之弟  
而稱之為兄衛夫人實其受業師而加之說實皆不可信古書  
流傳頗多偽撰者自意其然故入得攻之則者毋為其惑

書王獻之傳後

王右軍父子以書法名天下世之論者莫不謂父勝於子而獻  
之獨自謂過之吾書載謝安問獻之書言何如若家草答曰故  
嘗不同安曰外論殊不爾答曰外人那得知孫過庭書語以故  
嘗不同為政當勝足直以已為勝於父矣夫里名勝母者子不  
入天下有為人子而自謂勝於父者乎此真出人理之外不可  
比於人論者矣書語又載右軍入都臨行題壁獻之暴拭除之

雖曰書其處私謂不慈右軍遠見嘆曰吾去時真辭耶歎之乃  
內慚天下有父之兩書而子可拔去之者乎右軍務梅子之  
短乃厭之反抑父之長其不孝之罪真不可容於人世矣後人  
愛其書竟不知其視可乎哉謝安石書法有名款之書作佳書  
予之謂必存錄安石款其後物運之款之深以為恨此安石第  
其人政後其書也夫臣有善謀於君子有善遠於父天下之通  
義也歎之即臨父猶當自謂不如况本不如乃反自謂勝之哉  
右軍之于六子皆氣書而中多不肯如誠之馬臨城衝至臨城  
取身歎之狂書不登畢世視其行楷皆精本  
蘇氏始為思可詭及其揚之抑父者不肖之至而劉義慶世說

猶成譽之亦不識人間有羞耻者矣猶怪右軍之書未勝於子  
乃當時學書者競譽歎之而不學右軍致右軍之名反為所掩  
至南齊劉休獨好右軍而學其體而右軍法始行及唐又宗美  
竭力推右軍痛詆歎之至此之餽肆括技且以垂情賤右軍其  
逆或校以官于足四方歎歎之書者皆割去其名可以右軍之  
號同利希崇白天歎之聲價大損其所傳於世者亦寡矣文臣  
之修者書承其君風指曰言歎之骨力遠不逮父而頗有相處  
則又抑之太過不足以服天下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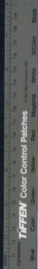
書唐玄宗改古文尚書為今文詔後

按尚書傳曰伏生者謂之今文以所書皆隸字也傳自孔安國



者謂之古文以所書皆科斗古文也然安國不識科斗書以陳  
古定則亦古文也爾而謂之古文者固得自壁中古文其為我  
與今文不同故仍稱爲古文也及劉向以中古文中古文即孔  
氏壁中古文與  
中書或於壁較收陽大小夏侯三家之書涵括習誦皆有既簡則安  
國雖改古文爲今文而其原本固在壁中也迄於後漢劉向推  
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第曰古文尚書是必仍  
用隸字曰折衷於今古文之間而取其多數曰中文也至唐文  
宗天寶時又改古文尚書爲今文是時天下盡用今文矣何以  
改爲古文尚書孔安國已改爲隸其所作五十九篇之傳皆隸  
書也則奇今文也唐初孔穎達爲之疏已以隸書學官天下崇

者但知今文而已又何以改爲考封氏聞見錄謂開元以來者  
司將武舉人皆先納研習之本文字差批帳以習卒爲定書或  
可通雖與官本不合主司務於收整即裁過天寶初敕改尚書  
古文惠爲今文是則舉子文字不一故依古又改從今文以一  
之也然歟天下之文何不救天下舉子盡依貞觀所頒之註疏  
而乃改古文以遵就之也且其僅尚書一經耳唐時設科有九  
經五經三禮三傳之目能書取而改之耶竊使其時惠出尚書  
所藏漢魏石經重勘諸石天下之文豈不稱帝王盛舉甚而惜  
其不出乎此也運天寶十年有司言經典不正取舍無準詔使  
官較定經文選尚書者并國子司業張昌共相驗考益遂俱五





經文字三卷然但書之於壁未嘗刻之於石是玄宗之所為實  
出漢宣帝下而一時在朝諸臣有懼蔡中郎多矣以寶三年今  
改古文尚書為今文其經文仍舊稱其始書見碑所凡數

再書唐玄宗改古文的書為今文詔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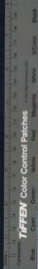
唐玄宗改古文的書為今文馬貴與氏謂漢之所謂古文者科  
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  
之隸書也愚竊以為不然夫隸書即楷書也孔安國既改古文  
為隸即為此所謂俗書也玄宗何必復改况安國不識古文時  
人亦無識者不得以已隸字寫之是石雖古文其實即今文也  
再復所新又上違官藏之書而即孔氏子孫亦不復見而古文

無幾矣稍宣帝時微齊人能通古文者張敏從受之敏傳于古  
書傳增杜鄴鄴傳于林林傳衛宏祿授而古文大興是東漢時  
古文之學反成矣觀許氏說文自序謂稱易孟氏書孔氏詩士  
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不惟尚書有古文  
即諸經亦有之故宣帝喜年中詔立石經於石室即以此古文陽三  
體之一至魏而鄴鄴傳經章詠咸善古文正始中立三體石  
經古文居其首元魏江武謂魏碑在漢碑後而其文蔚煥三體  
復興不可謂漢魏之世無善古文者遵元魏之末陽術之撰經  
隱伽藍記言漢石正存二十五碑就石四十八碑或莊則載之  
古文一無所損士大夫必多有其幅平雖數經遺漢碑石不全



而稱本國在天下宜無學習者唐書曹憲傳言憲選於小學  
自漢杜林新宏復古文七絕至憲復興是唐初亦有通古文者  
玄宗之所改古文安知非出憲之手或觀石經之所遺而為氏  
乃指為隸書不亦異乎或考新唐書藝文志明言三字石經尚  
書古篆三表則唐之有古文尚書以其實據矣至德宗時李陽  
冰子獻之以所藏古文考經新宏官書二部遂輯登官書即宏  
所愛於杜林者矣玄宗之後古文稍未絕於世安得謂天寶所  
改之古文乃隸書哉且白程起作隸前人即稱之為楷以其可  
為法於天下也安得以隸書識之隸果小篆所出於秦隸行而  
小篆即廢實以其體端方簡易便於朝廷上下也安得以俗書

識之為氏生平著書甚富能舍隸書而用篆稱字總由宋世文  
人不知隸之即楷而誤言隸為二爰以此謬論也書宗之  
改今文既遠漢復世至宋太祖以陸德明所釋尚書多仍古文  
之舊與玄宗所定今文駁異詔太子舍人陳鄂更定尤為嚴潔  
之至夫德明所存古文不過十分之二正當寶愛而謹守之乃  
必欲盡去而後已二帝之不學無術一至於此哉然古文雖改士  
大夫家猶有存者昆公武請書志言呂大降得 本於宋次道  
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小異而大同其作字奇古非附會穿  
鑿者所能到此則二帝威力之所不及者猶賴賢士大夫寶藏  
之而其後則不可問矣觀藏宋室和書滿諸體皆藏獨無古文



則在宗詔書所謂舊本仍藏御府者至宋亦不可得矣

題宣和書譜

此譜出宋徽宗親撰乃御府收藏真蹟非徒得之他國者其所評臨宜不虛然意在廣收本免多溢入其所與高樞者又不過蔡京孫司成之徒此語甚高宜其鑒別之未精也且臨次先後亦多失當如陳造晉人也列之於陳則誤此齊人也列之於齊亦題穆唐初人也列之於唐末其君臣之學問亦可見矣若夫蔡京行書收至七十餘幅而鑒譽之詞不啻如伊傅周召此豈可令後世見哉

再題宣和書譜

按隸書即籀書唐五代以前從無其論自宋歐陽永叔誤以八分為隸遂判隸楷為二體此語因之用已評矣其所載善隸者又止隸擇木一人夫唐人之稱擇木皆謂其善八分誰何以稱其善隸亦誤以八分為隸也然其作八分孰辨又自言古之君稱與今或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今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分其說未嘗不明特中無定見故二三其說然則隸之與楷固可分之為二哉

書張表五經字樣後

唐張表撰五經字樣三卷其石刻至今猶存宋書乾符三年元壽博士孫自收以家書重校為定七月十八日書刻字八萬



會則此刻在清室朝明矣乃宋陳孫書錄解題謂代宗大曆  
中所刻予嘗疑之今考唐封演開元錄謂天寶十年有司言經  
典不立取會無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  
恭共相考驗奏送撰五經字樣書於大學論堂之壁是大曆未  
嘗刻石之一証也又考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謂大曆中  
名儒張芬為國子司業詳定五經書於講堂東西廡之壁積六  
十載前刻汗爛喉迷不辨國學上言詣賜錢十萬再新壁書是  
大曆未嘗刻石之又一証也不知孫何據而云然然此經之  
書壁在大曆十一年上元天寶十年已二十六年矣孫即博經  
廣搜何須若是之從茲茲較定在天寶而書壁則在大曆以中

更安史之亂也且書壁未必即出於孫芬在天寶中已為司業  
必無閱二十六年仍守一官之理誠是時孫已不在即使猶在  
書亦決不出其手蓋特因其較定之經非必欲其親書於壁如  
漢蔡中郎之所為也觀高錕之記謂再新壁書而孫白叔乃時  
記書壁之歲月則以經非出孫手書益明矣

記板刻原始

按五經之鐫板宋史謂始於周顯德不知唐長興晉開運已先  
有之世言馮道始鐫板官嘗於市蓋射利也其射利未可知而  
始始之功實被於萬世獨怪秦漢以來其文字已知刻石矣何  
故不知鐫板少陵詩言岬山之碑野大焚東本傳刻祀史真亦



知鑿板其何故不以鑿經史以啗前人之私而後人之巧也然  
自鑿板之後書籍日多入以其得之易也反置之不觀而僅詞  
莫說不可傳世者亦幸矣哉其來其又板刻之害也

題解婚書學法語

按張氏述法書要錄有傳授書法人名一篇不知何人所作語  
多評委其言亦色情在暖得錄傳衛夫人及錄駱韋誕摩之類  
已別有辨此篇仍繫其舊史有書為如言錄師曾喜鍾繇傳  
度翼衛夫人王羲之傳謝朓王僧虔傳孔琳之並皆評委今史  
辨之曾喜既言當時人鍾繇則中裡宰相相去百餘年安得稱  
師弟臨卒於魏明帝太和四年庚戌晉愍帝建興元年癸酉庚

翼始生安得云鍾繇傳度翼王羲之卒於晉穆帝昇平五年平  
百謝朓卒於梁武帝天監五年丁亥相距一百四十七年安得  
云羲之傳謝朓王僧虔卒於新武帝永明三年己丑孔琳之卒  
於宋廢帝景平元年癸亥前六十二安得云僧虔傳琳之又言  
然但傳李伯顏其仰傳懷素時不可信後又言蘇黃米蔡等為  
名家蘇黃蔡蘇銘彭繼之考辨敘卒於康定二年年己仁宗即  
位之十九年也其時蘇黃米三人多未生安得云繼之始彭則  
與三人並世故時稱蘇黃米蔡又稱蘇黃米蔡以蔡為三人首  
輩而蘇則同時也亦不得云繼之此為決非解大紳所撰乃妄  
人不讀書者為之特其評元代諸家頗有可採故錄之

題甘泉宮元圖

漢官林子古入臺宗師示余以甘泉宮元圖其凡間人濟其地親於元礮中者其額有四字曰長生未央古而後其為漢物無疑也或有問於余曰昔工子充作漢碑元記言未央宮元九六等其面皆有字一曰漢升天下一曰長樂未央一曰儲齊未央一曰長生無疆一曰為壽無疆一曰永壽無疆無所謂長生未央者得毋偽乎余曰不然彼所云者未央宮元也後子所得者甘泉宮元也未央作於高帝甘泉則作於武帝時之相去將百年未央在今或舊甘泉則在今澤化地之相去又二三百里宜其制有不同也安得執彼之說疑此之偽乎子充記謂元

之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厚一寸稍質之林子之元其制皆合制其為漢物何疑或又謂未央之元乃篆字此則篆字何以不同余曰隸即今楷書也嘗為帝時去秦未遠隸書止行於民間故用篆字至武帝則朝廷上下悉用隸書故製元者即用其體書之也又何疑或人稱善因題於圖後

記澤化閣原始

陶九成輟耕錄辨祖石刻言劉歆暇日記云為博慶說此怡本南唐保大年摹石題云保大七年龔會忠軍王文炳摩勒較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太宗命得秘館所有增作十卷為板本而石本後以火斷缺錄又言晏郡陸友仁云嘗觀諸伯真所



記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刻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愚謂石刻始於南唐其說誠然馬氏謂刻於保大七年褚氏謂刻於後主時名昇元帖此則可疑考昇元乃烈祖年號保大則元宗年號帖若為後主所刻豈有逆用先祖年號之理諸氏所云殊為異善而陸氏陶氏皆不能稱何也愚意烈祖不善書必非昇元時所刻元宗善書而保大七年正其全盛之世宜乎有此雅舉衡以馬氏之言為正然海內帖乃石刻而為氏謂之叔本其言亦未為確也

書傳授書法人名流

法書要錄有傳授書法八名一篇中言蔡邕傳之崔瑗鍾繇傳

之衛夫人愚竊或之按崔瑗卒於順帝漢安二年瑗未幾四十九年靈獻帝初平三年壬申蔡邕孫操卒安得云邕傳於瑗鍾繇卒於明帝太和四年唐虔越四十二年晉武帝泰始八年壬辰衛夫人始生安得云繇傳衛夫人此譯書之極不可信唐世南卒於貞觀十二年年八十一歐陽詢卒於貞觀十五年年八十五兩人年正相等安得云世南傳詢陸柬之世南之婿受法於世南不受於詢也李陽冰雖與徐浩同時未嘗相授受顏真卿鄭彤四人書法得之於張旭非檢法也皆詳各不可信

厚書鼓辨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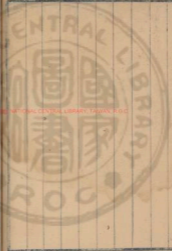
四明萬斯同孝野叟

從孫福校

為首范萑辨



為首有范萑之文孔安國以為國鄭康成以為山馬融王肅皆  
言在臨羌西而無所指實或問孰為是余曰孔說是古書之言  
范萑者此書為首外此則有為本紀山海經然本紀言范萑去  
萬萬五萬里必非為首之所指山海經兩言范萑一在大荒一  
在西域亦必非為首之所指蓋為首列在雍州之本其去雖必  
不甚遠若越在數千萬里之外豈古帝王不勤遠畧之說哉况  
下文新支梁坡略近中國豈萑字獨遠遠孔氏謂在流沙之內





厚書校勘卷十

四明萬斯同孝野叟

從孫福校

為首范萑辨



為首有范萑之文孔安國以為國鄭康成以為山馬融王肅皆  
言在臨羌西而無所指實或問孰為是余曰孔說是古書之言  
范萑者此書為首外此則有為本紀山海經原本紀言范萑去  
萬萬五萬里必非為首之所指山海經兩言范萑一在大荒一  
在西域亦必非為首之所指蓋為首列在雍州之本其去非必  
不甚遠若越在數千萬里之外豈古帝王不勤遠畧之說哉况  
下文新支梁坡略近中國豈萑字獨遠遠孔氏謂在流沙之內



而此篇之本言西被於流沙正聲教所及之地故以疏皮來貢  
非真窮荒絕域如焉本此山海經所云也馬王二氏謂在臨羌  
西則又太近惟孔氏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為得其中心蓋實國名  
而非山名也漢武帝西石之荒服去其東遠涼馬茂謂西家之  
南山即荒服之體亦覺太遠若唐劉元濟元都嘗所窮之荒  
亦太遠明僧宗泐之所探鄧登沐英李英之所喻亦未必即其  
故蓋斷以孔氏之言為正蓋及莫仲之註竟以山海經西域之  
荒服為解益大謬不無吾安敢妄信之哉

請為首合註一辨首水

實則夏桑仲為首合註一首合古今水道而釋之其核之也

博其考之也詳矣然尚有詳及者亦不可以不辨其釋雍州弱  
水既而謂西海之弱流沙之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  
莫春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夫此乃大荒經之文其水去  
中間不知幾萬里於雍州何預而乃引此為解凡山海經之言  
固多舛誤而大荒經為尤甚此水既在大荒神而即不治何嘗  
於中國而汲汲治之况經又黑水西河惟雍州之下首曰弱水  
既西然後及於涇渭漆沮諸水是此水固在雍州境內也豈有  
舍境內之水不治而反從事於數萬里外者乎此誠說之誤也  
者也至其釋導弱水一節則曰弱水在甘州衛西若得支弱水  
去長安四萬里又一弱水也不知其文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



入於流沙載諸印上文弱水既西之事安得故而二之既知條  
支之弱水去長安四萬里何故引之以解雍州之弱水一屬之  
中而自相輒指如其亦可見其擇之不精矣意者以流沙之弱  
水非即條支之弱水乎山海經言流沙有二其一見而次三經  
不言下者弱水惟大荒經之流沙有之而為本紀謂流沙去萬  
高五萬里即大荒之流沙其下即有弱水焉孫安能棄其不  
足據以為證明矣若條支之弱水則漢書西域傳言安國長老  
時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其說蓋流沙與河非羅州  
之弱水非即大荒之弱水正且言時聞漢書亦未以為實事  
何故定為又一弱水即去長安四萬里之說班固二史皆廢之  
不知夏氏何所據是不惟誤解為實亦不善讀史傳矣觀是書  
考其尚深解之矣

請為實命註二辨在焉

高貴雍州之東有曠地流沙新文集據西戎即叙之文夏氏註  
曰有其四國在流沙之外流沙之內羌骨之屬皆就次存明焉  
之功及戎狄也此用孔安國之傳明以流沙為國名矣即經之  
曰流沙之印是惟帝之下都乃用山海經之文又以流沙為山  
名矣復經之曰在吐蕃界是用元史河源考之說并異於前此  
二書矣夫孔氏謂流沙之內則其地在今沙州去肅州嘉峪關  
不甚遠去山海經之流沙則甚遠安得說而一之山海經之流



海在西域于閩國內不言在吐蕃吐蕃則在于閩南山之東南  
中國流寓之西去孔氏傳山海經所言之崑崙皆甚遠又安得  
混而一之數言之內而錯謬如此曉人固當知吳乎或者曰崑  
崙既非山海經之所稱然則在何地曰孔氏以崑崙析支道按  
為閩名馬融王肅以為地名惟鄭玄解為山名而又不言其所  
在後之解析支道按者莫不以為地名或總名則崑崙安得指  
指為山名乎若欲以此之崑崙與山海經河嶽考之崑崙雖而  
一之實有不可蓋山海經之所云已不合於河嶽考矣與為貢之  
所稱合而為一將使非信之矣其崑崙之說吾斷以孔氏之言  
為信而其他皆不敢信也

積石為貢命註三經積石

為貢之積石也初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嶺曰導河積  
石至於龍門郭璞山海經注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郡  
道元水經注則謂在隴西郡河關縣隴西即金城也唐於其地  
置積石軍在今為臨洮府河州之境為之導河始於此邊此即  
為西戎不必導且河不為患也其他書言積石者皆山海經亦有  
二一云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可以西流  
云又西三百里者蓋自崑崙而西歷懸游巖母王莽斬棘四山  
二千一百里而後至乃西域之極境非河州之積石也其一言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馮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海



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焉所導積石山此則在今河州之境  
中國黃河之所始也其在後漢書言段熲追燒當羌且蘭且行  
到月渝雪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其在新唐  
書言漢君集專道宗運吐谷洋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至星宿  
川達拓海上望積石山攬觀河源此二書所云道里相違當只  
是一山雖一言河首一言攬觀河源似乎河水之所出然去山  
海雖遠西之積石不言數千里不可混而為一乃唐張守節史  
記正義謂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龍峯入鹽澤東南游行  
入吐谷洋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而夏氏合註謂  
之夫古之言河源者二家殊異則謂河入鹽澤游行地下其南

則河雖出焉而不言經大積石都實則謂河源在葉甘瑟西鄙  
有塞百餘里登高山下頗險峻列星名星宿海邊之積石州  
而不言經大積石不知張氏之正義何所據而云然乎且諸書  
言積石者多矣縱無大小之名若以山海經述西之積石則其  
本西流與中河國無預以攪渾書新唐書所云為大積石則其  
書亦未嘗言安得有大小之名且此二書之積石並非河源之  
所出河但經河州之積石無所謂大積石也張氏既失之於前  
夏氏復巧之於後何哉

山海經渤海說

經言海內龍春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而南又



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焉所導積石山大河出崑崙入積石其水皆東流蓋不言東而多言西南北何也閻世久遠傳寫失真也其所言渤海何海也即蒲昌海也蒲昌乃河水而潞廣東三百里在玉門以西水無大於此者故名之曰海也然不曰蒲昌而曰渤海者何也意虞夏時名瀚海漢時名蒲昌猶蒲昌又名蒲類又名鹽澤也其言又出海外何也蒲昌之水東流入於積石即所謂出海外也下文言即西而北入焉所導積石山可知入積石者即出海外之水也以經所言與漢書所載河源水相合將不知渤海之即蒲昌耳此言渤海即入積石而漢書言潞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何也意虞夏時此水亦通流久而陸塞故謂其潞行地下而其流流蘇絡關分明也後世之河無百年不變者況二千年之變乎然則河源去積石若足近乎考河有二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去玉門關三百里玉門去積石不過千里固不甚遠也通於此說則後世劉元鼎都實之所窮河源俱不及信矣

### 水經河源辨

秦飲水經首載崑崙以河源所從出也其言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崑崙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東北厥丘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是數言者吾嘗疑之山海經言崑崙有三



其一見西次三經之內曰崑崙之邱實維帝之下都河水出焉  
而不言其道里其一見海內西經之內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  
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北即西次三經之山但言  
有許畧非二山也其一見大荒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  
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墟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而  
亦不言道里惟兩本紀言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去高為五萬  
里為地之中而淮南子則言萬萬一千里夫三書所言其為不  
一故書既載山海經則當言萬萬里若按兩本紀則當言萬二  
千五百餘里乃河水所出則從山海經去萬萬五萬里則從兩  
本紀而高為一千里又從淮南子數言之中自相矛盾既曉八國

當如晏平夫河水所出之崑崙山海經所云者在西域于闐國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長安去崑崙不過千里今言去崑崙  
五萬里則是大荒之崑崙非于闐之崑崙也大荒經明言下有  
弱水環之其非河源所出可知何得言河水出其東北限河之  
源則引海內之崑崙山之高則引大荒之崑崙何胸中憤憤如  
是豈後人可欺而事在絕域者可憑臆而妄道耶夫欲任其王  
莽時其於武帝之窮河源及史記之大宛傳必問且見矣何故  
不從其說而妄引大荒之崑崙今大荒經其在河水河曾出其  
下哉此為水經之第一篇而謬妄已如此其他又從可知矣



山海經之言積石有二一曰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貫以西流又西者自崑崙而西行二千里方至積石其水西流史記所謂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是也一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入於南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焉所謂積石山史記所謂于闐之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是也二山東西相絕不知幾千里不可谷而為一明矣乃無故水經謂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歐在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貫以西南流是合二山而為一矣大河水貫以西流本指西方之積石也而所謂之積石山海經崑崙者是言欲乃移置於其下

因已大謬更於西流改爲西南流不知河自鹽澤而下實皆東流而非西流加一南字於水道終不合其可以足曲解乎故河水貫以西流之文言於西方之積石則可古於東方之積石必不可況東方之積石乃兩山夾峙河流其間非貫也欲欲整其文乃全昧其義是用山海經而反背乎經矣鄭道元之註最善於此亦不能解孰謂此書為不刊之定論哉

書漢書西域傳後

按于闐東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都護治所為葉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七里而河源在于闐東境其去陽關不甚遠當漢使窮河源時未置河





西四郡則視于關為遠遊四郡既開自張燈列亭障直至鹽澤  
而輪臺葉卑皆置四卒設官史後又命都護晝夜南北通諸國  
則于關亦在節制中其去河湟不遠矣漢使歲時來往皆所目  
擊其說宜盡誣乃自都實之說出而人皆厭舊書新莽起起而  
附和之反激漢人語為妄何其謬也况東漢時班超父子鎮西  
域歷數十年彼於萬里之外如脩支安惠國猶使命往返不絕  
豈于關在三千里之內者反不經涉其地乎觀漢書所載河源  
視史記為詳必至堅得之於仲升故能略如指掌厥後班若  
伐交撰西厥記以蘇竟臨即謂為西域傳所言河源與前二書  
無異則其言益可信宜有司焉班固三氏之史皆不足據獨都  
實一人之言為足據乎或曰史記言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  
為觀所謂崑崙則高本北山海經之言不足信矣曰河所出之  
山本不必崑崙乃漢武按古圖書錫以此名哉于長言崑崙蓋  
未嘗言撫河源也且漢武所據圖書蓋即山海經何以知之經  
所言崑崙去鹽澤不遠此亦去鹽澤不遠或疑其非二况此地  
之山惟崑崙最高寧更有一山與之相匹者漢武之錫名崑崙  
亦必審嚴而後定夫豈漫賦率意加之哉唐書戴蒙請吐谷  
渾窮地大星宿川觀河源此頗與都實言相類要不若史漢所  
志詳嚴而可信也



按河源之出星宿海衆謂始於都實之所窮不知新唐書已明  
載之當唐師之往吐谷渾進亡逐北其時至險促也乃望積石  
山覓觀河源其必前人原有美說哉因經行而一觀之不然而  
如其為河源而從空經師以眺望之長李道宗曰極海近河源  
古未有至者則唐人之知河源從矣師經其地既數萬大軍所  
日見則內地之人無不知河源在星宿海矣特當時以道窮難  
未暇由源委竟爾元都實之入孫甘恩必番人相傳謂河源在  
其他故直由吐蕃以入而於漢世舊傳之監譯竟不一聞豈際  
見星宿海遂謂河源在是白於為千古所獨見而不知唐書已  
載之固不待元世而始得其迹也然都實不足怪獨怪朱恩本

書新唐書吐蕃傳後

清易有柯九思草熟為道人乃亦勅色相驚謂發千古之秘矣  
新唐書亦未之見耶觀元史河源考謂朱恩奉侍帝師所藏梵  
字圖書為之志夫帝師者為斯談僧也元重西僧其入輻輳於  
都邑則前所云番人相傳有足說者當不誣矣豈都實始發其  
秘哉

新唐書吐谷渾傳言大軍次星宿川達析海上望積石山覓觀  
河源是河源在星宿川矣其吐蕃傳言大理帥劉元龜為吐蕃  
盟會使既盟西觀河源其地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盤山古所  
謂危岫也番曰悶磨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源其間是為



兩河源也元都實往窮亦謂源出星宿海與吐谷渾傳合矣又  
謂東北去九服河八日程九服河去崑崙二十日程是河源  
之去崑崙凡三千里與元都所言迥不符非吐蕃之崑崙山明矣  
乃又謂崑崙山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剌其山最高海  
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夫一山而有三名蓋人亦不稱為崑崙  
都實安知其為崑崙而稱之此其為附會之言無疑也及明洪  
武初僧宗泐使西域云河出林必列山夫一河源而元都謂出  
崑崙山又曰閃磨黎山宗泐則曰林必列山都實則曰大雪山曰  
亦耳麻不剌則曰騰乞里塔一山而有數名吾將毋從從而論  
之不特都實之言為附會即元都之言未始非附會也惟元都  
謂是崑崙去長安五千里以都實所經道里計之約畧相似但山  
名終古不易中國之稱崑崙自漢至今無異也則舊語亦應然  
况元都所使者吐蕃都實所授者亦吐蕃河以唐曰崑崙山而元  
曰大雪山唐之舊語曰閃磨黎而元之舊語曰亦耳麻不剌  
乎知其不一處明矣夫同一窮河源也漢不同於唐唐又不同  
於元元安所取信吾謂河出崑崙古書畫然山海經及漢人所  
窮得之矣後人既知古書河出崑崙之語乃不求之於于闐而  
反求之於吐蕃偶見眾流會聚之區即指為河源而強名其旁  
近之山曰崑崙以牽合乎古書不知欲求其而愈失其真也論  
古者尚深辨之哉。



崑崙山

古之論河源者皆謂出於崑崙而傳記所載不一其地古人亦未有定論或不謂道里遙遠而紐為一說或就其耳目之聞見而偶為異詞總由山川不能命名又起在窮荒絕域無地志可憑里人可質且語言不通稱名亦異以故歷數千百年而終不得其實也吾為博攷古書其言崑崙者約有十餘家其在西貢則言麻皮崑崙折支築檀西戎而故孔安國釋為四國為妣王南國之皆謂崑崙在臨羌而獨鄭玄釋之為山而又不言其所在此一崑崙也其在為今紀則言崑崙高三千五百里去高為五萬里居天下之中司馬遷史記因之而頗遺其非此又一崑

崙也山海經志崑崙元三其在西次三經則曰崑崙之師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東至於無連其在海內西經則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里河水出東北隅水止一山而兩言之者蓋其經非出於一人故載有詳畧而實非二山也此又一崑崙也其在大荒經則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水之從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墟其下有弱水環之此又一崑崙也爾雅謂河出崑崙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雜而于記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歐此即繫山海經之說無二山也其在史記則謂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天



于乃集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范谷云則是山本異名特漢武  
加以此名耳此又一范谷也吐回范暉二書今史記其在晉書  
則謂涼州張賊時酒粟太守馬友言酒粟南山即范谷之墟漢武  
帝幸西王母於此請建祠祀祀西王母敬後之此又一范谷也  
在新唐書則謂河之上流由洪濟溪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積春  
可涉秋夏乃脹舟其南三百里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范山古  
所謂范谷也書曰謂歷數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此又  
一范谷也其在元史則謂河源在吐蕃茶甘思西部有泉百餘  
泓名大鼓積尾華言星宿海之行凡一月泉甘思東北有大雷  
山名安耳麻不楚刺其山最高謂之騰乞里塔即范谷此又一  
范谷也明太祖實錄則謂鄯愈沐英討吐蕃進至范谷山室宗  
寶錄則謂李英進安定曲先厥踰范谷山西行數百里至雅令  
湖之地此又一范谷也大范谷一也而有十數家之異將安所  
適從哉愚細考之為貢之范谷近在漢唐邊塞之內吾禹貢之  
所指明鄯愈沐英李英之所踰即商賚志之所載即此山也此  
非河源之所出可不必辨為本紀之范谷地在數萬里之外華  
人從無至者鄯曠注大范谷即引此為說足二書所指本同一  
山况明言弱水環之則非河源所出可知亦不必辨山海經之  
范谷不言在西域何國以上文考之其東北四百里曰槐江之  
山邱時之水出焉北流注於泃水泃水即泃澤也泃澤即蘆澤

于乃集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范谷云則是山本異名特漢武  
加以此名耳此又一范谷也吐回范暉二書今史記其在晉書  
則謂涼州張賊時酒粟太守馬友言酒粟南山即范谷之墟漢武  
帝幸西王母於此請建祠祀祀西王母敬後之此又一范谷也  
在新唐書則謂河之上流由洪濟溪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積春  
可涉秋夏乃脹舟其南三百里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范山古  
所謂范谷也書曰謂歷數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此又  
一范谷也其在元史則謂河源在吐蕃茶甘思西部有泉百餘  
泓名大鼓積尾華言星宿海之行凡一月泉甘思東北有大雷  
山名安耳麻不楚刺其山最高謂之騰乞里塔即范谷此又一  
范谷也明太祖實錄則謂鄯愈沐英討吐蕃進至范谷山室宗  
寶錄則謂李英進安定曲先厥踰范谷山西行數百里至雅令  
湖之地此又一范谷也大范谷一也而有十數家之異將安所  
適從哉愚細考之為貢之范谷近在漢唐邊塞之內吾禹貢之  
所指明鄯愈沐英李英之所踰即商賚志之所載即此山也此  
非河源之所出可不必辨為本紀之范谷地在數萬里之外華  
人從無至者鄯曠注大范谷即引此為說足二書所指本同一  
山况明言弱水環之則非河源所出可知亦不必辨山海經之  
范谷不言在西域何國以上文考之其東北四百里曰槐江之  
山邱時之水出焉北流注於泃水泃水即泃澤也泃澤即蘆澤



也。鹽澤去陽關正三百里。則崑崙當亦不遠。漢武之所名與山  
海經所云地實相近。漢武所率圖書當即用此經之文。不然崑  
崙既絕。時於鹽澤而天。豈更有一大山與之並峙乎。如兩書之  
所指。非二崑崙也。若夫唐書之崑崙。漢語既曰紫山。書語又曰  
閼風。豈何以知其為崑崙。而稱之劉元。爵雖多。後其地不過閼  
古。書河出崑崙之言。從而附會之。非其實也。元史之崑崙。謂去  
河源三千里。夫天下之水。未有不發源於山者。黃河為天下大  
川之首。豈有不源於山。而源於星宿海之理。且華夏之路。皆不  
名崑崙。而都實獨意之曰崑崙也。其誰信之。夫欲窮其源。自  
當溯流而上。乃不由水道。反從山巔而行。以何意乎。自漢以來

皆言河出于閼。為始實者。當先求漢之河源。審知其非。是然後  
求之他方。庶幾無憾。今不問兩漢之故迹。舍于閼。而問之吐蕃  
自以為河源在是。又誰信之。夫河源不出於崑崙。已肯乎古人  
之說。而其所謂崑崙。又去于閼之北。每數千里。其不可渾而為  
一也。明矣。然則究竟從推山海經。漢武帝之說。吾有取焉。餘則  
無取也。竊怪昔人之論崑崙者。不考諸書之異同。而并為一說。  
致東西背馳。南北醫亂。說愈多。而愈不明。余故書集諸書之言。  
崑崙言河源者。為一編。而辨其異同如此。

崑崙辨下

余既為崑崙辨。或語之曰。山海經所言多怪妄。子獨有取焉。何



也曰此總裁人物形說世所不經見誠為怪事固宜然暗在荒  
服之外其於中夏國未嘗有是也至所載山川不可謂盡譯其  
所言茫若去盤洋不遠東距今肅州之嘉峪關不過二三千  
其方謂止八百里高止萬仞今中國之山多有若是者可謂之  
荒誕乎世之稱西王母者謂其居瑤室瑤臺非人間可望乃經  
謂其狀如人鹿裔豹尾蓬髮戴勝穴居世謂荒莽多寶玉而經  
一無所言惟把江之山云多琅玕金寶可謂之荒誕乎至漢  
武所名之荒莽則張宴言之已詳今使書窮之其言無異故  
武帝按古圖書名之曰荒莽其後漢成已校尉西域都護于闐  
亦在所轄中則盤洋荒莽之間乃漢使或或往來之地非人迹

不到者比班范二史豈有不核其實而漫然載之者乎况范史  
之西域傳即班勇之西域志班氏父子鎮西域者數十年而後  
為其志其書並不可信乎若星宿海之說唐書吐谷渾傳載之  
原不始於都實但唐書止言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實  
觀河源而不言荒莽則其所謂河源未必真河源也都實則直  
云河出星宿海距荒莽二三千裡其下流亦宿河始名黃河源  
水猶清人可涉則如其上流非黃河矣非黃河而強名之為河  
源蓋因唐書有星宿川之說遂得會之以欺其主爾夫若輩既  
不學無識而學士大夫如本志本滿昂育初九思輩亦相踵重  
駭為異聞獨不知新唐書已載之於前乎余之於山海經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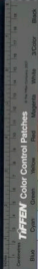


特取其地理而可信耳豈敢臆排都實之說哉

書徐實客傳後

錢謙益作徐實客傳謂實客好遊嘗後事宿海由隸足而西  
出玉門關數千里至荒裔山窮望宿海去中夏三萬四三百  
里又曰禹貢岷山導江乃泛濫中國之始非江流河發荒裔之  
北江發荒裔之南非河源長而江源短也觀者駭其說以為信  
然余細考之而知其言之謬也元都省之說謂河源在葉甘恩  
之星宿海夫葉甘恩雖舊地名去雲南荒江西北正一千五百里  
去四川馬湖正西亦止三千里實客豈不知河源出星宿海既  
至難足山自當由麗江而往不半日即可達其地乃舍此不由

反遠走玉門關何也玉門東距肅州之嘉峪關約九百里嘉峪  
南至麗江約五千里葉甘恩去玉門則六七千里矣不夫五千  
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遠必非人情意者以漢武所名之荒  
裔即都實所指之荒裔乎夫漢之荒裔在于關東去玉門不過  
千里去肅州不過二千里元之荒裔在葉甘恩東北去星宿海  
三千里去漢荒裔可四五百里其相距如是之遠而實客乃混  
而一之其不學無識一至於此乎若實客有足言則實客為無知  
若實客無足言而謙益言之則謙益胸中亦大不解溼涸矣蓋  
漢荒裔之旁絕無星宿海元荒裔之旁去星宿海又遠甚其語  
無一合謙益不能取正反為作傳以張大之一何愚也且白玉





門至漢范滂安得有數千里白星宿海至中夏安得有三萬四千里其庸人能辨之而謙益乃為所惑吾不能解也其言江河之源並出於崑崙亦非也若漢之崑崙止有河源而無江源若元之崑崙並非河源之所出安得有江源且中國之大川江河為最河在北江在南則黑分派河既在北其源必發於北故謂河源在于關之崑崙者是也江既在南其源必出於南謂發於漢之崑崙則偏於北而非南謂發於元之崑崙則凡之崑崙在其南而不在于其北其說怪妄不經或者未讀前史不讀舊志有二故緘口言之謂人世無能道也茲知前史雖然有不可得而掩匿者長余權謙益之傳歲人也故為之辨

摩書疑辨卷十一

四明萬斯同李野墓

從孫福校

書宋史魏了翁傳後



魏文靖一代名儒其冒姓之事一何謬也公本高氏之子為魏氏之後身負重名位至執政終於魏氏而不復其宗此何禮乎公凡為宋忠臣弟定于從子漸得並至執政為時名臣其家世冠於西蜀為海內所畏瞻而公又為理學名家其立身自宜光明正大無一事可摘何乃以冒他姓竟忘其所自乎古云神不歎非類蓋人以己子為節後表秋書苦人誠節若足乎大觀之不可假易也如以高氏繼魏氏足欲延其祀反絕其後矣雖

門至漢范滂安得有數千里白星宿海至中夏安得有三萬四千里其庸人能辨之而謙益乃為所惑吾不能解也其言江河之源並出於崑崙亦非也若漢之崑崙止有河源而無江源若元之崑崙並非河源之所出安得有江源且中國之大川江河為最河在北江在南則黑分派河既在北其源必發於北故謂河源在于關之崑崙者是也江既在南其源必出於南謂發於漢之崑崙則偏於北而非南謂發於元之崑崙則凡之崑崙在其南而不在于其北其說怪妄不經或者未讀前史不讀舊志有二故緘口言之謂人世無能道得也竝知前史雖然有不可得而掩匿者長余權謙益之傳歲人也故為之辨

摩書疑辨卷十一

四明萬斯同李野墓

從孫福校

書宋史魏了翁傳後



魏文靖一代名儒其冒姓之事一何謬也公本高氏之子為魏氏之復身負重名位至執政終於魏氏而不復其宗此何禮乎公凡為宋忠臣弟定于從子漸得並至執政為時名臣其家世冠於西蜀為海內所畏瞻而公又為理學名家其立身自宜光明正大無一事可摘何乃以冒他姓竟忘其所自乎古云神不歎非類蓋人以己子為節後表秋書苦人誠亦若是乎夫魏之不可假易也如以高氏繼魏氏足欲延其祀反絕其後矣雖

其間自有委曲詎不容已然本水源不可昧也身既通顯宜無轉移之理乃終身曾他姓而不愧寧不為人營議哉此即里巷細民猶且不可何況當代之大臣以其不能為賢者官也然其事宋人嘗有之不特文靖然也蔡西山三子長曰淵孝曰況其仲曰處知方孟以蔡氏後處氏也知方著春秋大義二十二卷其人亦味抵牾者乃冒他姓而終身不復西山亦不以爲非宋人之亂常滅理一至於此而後人以其大儒莫敢營議無則先王之禮大儒顧可廢壞之耶吾不知處氏釋康叔至營人城郭修作河解此與文靖之冒魏姓同一道哉後世者也

書宋史呂文德傳後

呂文德為家名將有功於封疆甚大然許元人間權場馴致襄陽不可守其悞國之罪亦不小文德之後其弟文煥文福子師受師孟皆以文德故授顯官委封疆重寄乃相繼叛降及引敵入寇導以取江南之策外為罪人元世宜為立傳降者其逆節而史皆無之吾觀唐之逆臣如張元凱洪經論之屬皆未而宋沈而唐書為之立傳宋之叛臣如張孝純張中孚之屬皆臣事女真而金史亦為之立傳豈以其言為可傳哉正統降許其盜跡為後世戒也宋自理宗迄於末帝蒙古入犯封疆臣先後叛降者多至百二十餘人此自古所無者呂氏諸賊而外如劉整程鵬陳奕得說友朱祺孫黃為石王積翁蕭奇等為書之



類既賦賦失地又導引寇兵嗾宋國以其罪視畏死矣節者  
更加嚴等可置略之而不載于普應頗負誇出奔趙志其用於  
他國為已善使人視頗對使者曰頗得非在他國終身不敢謀  
趙之叔孫况子孫乎世之為將者果因守孤城報置援絕不得  
已而後降猶當守廉頗之義終身不敢謀故國君子或怒之若  
未臨城迎降器機既已負國又引寇以復其國其與率眾擊  
而城父母者何異君子可懼其罪不以昭示後世乎宋濂上檄  
並未時應命二文何汝汝如是更可異者元世祖誣辱臣宋降  
臣如呂又煥范文虎率眾來降可以相佐處之夫帝王喜悅而  
好獎用叛逆之人是敢臣下以不忠也必如漢高帝之斬丁公  
明太祖之誅危素庶足警人心而作忠義此漢明二代所以享  
國長久也抑明太祖有令宋叛臣如張瑄石滿壽庵孫應夫其  
子孫不得任官至哉言乎一言而為萬世法此明太祖乎

書宋史張瑄傳後

宋史張瑄傳言瑄守重慶帳下韓忠顯夜開門降瑄率兵來斬  
不支婦當斃欲左右匿脫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洛中道大饑  
舟舟欲其自沉舟人奪舟擲江中瑄踴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  
得死明日元兵運至及於洛執之送宋師至安西趙孝基其友  
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總得不死亦何以哉瑄  
乃解衣陸自經若是守瑄真死義安足考元世祖本紀至元十



七年二月命梅國賓纂其父應春溫州安撫使瀘州常叛應春先為廷所殺國賓詣闕訴寃詔以廷討國賓使復父讐當時廷在京師聞之自疑死是廷實非死義也何宗文款語如是明人之情元史去元人之修宋史不以明人所見之書元人亦慮見之一何許詳之甚也豈非修宋史者曲徇私意而無耶若丑果忠於宋國者自不敢從讐國賓之語闕所寃正以廷之降與其父同而世祖亦輕其不盡忠也明之史臣必以宋史所書為其實故詳書之於元史不然此項事也何必載之本紀哉

書宋史陳仲微傳後

陳仲微宋末賢者祥興時官吏部尚書給事中崖山覆滅之要南者三王本末一卷流入中國人多傳之顧吾讀其書獨有感焉夫宋室之亡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傳明書崖山師敗越四年仲微卒則卒於二十年矣乃論本末歷叙宋末忠臣終於謝盡山夫崖山之畫節在二十五年蓋何以類志之則此書偽撰之証也且其小叙謂五年歲安南國使入觀得其書考壬午乃至元十九年其作此編必更在其前而元之撰文必相在是年之十二月仲微安能先知而詳載之又偽撰之一證也其題三王本末亦非也此書若出元人手則有所忌而稱三王殆可也仲微越在外國何妨大書二帝而乃仍稱三王况篇中又不稱王而直書陳仲微此豈人臣之義仲微經事二帝身為大臣必不知



是益知此書之偽矣此必宋之遺臣目睹海上之事欲筆之高而慮其有禍故托之仲微然書雖偽其事不可不存故悉於宋季忠義錄亦悟其為

書宋史王應麟傳後

宋本末南遺老莫賢於王存齋漢東發二公宋社既移二公並潛隱山澤註門著書二十餘年至霽候以返其高風峻節直足師表百世乃宋史二公之傳於宋亡之後不及其晚節一語此何所忘而掩抑若是而後詳書於史何病於宋古家古人見之豈即加譏譴乃史官無識使後人不得見其高節貞報事也然不特二公已也元世祖本紀書屠家故相章鑑為廷鑾赴闕後時已前卒廷鑾是不赴召則其晚節必足觀而宋史亦不計及他如高斯得官奉政直學宋史為立德其晚節亦必可稱而傳中概無之何其不樂道人之善耶或曰四人皆宋室大臣而晚節無玷何足為異而必敬志之曰若不見 甘文題孟憲題孟頫字敬以扶元宰相而仕元以宗室監親而仕元此四人者並氣抗志不屈其賢於此年亦遠矣且四人皆有傳已足不朽吾又何憚特史官紀事之體不當如是耳因讀宋史而漫志之

書謝章得傳後

謝章得宋之逸民也庶幾故國眾足不忘悲憤之情及身而後已此外逸民中傑然者宋景濂為之立傳其事概矣乃其賢於



厥文丞相之知已而然藏之田橫之客嗚呼何其小視東羽也  
東羽厥故國之亡哉故浪山澤童室院落而不能自己豈正為  
丞相一人哉若止為丞相一人則不入其家不交其著竟之情  
數國而與世浮沉乎元何待東羽之淺也其所作及書斷引也  
臺榭哭說詩因事發之於文其終身之悲憤則不盡此也吾觀  
東羽同時若唐王潯林齊山方詒卿吳于善鄭所南許太玄孫  
元宗嚴居友王齊翁張敏夫之輩皆執志臥塵潔身為殉其志  
在遠猶益足為百世師在史官皆宜立傳可宗史不錄元史又  
不收故令人致憾於野史毋乃史官之過與在宋文則曰有所  
忌也若元史復何所忌倘謂宋之逆民不當入元史獨不見復

漢書魏古字彙諸傳乎其人未嘗入東漢而范曄嘗取之猶史  
記之近傳而史也宋景濂王子充筆何所見不加范曄師夫宋  
王二公當時號文音宗近乃所修元史實多不滿人意又况不  
若二公者哉

書元史劉司侍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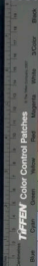
甚哉劉國之盛名數世也因本漢人非生於蒙古乃伯顏之南  
使也時作渡江賊獻之若辛宗之速七推恐江南之不速下者  
其說心何若是也夫固素以道學名且以隱逸名宗而存於國  
何害宗而亡於國何利乃汲汲獻賦以速之昔符堅之謀侵晉  
也王猛以為江南正朔相承未可輕伐夫黃言乎故極難事此



庭而君子有取焉則無譽於家也生平何所憾而欲其速亡豈  
設孔孟之道宗程朱之學者則當知足耶以義不明乃終歲駑  
徒誦學其所誦譽何學也因又自簡從進名若不肩任元者當  
世莫不重之然贊善大夫昨卑官也因既就之而猶謂之隱逸  
何也魏樞嘗歎許衡之仕元彼未嘗自稱隱逸哉君子猶或宜  
之則隱爲美秩又益美名而後世果爲所欺相率稱之曰隱士  
又尊之爲理學名滿甚者欲從祀文廟嗚呼何後世之易欺而  
因之奸偽至數百年而莫覺之哉曰固非真欲仕者迫於朝命  
不得已而然耳何責之深曰因故不致仕何故魏贊善之職既  
就矣即數日而退亦不得謂之隱况因數入朝引對耶世傳許  
衡一石印起或謂其迷衡曰不如足則道不行因屢召始赴或  
謂其慢固曰不如足則道不尊然則固本欲仕將故踐之以邀  
其譽價耳豈直不降不辱如古述氏者流哉既就二人言觀之  
衡猶誠實因之場許愈奇按笑若曰固不得已而赴召則其執  
渡江賦亦不得已耶亦迫於朝命而然耶或人無以對

書元史陳樞傳後

元之入中原也先取金凡北方之士民名之爲漢人後取宋凡  
南方之士民名之爲南人平金之後越四十二年而江南始定  
故其取用之人常古最多次邑日次漢人又次南人南土既附  
科舉猶未設一時士人無仕進之路相率而就省司之辟召及





屏序學官或州縣兒秩亦屈節為之如戴表元年應龍靈廟表  
馬端臨之屬以文學名臨成時首以百并斗之標而生平之節  
節不顧矣其最可恥者如休寧陳標官經海學當時亦稱名儒  
及科舉一聞以六十餘歲之人爭先赴之雖微降一舉所得異  
何乃舉平日之學問而嘉業之夫名節者立身之大綱名節一  
喪將一生之百行俱壞可以足為小而而不顧哉標素設聖賢  
之學此而不顧其平時所教者何學也將成爲利祿之梯耶元  
之世以名人而應舉者何可勝數吾獨惜陳氏以六十七年而  
一旦喪其生平也

書林唐二黃士傳後

或問殲宮改葬之事黃歸之王潛或歸之雲山將何從答曰余  
考雲山文集古蹟會稽王儂行冢二十黃其與王潛副答詩甚  
多而王潛亦儂行之冢則必諸人協謀爲之非一人事也再考  
路典府志考永寧阜陵在高宗永思陵西則二陵必相近光宗  
永樂陵但言葬會稽而不言其度則去二陵必稍遠至寧宗永  
茂陵時遠天章寺爲之則必高孝二陵旁無地可葬故至於毀  
寺其去二陵必更遠若理宗之永祐度宗之永紹又遠於永茂  
可知矣外更有徽宗之永祐及孟郡郭夏李麟六后陵孟氏即  
氏高宗后郭氏夏氏並葬宗后李氏光宗后韓氏寧宗后供不遠附其地之遠廓可知矣  
婦卿大夫之塚豈可以存又計葬當諸陵之遠發也欲盡收其

道執事之豈一人之力所能及此二人必分道任之故霽山但  
拾萬壽二陵而玉潛則盡拾諸陵不然諸帝皆吾故君也霽山  
何不悉於高孝而悉於諸帝乎今觀玉潛詩有遠遼翠蓋萬年  
枝上有麻紫下龍穴句霽山詩有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  
鵬底月句嗚呼冬青而霽山之冬青行正次玉潛之韻則兩人  
之協謀益無可疑乃李彭山之解高陽其事於玉潛而撰温州  
府志者謂霽山與鄭樵為之史稱玉潛者誤要皆私其鄉人  
之詞非公論也况理骨之事原不載於史乎

書林唐二義士詩後

發陵之事確在戊寅年雍雲漢而載是也乃玉潛詩謂大乙年  
羊二月則是甲戌六月霽山詩謂羊之年馬之月則是癸未五  
月孔希善謂霽山詩又謂丙之年子之月則是丙子十一月夫  
元人之入臨安在德祐二年丙子正月若甲戌乃度宗咸淳十  
年元軍猶未渡江也玉潛之詩為失實發本乃世祖至元二十  
年距崖山之覆已閱五年與雲漢所載不合霽山之詩亦失實  
丙子至元人入臨安之歲為至元十三年二月始遣楊覓為使  
統安得丙子有發陵之事則孔氏之言亦失實今以謝舉明冬  
青樹引如君種年星在尾考之其為戊寅無疑也黃則至元十  
五年也二公身為之事而所述有失實者或時有所忘故棄其  
詞使人疑其偽爾聞者但取其事而不拘其歲月即詞有所異



人高哉

書谷米年雜志後

晴宮掩轂之事人皆歸之林唐二義士矣乃周公謹癸年雜志  
獨歸之羅陵使說此又何說今林唐二公已廟祀千秋爭尤日  
月而陵使獨無一人言反者豈以其本人而輕之乎夫本人而  
不忠故主始則與之力爭播楚變死疆則為之葬埋矣豈敢說  
此其忠誠尤足矜尚而諸公何以遺之夫玉帶之事首為之傳  
者羅雲漢也雲山之事首為之傳者鄭明德也玉帶之傳不及  
雲山一語雲山之傳亦不及玉帶一語若偽信其一則二公不  
獲並傳矣今羅鄭二人之所志人莫不信之公謹之所志何獨  
不可信乎况雲漢江右人明德羅陵人其地去會稽猶遠公謹  
錢唐人去會稽止百里其所見則較羅鄭必更確而志中所載  
多至千餘言其述發陵之先從險中之寶器村民拾遺物之禍  
禍一一如見豈盡不可信而竟無一人稱道之温州志雲山傳  
言羅顯骨為北兵投湖中以錢購強者幸一劍而獲諸家多  
從之獨公謹志謂劍懸理宗殿三日竟失其首或言回回俗以  
得帝王劍體志為寶而雲山傳不寶矣然遺體既為二公掩埋何  
以又有羅陵使事意陵使為故僧所逐遷跡地方既近而二公  
掩埋已竟陵使不知其所以歟者特二公所易之偽骨乎其真



此未可知只其精誠可以下見諸帝無愆矣正史即不載野史  
皆得盡沒之藝考公謹志謂高宗後曾製畫儀略無寸餘身存  
陵亦煨燬盡止存項骨小片據此是壽山既埋之後陵使始為  
收歟蓋無可疑矣不然豈有骨髮俱盡之理而壽山所埋者又  
何物乎獨言發陵在至元二十二年此為其實然見清江程陵  
行宗潛漢書稱陵遺事亦皆其實此何足為奇乎

書田汝成誅賊兒碑後

元世祖時妖僧楊建真伽檀發南京會稽諸帝陵盜取寶玉又  
刻三石人觀已及其黨開棺開剗僧澤偉立之西湖飛來身三  
僧助賊發陵者也聞且見者莫不痛憤而此無人碑之者明嘉  
靖中太守陳侯見其像立於新之鄉人田汝成為立碑記其後  
沈太守來游見之亦大怒命石工費其頭而石工不知悞哉釋  
氏所稱地藏菩薩者及其侍者二人頭首之狀自是鄉中大疫  
令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止乃返其頭於冷菴亭踐者輒病  
為馬夢稱為筆之漫錄吾觀此碑及碑文不載陳沈二侯名字  
及考杭州府志太守之姓陳者嘉靖朝凡四人曰力曰任賢曰  
一貫曰柯今不知誅賊者為誰沈侯則名應時在四陳後夫陳  
侯既誅此兒身首異處則沈侯所誅者復何物陳侯既立碑則  
沈侯必知其悞而再行誅何為復蹈其悞三石像之為地藏為  
賊覺寺僧必知其真何故陳侯既誅沈侯又誅若陳侯之所誅



為真則沈侯為誤若沈侯之所誅為真則陳侯為誤二誤之中必有一真不然沈侯之所誅者如其為地藏其陳侯之所誅者將名之為何物耶漢歸言沈侯陳侯蓋是生靈來之舉既有地藏三像復有賊斃三像更有不知名者三像也格未必然也若覽賊像果無是則沈侯在官甚久既見地藏為祟何不拜斬斃真像與之乃留此穢物於人間耶吾謂陳侯之所誅必真在沈侯則必習聞其事積疑于中一旦見之怒不可遏不暇詢諸故老致之碑牒而驟斃之不知陳侯之已弊於前也故後雖知已之悞而不復再問則以真者已滅其其他無可復求也哉吾斷以田氏之碑為信而沈侯無恙之說未敢深信云

書庚申君道事後

或問曰世言元順帝即宋恭帝乎其說可信乎曰蓋為不可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至仁宗延祐七年歲中四月生順帝年已五十其時固相接也恭帝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日即殺文丞相蓋固奸民竊保往吉甯理有興復宋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法於土蕃年方一十八則侍臣獻謀得見除之時矣袁尚寶忠徹符臺外集謂大帥往西天受佛法過湖北北顏之地滿國王即元明宗王見瀛國后即順帝牙孫普氏名蓮來地師王阿彌所前之裔愛而納之生安權格木耳即順帝其歲日不符矣瀛國初尚公主後娶牙孫普氏必在公主既亡之後

有而庚申君大事記謂瀛國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考慎公  
天且於贈以同回女子從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是  
順帝既生而後國王乞之非先納其母而后生子也以余應詩  
合之則權說為信而素說不足據矣瀛國既往土蕃距其生庚  
申帝間三十有二年以三十二年之尚不知以何時返上都以  
何時徙甘州度公主尚在去而復返其生庚申帝為國王所  
乞也王時年二十一而瀛國則已年百矣既已披縶三十年即  
無室家亦可故并妻子悉予之說者謂國王悅罕禪魯氏美而  
奪之則并奪其子意在其母不在其子也此亦情理所有考順  
帝本紀謂母罕禪魯氏名遙來迪耶王河爾喬蘭之衛此正瀛  
國之妻與諸家所載悉特別順帝之為恭帝子可無疑矣然趙  
氏之復有天下也豈意計之所及哉夫明宗為武宗嫡長而當  
有天下者也乃武宗不傳子而傳弟仁宗約以次傳已子後仁  
宗背約以從祐三年封明宗為周王出鎮靈夏而立己之子  
英宗為嗣是明宗已無天下之望矣行次國中與其臣下舉兵  
反事敗乃西奔金山西北諸王迭來會與定約東歸歲終居札  
剌夏居幹羅軒察山隱然自為一國是明宗益無天下之望矣  
其後仁宗傳英宗英宗恭定帝之叔英宗而自立即文宗之素無嫌  
隙者猶且竊之窮崖而不使返是明宗更無天下之望矣豈意  
恭定享國不永文宗獲返正宸極而且遜位於兄即明宗豈意



計之所及哉。遂明宗即位於漢北。白謂我有天下矣。乃還室半  
迎而為文宗所識。又宣意計之所及。文宗既弒。元而奪之位。孰  
不謂他日有天下者。非明宗之子也。豈知文宗首四裔而傳之。  
罕家寧宗。甫四月而即位。順帝黃。方文宗之逆。攝弒元而欲  
請其子也。胡不竟立順帝。而乃立其弟寧宗。夫固知順帝非家  
古種也。及寧宗甫立而即位也。然熱木耳。胡不肯立順帝。而  
必欲立庶嫡。古思夫亦謂明帝非蒙古種也。此明帝存白言。  
吾惟非我子。又寧業已昭吉。天下黃後帝。雖出文宗。主我文宗  
后母。子罪史官。虞其之卒。詔而天下已莫不聞。此所謂欲盡諸  
章。可以指一時建世之口。而不可以蔽天下後世也。是則順帝  
之為恭。帝子而越六之復。有天下也。吾輩明矣。又何疑。

再書庚申君道事後

宗太祖以庚申年受周禪。因陳希憲。始聽五更頭之說。分宮中  
於四更末。即轉六更。而不轉五更。後遂循為定制。不知五更之  
時。當五更也。白建隆元年。庚申。太祖始踐阼。歷六十年。至真宗  
天禧四年。為一庚。再歷六十年。至神宗元豐三年。為二庚。再歷  
六十年。至高宗紹興十年。為三庚。再歷六十年。至寧宗慶元六  
年。為四庚。又歷六十年。至理宗景定元年。為五庚。而元世祖即  
於是年即位。希憲所謂怕聽五更頭者。於斯驗矣。乃宋之君臣  
但知怕五更。而不知五庚之當怕。僅閱十七年。遂以亡國。豈非



前定之數哉。後順帝之生亦在庚申。去景定初元。邊六十年。又官中六更之說也。方順帝在位時。天下俗稱爲庚申帝。其爲趙氏之遺胤。人皆知之。特有所畏。而不敢顯言。違明師北征。庚申帝以洪武元年八月北遁。而其次年。即得太行陔士播衛。而著庚申君大事記。其言明言順帝爲宋恭帝子。則其事元時已感傳數聞人。余慮賦詩紀其事。而素志微黃潤。且並有是言。庚申閏中令古解所見。又父南山先生即周王也。諸公皆明初人。聞見相接。所言必不誣。蓋好爲不根之語。以欺世。而惑衆。哉。竊諸公之說。或不足信。元文宗之詔書。亦不足信。身順帝。雖深惡其言。而其實即帝。亦有所不知也。天下乞養三千。固看旁人。盡知而已。反不知者。帝之政。許方十三。其先則造從高麗之海島。不與入。後復後。勢東西之替。江與罪人。流竄者。無異。誰復以此事相告。及既爲天子。中外自不敢言。帝安從知之。此所以惡於絕。父孫之後也。然帝不自知。而天下舉知之。此權余諸公之說。或所由作也。夫元之混一天下。止八十九年。而順帝乃反得三十六年。天之所以報趙氏者。豈不厚哉。



華書殿錄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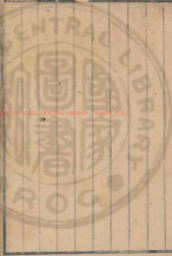
四明萬斯同李野幕

從孫福校

讀太祖實錄



高皇帝以神聖開基<sup>其</sup>功烈固卓絕千古矣乃天下既定之後  
其收修之恪一何甚也當時功臣百職鮮得保其首領者遂不  
為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遂甚於異族蓋自秦秦以後所絕  
無而僅存者此非人之所敢誇亦非人之所能掩也乃我觀漢  
武實錄則此事一無所見焉繼曰為國諱惡廟得為信史乎至  
於三十年間蓋臣碩士豈無嘉謨嘉獻足以垂之萬祀者乃一  
無所紀載而其他瑣屑之事如千百夫長之祭文番僧土酋之



華書殿錄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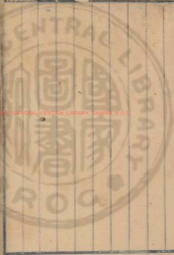
四明萬斯同李野幕

從孫福校



讀太祖實錄

高皇帝以神聖開基<sup>其</sup>功烈固卓絕千古矣乃天下既定之後  
其收修之恪一何甚也當時功臣百職鮮得保其首領者遂不  
為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遂甚於異族蓋自秦秦以後所絕  
無而僅存者此非人之所敢誇亦非人之所能掩也乃我親漢  
武實錄則此事一無所見焉繼曰為國譯志廟得為信史乎至  
於三十年間蓋臣碩士豈無嘉謨嘉獻足以垂之萬祀者乃一  
無所紀載而其他瑣屑之事如千百夫長之祭文番僧土酋之



方物及累累不絕焉是何暗於大而明於小詳於細而略於鉅也洪武之史凡三脩其一在建文之世其一在永樂之初此則永樂中許胡廣楊榮全幼孜所定也吾嘗前此二書必有可觀而惜乎不及見也若此書者雖編已舊何足徵新朝之事實哉君子即不觀可也

讀孝宗實錄三則

有明之實錄事有若宏治之顯例者也蓋總載於焦芳而撰述於姚吳輩宜其如此吾竊怪當時諸公如李文正王文恪楊文憲羅文原皆有總載之責如何乃一錄糾正而任其顛倒若是耶中書之堂既已伴會蘭臺之而又欲隨八西筆耶甚哉諸公之庸也一焦芳以附理之故筆削之際猶且不取逆之則當理之操行而曰吾將有所補救吾不知所補救者何事也即畏芳之肆鑿獨不畏萬世之公議坐與之同官而猶若此得古之筆格頭之數而詳張說之事者獨何人也吾足以益嘆古人之不可及而有明實錄之未可蓋信也

孝宗為一代守成令主而實錄所記當時之弊政何其多也蓋帝務通下情人人得以盡言故有過舉盡形之於奏廢人之見之者以為善德之有失也而不知正其能納諫之美也向非吾能納諫乎臣妾敢盡言後人亦何由知其詳哉至如嘉靖之世其治亂視此不啻什倍今讀其史其弊之大者固已著者而其



小者反不若此之數哉然彼宜無失之可指乎亦學工百職藉口而不散言故後人無由知其詳耳且孝宗十八年之間國家最為無事而實錄未成之多反有過於諸帝亦由泰疏之多年余怒清者不容徒見其疵而不見其美也於是乎言讀是書者其尚以是求之

清邱文莊傳

自古右文之朝孰不以讀書為美哉然書之故畧而不略未有若明代之甚者也雖內之文淵閣外之翰林院國子監皆為讀書之所望藏之無幾而其所藏者又皆甚而不許觀故直文淵者不得言文淵之書官翰林者不得換翰林之籍其在國子亦庶不過每歲一時以防蠹朽而已夫天子既不留心於書籍而學士大夫又不敢觀中秋之書則書籍之不脩亦何傷之有顧士庶之家猶且購書以垂子孫而石渠之中蘭臺之內反缺略而不脩母乃非歲事乎哉邱文莊之初入閣也嘗承孝宗之命於所著行義中採其藏書之條疏為萬言以入告乃亦違無舉行者夫以天子之所嘗訪宰相之所數陳然且格之而不行又何望於他日耶甚哉好文之主之難遇也太祖雖得天下於馬上然能披戈講藝釋書論文哉御集獨多於諸帝太宗之樂觀大典宣宗之雅覽知書亦為帝王之難事世宗於孔廟明堂講大禮嘗親為文以折尊臣至於制書手勅何多詰屈而難曉也



豈有得於太祖之家法耶嗚呼帝王好文之難如此則程書之  
缺畧而不備也又安足怪哉

清況文毅傳

世言張居正為相推抑天下之士士之取入學校者每歲不過  
數人甚者正於一人以為世正阻抑賢路之罪不知當宏治  
時況文毅岳為宗伯嘗有足令辭大難不過七八人不獨居正  
為然也夫孝宗當一代文明之會人才奮興多士蔚起正宜鼓  
舞進就之時也乃始進之違如此其隘天下士子之情然當何  
如耶人但知宏治之世為極盛之時豈知士風之不振至於如  
此則文毅阻抑之罪不與居正同一律哉夫以文毅之賢而考

為若此又何責於居正吾所以觀孝宗實錄而深為文毅惜也

續白滔傳

孝宗之君德何其盛哉其大者尤在於用人我觀十八年之間  
白內閣以至百執事鮮不得人六卿之中最為人所嘗議者張  
如白昂徐璣徐貫被囚無甚顯過使其當正德嘉靖朝猶足以  
稱名臣甚矣嘉嘉惡為二代偉人者多出宏治之世何其盛也  
然白徐諸公當此清議大行之日猶為人所指撻嗚呼濁之朝  
又當何如耶此尤君子所當深責也

讀文琳傳

傳稱琳通曉兵法甚善諸家占候之術故朝廷凡數出師皆命



之總督蓋以知兵受任也凡十三年大節為難平度臨軍之周  
流血千里琳為統帥不能赴救其慘景也以數萬之師獲首止  
於三級知兵者固如是乎吾觀當時八座諸公固未有傑然可  
當邊疆之任者僅一許良毅以糾合將帥而罷去使琳得為其  
任亦可見選才之難得矣今大節之禍雖未若古棠休養之甚  
耳彼有如二酋者琳其何以應之甚甚有明武備之廢也以孝  
宗之賢為福肅劉忠宣之為本兵而邊疆一舉無勞相辭則  
嘉靖末之為邊帥者固未可深責歟

讀劉宇傳

劉宇之以司馬遷軍中已父文納職不如武弁之多邊疆正長  
嘆恨不從居司馬此猶足見士大夫承宣治之後罷歸羅毒尚  
未至於極漲也吾聞嚴嵩父子之初得政也以得資百萬為顯  
歛之從而後滿載為大宰以度歲則數年而聚宰者再三矣蓋  
流極之勢固然無足怪雖然使其度理黨則一歲之中亦可幾  
聚宰矣又何待於數年矣哉幸二凶之不處樞密時也

讀高銓詩

士風之變易也豈不易哉方宏治之世人人自愛而尚名節重  
廉耻豈不誠忠厚之俗耶及劉瑾一出向時之大德遂棄而流  
首爭先任難而不恤而高銓之子至自幼其父衣冠變為異類  
何其甚斯乃知若輩之在先朝非果能自立也幸士習方隆政

不至敗露身一旦設防既峻遂致溢決蕩而不可收拾矣然則  
中材之士處成朝而保其名行過濁世而決其防檢者何可勝  
數彼固有幸不幸哉

清楊文忠傳

文忠之相業其大者在定江荆之亂而登極一詔尤有功於中  
室使數十年之積弊一旦盡去已受其怨而胎國家無窮之利  
上不使新主嘗寡恩之議下使天下有更主之懼抑此一詔其  
相業之俊偉已逾於前漢魏公造新天子登極不必有所更張  
而天下之規模已煥然為之丕變嗚呼何其烈也當是時正人  
君子布列朝端百司察職莫不得入天下之士皆欲有所發舒  
以赴功名之會一時望治者無不以為太平可俟矣使從此君  
臣相得信任先臣何難致一代之盛治哉自史道發難而廟堂  
之警陳始萌曹嘉離起而水火之情形益著至大權議定天子  
之視舊臣元老真如寇仇於是詔書每下必懷憤疾及氣填胸  
怒言溢口而新進好事之徒復以奉成之性怯之君臣上下交  
非亦成之氣故不十載年遂致南北大亂士民塗炭流血城寨  
盡不存哉故惡常以大禮之議非但嘉靖一朝升降之會有有  
明一代升降之會也嗚呼舊臣元老國家所視以為安危也乃  
去之惟恐不盡而盡用新進好事之徒彼新進好事者何嘗無

婚媾可喜之功願捐國家之元氣亦已多矣故張璠桂芳用而元氣為之一喪汪徵夏言用而元氣為之再喪迨嚴嵩父子用而元氣為之三喪蓋英使繼高之後者非徐又貞則本流之賢史將何所處正哉荷文忠以救其始得又貞以救其終故四十五年之間雖主昏於上民變於下而宗社不至於亡也語嘉靖之相業者其尚求之二公乎

讀梁文康傳

文康居內閣十二年其功烈卓然可記者何少也看明閣臣之判權歸首輔次者不得有所為故論相業者必於首輔求之文康嘗為首輔三年矣何亦少所表見也吾初讀皇明通紀及憲節錄後所作文康傳見所載事故之事未嘗不嘆其忠之偉也後讀趙文廣楊公神道碑及王元美所撰墓表之事又痛其事於揚文忠傳聞異詞如此吾安所處從然彼竟屬之於文康吾亦有所不信也諸家野史載文康子次據因爭四事殺楊氏一村二百餘人吾始不信後讀袁宗寬詳始信其誠然夫身為宰相而子不道至此既不能正予以法又不能引罪求歸任臺諫之交章而安然不動何顏之厚也正德之本四朝同朝乃世宗即位首罷其相余初亦疑之以上方國任藉人何罷之驟也後乃知諫官論列不為公論所容耳由此觀之文康之為相賢耶否耶亦可以決矣余觀國史本傳不置象此世之論文康者好



之則過於魯魚之別過於世余亦何能定其為人姑擬買錄之  
所貴其津官之所勅者書於侍末庶可考而知焉若陳述之通  
紀實又康之弟懷而著故多舉凡之詞尤不足信請者毋為耳  
食可也

靖康書侍

蓋我漢禮諸人何心術之若一也庶書以仇宋卿之故於殺人  
為盜之李孟而欲釋之以無張桂之釋華福連何異情主之罷  
而處肆橫行此小人無忌憚之為耳書素號清流以博講學之  
名者何乃至是耶雖誠非獨書也彼沈之凶淫惡虐乃卷地而  
盜賊霍胎必破言而用之此與書之釋李孟又何異吾不意教  
人之心術竟如一人也大權之議本遠聖經乃因此崇善逆茲  
書及天下之公論而事事殊之立異吾因謂其初之所議不過  
于寵右進而然非真能有所見也

靖康書侍

嘉靖州議禮之譯未有若霍胎之獻夫者也其附會報禮而力  
主驟殺之說已為情理至累修大典中辨為人後之義遂誠又  
於師丹召誨諸公而尤痛詆司馬君實何狂悖之甚也世宗不  
入繼原與漢袁宋莫不賴故得以不考孝宗為辭乃因世宗不  
肯為人後遂并為人後之久而欲去之何敢於背經畔聖肆無  
忌憚若是耶為人後之說置漢宋諸賢之所取而袁帝英宗寧

得不大成仁二主哉特君之寵而概肆背反朝焉之議論固可  
假主威而壓之哉天下萬世之公論彼亦欲盡抹之于甚哉小  
人石量之議也人主若加以恩寵愛人人之咆哮踞踞若倒天之  
狂瀾而宜歸有期之意至白比古語侯不報期之義公然犯天  
下之名義而不恤猶自謂已知禮已知學嗚呼其所議者何禮  
何學哉誠世所痛心疾首者也

請何養德

史於黜之卒稱其清正諒直有古大臣風焉嗚呼其謬也嘉靖  
朝刑獄之定者無如楊萬外參司馬李中丞及楊給事李宗宰  
乃嘗繫焉司寇時所定即曰主之有人何不聞一言爭執耶官

至六卿即獲還而退有餘學矣可隨人輕重而不怕那漢文極  
稱于定國之慎獄而趙孟辯楊之死暗在其手後人不能無議  
今繫女俘獨官其責也蓋山陰人其父詔亦為尚書余嘗問其  
鄉人言詔生數子其後多讀書者惟繫之子孫皆不慧張元作  
清越志於黜亦無所稱許鄉人之言如此當可信不誣孰謂古  
大臣而若是耶是時職那禁者惟劉詔于王聯一獄稍能執奏  
其他如鄭曉之於楊順阮鶴黃允昇之於海瑞或出或入皆不  
免於亂法又寧獨一繫也哉此趙薛徐宏敏所以頌令人悲也

請燕貞集政陽文莊傳

雙江南野同受學陽明之門世之論其學術者未有能置後焉



者也乃國史於南野則極其褒於雙江則多所貶若是者何也吾獨國史之言皆足也直二公所處不同耳雙江當南北交訌之時身奉天下之責自正統己己以文未有若是時之難為者也而且以世宗為之君嚴嵩為之相動多掣肘訪即隨之其得易言慷慨任職若南野所處則寬容禮樂之場漫游典制之角稍有大學如故實者足以任之矣曩余雙江而為赤伯未必不如南野今南野而為司馬亦豈能達滕子嬰子哉任職有劇易而短長以見其哉人之幸不幸也雖然雙江之為司馬則有不滿人意者也

清唐襄文傳

初清國史唐公傳曰此是嘉之口也不足五辨之已而念公賢者受誣至此安可不為之辨公抱負長才林居不試睹卿邪之望慮思起而救之遂會趙文華為朝廷有夏官郎之授遂以應命其出處如此乃傳清公以策于文華得以得進吾觀公文其有却趙侍郎饋遺一書被於匪人交際猶且却絕安肯以策于之文華之為亦由自知其才欲以博薦賢之名耳豈公于之而後為耶若以文華之薦為公累時與公同薦者尚有胡松明相翁大立孝文進泰鳴夏五人惟鳴夏赴官進死餘皆至顯官議者未嘗以文華故責此五人何獨為公累也史於胡公傳傳詳其善狀而不言文華之為獨於公之傳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



筆削如此豈非有救而然耶詩又謂公初欲推奇致聲譽屏告  
十餘年上方推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終不見用夫公以  
弱冠登士第一時文名籍甚然名浮於實致力嚴閑然之學雖  
詩文亦師而不為何嘗無聲譽而須推奇以致耶其不見用乃  
當路者不悅上何嘗有意推抑之而公亦在浮名無實者耶又  
謂公初罷官力爲鳩无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  
靡然慕之咸從之不行視乃由文章以進夫天下固有非人不  
交非道不取者而肯愛而以事進耶何其量天下士之薄也其  
爲此言不避謂公欲得官耳公誠欲得官其初嘗爲兩翰林何  
不優游文史之地馴致通顯而可至庶得虐失耶始棄翰苑之

筆削而晚求部曹之冗職亦大非人情矣至謂公以還才自說  
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武功見蓋其短爲天下笑夫公  
於歲年冬始以郎官視師至己未開府淮揚僅六月而卒其初  
則權輕不足以集事其繼則受任日淺故不能大有所展布然  
公所以病無揚帆海外延滯而踟躇將謀懷息軍容爲之一  
振唐君新議功三受金銜之賜一時勞臣宜無如公者志雖未  
竟天下皆嘆其忠何短之甚而又何人美之使當時任事者而  
盡如公何至若是之靡爛以公之勞勩而彌責之如此又何以  
責他人甚哉志者之口可畏也蓋瞻鄉邦之空炭而思救之者  
其本志也不得意其志者限於年也奈何歟沒其生平而誣詆



至是哉

吾觀明史前後諸傳其象能不過數語獨公此傳一事而言之再三哉將以足深章其視不知遠足自形其為志

耳自古史官挾私以枉人者何限吾於公獨深有感也故為之辨

清舟論傳

嘗讀孫恭襄九邊圖說未嘗不嘆其討論之精經理之善也以為使當其事宜必有可觀者後邊疆多雜論以此書故當守邊以遠守日之凡履膺要任多以相委宜其向所論著悉見之於行事矣乃左支右吾卒未有卓然可紀之功而其居本紀也委身嚴氏頗以湖樓聞何其名實之相背與其所論著者固可言而不可行與蓋空言易而措施難大抵然也向國用人者尚核其實而毋徒取其言哉



靖楊寬假傳

嘉靖之際大臣以身保天下重經者吾得二人焉前惟翁襄敏  
萬達後則楊寬假博而已翁公蓋漢不得竟其志楊公則數歷  
中外天下鉅任悉以授之隨施而效在公可謂不負于天子而  
天子亦可謂用公之長矣然甲子禦東之役非徐文貞調護即  
不受汝愛之律亦不免伯溫之譴矣公固遠達其意於獨怪以  
公之狀舉與天子之所以委任公者宜其建不世之勳為天子  
釋南北之憂乃卒未聞內修好讓有如向之于忠肅者何也蓋  
因時不同耶抑才有兩限耶吾蓋觀昔後之高司馬者而益嘆  
忠肅為本朝第一人也

請劉忠傳

自南北多難以來廟堂急知兵之士一時所用以禦盜者往往  
即昔日之盜如劉憲高捷尹祈雍發身科日其初固盜首也耕  
為兵備以贖貨而罷擢為操江以避寇而罷憲則南北疆場已  
任廢所不歷廟堂雖知其貪黷而卒不能舍也嗟乎士當承平  
之日幸相於以文墨一旦有事遂使盜得志於天下亦可慨已  
夫天下方若盜而使盜得據文民之上盜何由息哉顧其貪賊  
足以禦盜用之亦何傷乃彼自為盜則有餘為國家禦盜實不  
足亦安賴夫若輩而用之雖然彼任官而為盜者寧獨處三人  
也吾安從別三人之為盜也



書封安南詔書後

嘉靖安南之役足直不可已者哉幸我師未出彼先納款故天下猶未大被其害不然東南數百萬之赤子其死於轉輸蹂躪者可勝言哉時惟潘公琦唐公霄潘公旦嘗以疏諫其他三事大臣率視君意為可否而司為无伯温者從衆鏗之中起而身任其事彼得求不世之大功耶經未可恃也以帝皇帝之賢一時謀臣伍士之盛正當國勢方強之時已得之良將猶且委而棄之則當嘉靖之世而欲營師萬里以恃不可知之功豈可得哉吾觀世宗當日原非有意必討也故唐蘇唐正使為大臣者能力阻之則事可中止何至調兵撤餉營費我父老為乃當時

諸臣見二潘公以言受譴遂指口而不敢言嗚呼國軍何事也而莫敢若此後之觀史者不且有累朝婦人之嘆哉

書陸給事原儀王御史汝止劾胡宗憲二疏

國文無宗憲傳故題疏後

宗憲之為善於吾浙也可勝言哉自借軍興之名行提編加派之法而民之苦賦甚於苦賦宗憲以腹之民間者半奉權安之歛半供聲色之威故盜賊雖衆加派不止而民之苦宗憲更甚於苦賦當世之人第見其有平寇之功而真以為豪傑之士也亦已感矣吾嘗攷其生平始也歸趙文華為石交而因以連用繼也結羅為死友以藉其詞雖陷張巡而擅其功傾奉天竄以奪之位其罪狀之顯著者經廟堂之疑我而當世之士



或不并起也。於是蘇祥既以國主春華全仗以副相是而又以  
其體混曰天下夫職之名士最當望者也。蘇而莫符其好  
擢舉者亦感其私而為之稱功頌德播於詩文以望人之耳目  
上下文歡自以為術之工矣。豈知有不畏強禦如二公者以經  
其後哉。吾嘗聞諸未入自提綱法特加派於未即者。故觀一金  
至今言之猶有餘恨。即一節而他節可知。使宗憲不去吾浙人  
其尚有皮賞哉。則二公之有德於吾浙誠不可忘也。若夫多難  
之歲雖見以為有功。建連地。且有應時八年徽數十萬之兵。靡  
數千萬之餉。又合諸文武將帥之力。而僅克勝之。亦云微矣。其  
尚以為不世之功哉。凡宗憲之罪狀其載於二疏。狀見於國史。

及王元美所紀者。吾不具論。論其害於吾浙者。如此。若自擬詔  
者。以投世。善尤罪之不容誅者。其死於詔獄。豈不奇哉。

書張居正傳後

明中馮養定公嘗論張居正有十大罪。余更廣之為二十四大  
罪。首逆朝命元吏一也。交結近侍馮保二也。父死不奔喪三也。  
誦制惡董之臣四也。劉夢暉應慎於想學吳中行趙用賢沈沈  
亦又稱亦元據王周以趙世卿五一款凡  
心一。兩宮並尊亂廢朝綱委之分五也。稱宗制廟神主不由中  
門使天子得罪於其父六也。廢朝天下第賢七也。廢朝骨革辨  
如孫玉瑞

嘉靖和末張隆光祖王連降有年海瑞曾公事親學曾某實也  
洪念  
何維栢張各疏進賢王之法陳瑞瑞為  
凡二十。引用天下凶邪八也。李如海曾者王王策王宗廟稱  
勞堪于應昌陳三疏王爵傳作并





陳世中白之子皆登二第九也義王府為第十也祖制百里  
內不視朝親王者罪死而居正與親王抗禮殺親王出城迎接  
十一也殺得天下者十二也漢世何謂以私憾殺侍即洪朝  
選於死十三也喪麻之中婦服延城十四也每歲決囚為定  
期為十五也以權料為考成使吏治失壞十六也禁天下報安  
吳十七也用海寇徐壽為節長傳道集中消息十八也嚴家奴  
滿乞於外干預朝廷公得十九也與王大臣之權巔殺顛命大  
臣二十也祖訓讀說本和老全家處斬居正公然自稱為宰相  
二十一也盡覆朝廷之權使九卿不得兼其職二十二也廢錢  
天下書院禁士子不得講正學二十三也任用頑執無耻之徒

布為高但使朝廷無一正人二十四也王則元龍正茂榮華

和九時可第浪多亂律學法為  
大為明神王屏除惡習為惡惡

書彈國雜志後

其其戲索等之妾也其雜志所載大要為辛亥原察一事耳平  
夷之後孫公玉揚為宰相凡小人之類為空黨逆黨者所之殆  
盡而王銘巖喬應甲亦在其中銘巖素有清譽應甲當勸奪三  
才子深惡三才凡勸三才子者皆稱之為孽孽故為二人不平於  
察與既竣小人之繁孫公者極其愛美而君子之持正議者痛  
加詆毀自以為春秋之筆矣迨觀志實一出向之愛美者鮮不  
失身喪節如廷元龍即斷忠錄詔吉劉廷而其所以毀者獨記  
元及銘巖應甲後皆入逆黨中



保其身若於是表卒之論不攻而自敗。曰觀魏賊之禍何  
時他人之毀其書當自毀之程後矣其義成。之不可易也表  
卒之高其志豈有意於仇君子庶小人惟而見一偏遂以至此  
然則君子之成立言者可以自運其胸臆哉。

書嚴取漫錄評正後

始伍表卒為林居漫錄而有耀然取之曰漫錄評正表卒又取  
評正嚴之曰嚴漫錄評正已而耀然復取表卒之所取者嚴之  
曰嚴取漫錄評正皆以為刊布為事起於表卒之譏耀然而耀  
然為之報復耳吾謂表卒之非以其持論固未必盡當而耀然  
之挾怨欲評亦不足為實論也蓋為應己己之春少宰楊公時

喬總憲張公毓主宗察於甚者之為權門効力者多所眩惑相  
臣弱臣之譽絕久入而不一時諉者反為譏降耀然以餘部  
郎端言之亦遭罷黜察疏乃下耀然方以此舉為名高表卒於  
漫錄中謂其詭說攻相察者不啻復攻主察者然其承相臣風  
旨於是二人之際遂不可解而彼此評發與如雨過之訟夫耀  
然心術固不可知然彼既建言被誅亦可稍怒乃表卒必取攻  
發其陰私以章己之直筆不亦過甚已哉夫德非聖人職非史  
官好著書以美惡當世之公卿大夫獻使褒貶惡當亦不覺當  
世之惡况其所褒貶者原未必盡當乎宜其為人所詬罵也然  
則為耀然者固失之於道憤而為表卒者亦無輕於著書哉



書從吾錄後

從吾錄者近人吳玄之所輯也凡為歷代小人政君子之流無  
所不載求復為說以揚之而當世君子多為其所格擊為當神  
宗之輩奉工水火養素混清然而作正之盛固不難辨也玄身  
在事外何仇於君子而顧制若是豈有所不容已也至其跋題  
獻稱當遠所得義何而甘心為此吾不能為之解矣雖然世之  
身在外而顧制者又寧獨一家哉玄武道人  
其父中行  
以編所錄錄本正身傳其行  
入東林亦為清人所許玄不  
人志山人無一併之尤者

遼之先世所藏金書事

明太祖之未敗所也實奉宋王鳳龍之朝至于未安豐既陷始  
改號天元年其前之稱行中書省丞相暨吳王皆宋主所命也  
遼初時歸及見太祖授其始祖金有二道其一一方為丞相時後  
題龍鳳五年其一則真英王時後題龍鳳十年而二札之上皆  
大書皇帝聖旨則足太祖之初受命於宋主明甚今國史及清  
家傳記皆沒而不載其意蓋為國諱也不知其何由津漢主不  
常受命懷王乎韓氏之興與懷王何異不聞漢史為高帝諱今  
國史何必為太祖諱也況韓氏事雖不成而下中原陸上鄰實  
授六合年致元氏失國皆其首發難之功則其所驅除實開太  
祖之先初非漢魏梁陽楊玄感之比則日於玄感諸人稱未宜

書之為盜則韓氏之立國何不可大書特書而乃為太祖諱也  
他書言歲元旦太祖欲設宋祖位而別以意去之則此歲之前  
太祖尚未嘗不奉以朝也太祖身未諱而史官無諱竅沒其實  
實可恨也愚故逆記之如此他日修正史者或可以足為一証  
而正舊史之失云

書光世救命後

漢高皇帝稱我始祖之命曰萬歲起事之初與於定遠始克滁  
城即宣其武和禮之授功臣恐為謠詞與許如此則足先將軍  
之與高皇帝實同起於草澤者也與徐湯兩公結布衣兄弟之  
歡者何異乎歷十數年誰而盡失徐湯兩公結布衣兄弟之

與江陰者何異後且從克遼寧殞得沙袋功烈帝車如足殿不  
得與建方面之勳者世守帝廟使得生列塚街而沒廟封爵亦  
其宜也乃身正武善之階至我二世祖積功始得晉秩明成述  
會於世小臣即不敢望而帝所以酬之者何其薄也復讀國史  
凡開國三等之封凡六十有四人而延及後嗣者僅探國烈國  
武定三人至肅皇帝繼絕始續探遺書得定遠臨淮四侯暨誠  
意伯而入則又未嘗不許悲嘆曰我祖之薄取於國者正天之  
所以厚報大萬氏也曩令我祖得膺茅土未必不與馮唐諸公  
同為足跡亦安能世世蒙澤至三百祀之以哉乃知向之六十  
餘州未必盡降而四伯九十衛諸臣未必盡不幸也天道薄取



而牌價以是視之益信

書家乘外集摩公手札後

夏日無事與六兄亮宗開家書摩公手札見之五季汪鑑與五  
王父中丞高應甲與王父二書同曰是小人之尤也易斥之亮  
宗曰魚已而亮宗整家東歸摩公手札於外集中遂棄二札不  
錄愚於是益及好徒之不家得免而小人之為人唾罵無已時  
也方二人敢書於我祖一紙撒而讀一紙按也揚其罪狀猶未  
嘗敗露也然君子觀其夫夫之重怨不遺其也若趙莊靖若邵  
文莊雖片紙亦不遺若文爾仲若王雅宜雖亦未而必錄家乘  
之中而若去秋之法寫何其後也異時吾子孫觀此尚為集中  
之所載者又為集中之所棄者庶幾不墜吾祖之教而亦亮宗  
所以採輯之意也嗚呼人其可不自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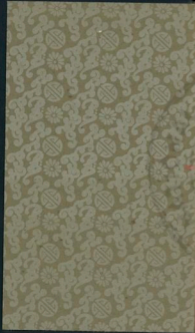
書丙子鄉試錄後

崇正丙子科浙江鄉試舉者凡九十人而吾邑得其八舉進  
士者凡四八人之中錢公希聲以監國大學士從七海外亮宗  
陸丞相張樞客於蘇波間則公唯一解噴德之殿故袖入山長  
注不願有辭立為假之概謝公于宣服官行人遣甲中北都之  
變受刑而死亦不失節華公大振聲光君子却公車之徵坎壈  
窮飢沒齒不悔其無聞者僅三馬夫一邑之中一科之士而得  
全節節五人何其盛也余因是歷改前此數科及後此兩科皆



無如是科之盛即是科之中其他十部七十四邑亦無如吾邑  
之盛又何奇也嗚呼得士如此使得高步昌辰當必有所表見  
乃遭逢歲寒各守彭咸之道則不以勲業者而以節義聞是雖  
甚盛亦何其不幸哉此又非余所知也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